

當代小說選

茅盾等著

850.03
44072



執筆者：

茅盾 碧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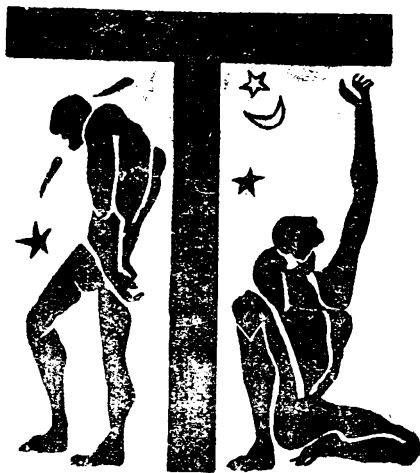
劉白羽 張天翼

郭沫若 姚雪垠

艾蕪 老舍

靳以 沈從文

當代小說選



建國書店出版

當代小說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茅盾等

出版者 建國書店
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

總經售 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當代小說選

目次

- | | |
|----------------|-----|
| 一、某一天····· | 茅盾 |
| 二、歌聲，響澈山谷····· | 劉白羽 |
| 三、月光下····· | 郭沫若 |
| 四、秋收····· | 艾蕪 |
| 五、人們····· | 靳以 |
| 六、烏蘭不浪夜祭····· | 碧野 |
| 七、新生····· | 張天翼 |
| 八、差半車麥楷····· | 姚雪垠 |
| 九、一封家書····· | 老舍 |
| 十、王嫂····· | 沈從文 |

某一天

茅盾

總務科長第三次掀開了門簾的一角，把半個腦袋探進去時，W處長早就看見，不等總務科長開口，就揮手連聲說道：「一會兒就來，就來！」同時，把半截紙烟往烟灰缸裏一扔，習慣似的伸手摸着下巴，看着那位坐在對面的客人說：「那麼，茂翁，就是三三三十一吧，大家是多年的兄弟，無所謂。」

「哈哈，處長辦事，向來是爽快的。」對方堆起了滿臉的笑容說。側轉腦袋，朝門首瞥了一眼。那一幅藍布的棉門簾此時早已很伏貼的穩重地下垂着，紋絲兒也不動，吻着門框，很嚴密。茂翁於是咳了一下，向W處長那邊湊近些，低聲地說道：「這幾天棉花的行市，真

也是飛黃騰達；看光景……」伸出三個指頭，對W處長打暗號，「不久會衝破這個大關……」

「哦！」W處長伸手到烟罐裏夾起了一枝烟，却仰起了臉，望着窗外的濛濛曉霧，只管沉吟起來。嚓！一枝火柴在茂翁手裏發光了。W處長下意識地把紙烟的一端接近了火柴，却將大姆指輕輕拍着紙烟的另一端。這又是他的吸燃紙烟的一種習慣。火柴梗快燃盡了，茂翁正待接上一根，W處長手指一鬆，那紙烟就掉在地上了。茂翁趕快俯身去拾，可是却聽得W處長的聲音頗有分量地說道：「這幾天，各方面的策動，頗為猛烈，看來要成爲事實。」

茂翁挺直了腰問道：「什麼事情要……」

「和平！榮譽的和平啦。」W處長笑了一笑。

茂翁還沒有答腔，W處長早又毅然說：「我是抗戰到底派，和平二字，我的腦子裏是沒有的。」

「可是到底怎樣呀，外邊謠多得很呢！」

「當然也不會無風起浪吧，」W處長微笑，手又在摸下巴了。「可是，你猜，誰需要和平呢？」

茂翁也會意地笑了笑，却又喟然道，「哎，中國的事情，真是太複雜，太複雜！」驀地他臉上的皮肉一跳，擔心地問道：「可是，處長，咱們公司剛剛買進了二十輛半舊的卡車呢；這要是和平了，可怎麼——交代？」

「這是已成之局，只好瞧着辦吧！」W處長有點不耐煩了，「他媽的，抗戰抗得舒舒服服的，和她幹麼！」手又摸下巴了，轉了口氣，「不過，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和了也有和了的做法，咱們總不會吃虧到那裏去吧。只是——今後幾天內，倒得靜觀一下。所以，剛才，你說的棉花的話。暫時不用急。」

「處長神機妙算，萬無一失！」茂翁又堆起滿臉的笑容來了。此時這才覺得自己手裏還拿着剛才從地上拾起來的那支紙烟，順手就做了過去，又抓起火柴盒來。

W處長剛剛吸着烟，那門簾忽又動了一下。W處長立刻把紙烟一扔，站起身，一面說道

「就來，就來。」然而這次並沒總務科長的半個腦袋探了進來，而是勤務的聲音在簾外叫道：「報告處長，公館裏二夫人……」

「哦，哦，」W處長三脚兩步便走出處長辦公室。茂翁遲疑了一下，也就跟了出去。

二

半小時後，W處長從公館趕回辦公廳，就直向禮堂走去。本處的職員站在那裏恭候了一小時了，站的地位靠近牆壁的總務科長，老實就打瞌睡，夢見命令果然發表了，處長高升爲某幾省的管理交通運輸的局長，並且把自己也帶了去「走馬上任」。……

W處長乾咳了一聲；跌進了禮堂。人們意外地都把腿一動，規規矩矩挺直了腰板。這三十人的腿腳移動的聲音，把總務科長的好夢打斷。

紀念週按照儀式開始了。總務科長照例擔任了掌禮。喊到「處長時事報告」那一項時，他幾乎將「處長」喊成了「局長」，——他嚥了一口唾涎，這才把「局」字咽了下去。

W處長下意識地摸了摸中山裝的領口，然後兩手都往口袋裏一插，挺直了腰肢，翻起一對眼睛，先像喊口令似的喊了聲「同志們！」接着頓一頓，眼光威風凜凜地橫掃過排立在面前的聽衆，然後用點照例的「本週的國際大事……」開始了他的報告。

誰要是說W處長算不得雄辯家，那他就沒有耳朵。正和我們這時代的一切幹員一樣，W處長那張嘴實在神妙，死的他能說成活，黑的會變成白。不過，紀念週上這些聽衆們如果聽不到後來都會成了半死不活，那又不是W處長的報告不够刺戟，而是因爲聽慣了，聽熟了，以至失却應有的作用。

二十多個職員都在屏息靜聽，眼觀鼻，鼻觀心。禮堂的四壁，迴盪着W處長的響亮的聲音。照例是那樣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十分鐘過去了，W處長還是口沫四濺，精神抖擻。然而，有經驗的聽衆知道也就快到「尾聲」了，因爲那一串壯烈的「誓死抗戰到底」，已經從W處長口中放了出來。人們精神似乎爲之一振。喊到第十幾個「誓死抗戰到底」的時候，站在他近眼前的總務科長不禁捏一把汗，生怕W處長拿他當作敵人——如果，處長的高舉的拳

顯一下就落到他的頭頂呢，這也並非沒有可能的。

末了，W處長又莊嚴得賽過了牧師用給死者懺悔的聲調問道：「你們自己想一想，有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政府的地方？有沒有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公忠，守法，負責，節約，廉潔，勤勉，知恥，明禮，你們都做到了沒有？曾子說，一日三省吾身，我們要一日六省。有八省，要無時無刻不反躬自省。本人自從以身許國許黨，只知道二句話：上有領袖，下有公事，如果本人有不對的地方，你們誰都可以來槍斃我！」這最後一句，彷彿是運足了丹田之氣叫出來的，聲震堂瓦。然後也像一身的力氣都使用在這一句了，W處長下意識地停手，摸了摸下巴，接着就用平常音調說聲「完了」，紀念週禮成。

三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W處長一面掬手帕揩汗，一面打了幾個呵欠。昨夜方城之戲直到雄鷄報曉，今兒又起了早，剛才又作了那樣精彩的報告，整個的疲勞此時都一齊出動了。

然而總務科長却抱着一疊公事躡着脚尖走進來了。W處長把臉一拉，沒好氣的說：「該死，該死！有要緊的麼？沒甚要緊的，就擱這裏罷！」

「是，是，」總務科長低聲下氣回答，「可是，處長，你瞧，這一件是上行的，這一件物是：上個星期就等候……」

「哎，別囉嗦，」W處長不耐煩的將手一揮，「揀出來。……哦，誰擬的稿？畫過了行麼？哎，你怎麼辦事越辦越糊塗了！」

總務科長把公事展開，托在手中，送到W處長眼前。W處長一目十行地跳看了一下，抓總筆來，颯颯地一口氣連畫了幾個行。然後向總務科長瞥了一眼。意思是「還有麼？」

「旁的都沒甚要緊，」總務科長陪笑說，「今天處長辛苦了，明天再辦罷。」

W處長也不言語，把筆扔下，順手就摸起一枝紙烟來。總務科長連忙從身旁掏出火柴，可是彘扭，那火柴梗上不知少了什麼藥品，剛一亮就熄滅了，擦到第三根，這才行，總務科長急得滿頭大汗，但是因這一急，他倒想出一些要緊話來了：

「今天處長有三個飯局……」

「哦！」W處長噴出了一口氣，仰起了臉，似乎尋思什麼，眉頭慢慢地繃了一下。

總務科長從那一疊公事中取出三張請柬，恭恭敬敬，一字兒攤開在W處長的面前。

又噴了一口烟，嘴角上的皮，似乎非笑的扭了動一下，W處長懶洋洋地說：「這姓潘的就是那個什麼貿易公司的經理罷？」

「是，今天早上他自己來過，說，務必請處長賞光。」總務科長垂着眼皮回答，然而又在W處長再噴一口氣的當兒，偷眼望處長的臉色，接着又說道：「還不是聽見處長高升了，他——大概有求於處長。還是個機伶鬼，可是人還知趣。」

「嘿！」W處長笑了笑，「命令還沒有發表呢，他們倒先上勁來鑽了！」隨即把臉一扭又擱着眉頭，「那裏來閒工夫應酬他！」

總務科長不敢再說什麼，抱着那些公事，侍立在一旁。看見W處長打了個呵欠，閉上眼睛，知道沒甚話了，便倒退着出去，剛到門邊，正待轉身，忽然W處長睜開眼，喊道：「喂，

趙科長……」說着，一隻手便伸進襯袋裏。總務科長一面應着「有」，一面忙搶前幾步。W處長伸出手，把一張紙放在總務科長面前。

這是一張名單，W處長要請客。

總務科長恭恭敬敬捧起了那名單請示道：「請示處長，時間是？」

W處長瞥了一下他面前的三張請柬，就說道，「明天晚上八時罷。」於是抬頭看牆上的鐘，搖搖擺擺站了起來。

總務科長趕快去招呼處長的汽車，又趕回來給處長捧着那文書皮包，直到汽車邊，這才交給了處長的隨身勤務。

眼看着汽車去了，總務科長方才回到總務科，把處長交下請客單又看了一遍，也像處長那樣姿態微微一笑，仰起兩腿，架在辦公桌上，一面拉長調子喊一等科員「錢同志，給辦這件公事。」

總務科長側着頭，眼望着牆上一些標語，忽然把嘴一扁，自言自語道，「裝什麼喬模樣

，說什麼那來的閒工夫！人家是一個公司，資本有五百萬呢！」於是他跳起來抓過了電話機。……「喂，喂，潘經理麼？……哦，處長忙不過來，可是我……替您說了幾句……成了，成了。……呀，自家兄弟，不客氣，不客氣！」

四

在潘經理的筵席上吃過了頭道菜，w處長就走了，還算把今天最後一個飯局應酬完畢，時間已經是九點多。w處長鑽進了汽車，就吩咐開快。

公館里還有一桌酒在等待他。因為今天又是二夫人的生日，照二夫人的意思，w處長應當擺脫這麼一天的公務，享一點家庭之樂；這是婦人之見，相應不准。但現在既已退食有公，w處長的時間當然不能不給二夫人。

公館里正自酒綠燈紅，笑語生風。滿滿的兩桌，無非是至親好友。w處長剛一出場，一衆親友就譁然叫道，「好，過了廿多分鐘了，罰酒三杯。」二夫人早已花枝招展地端着酒杯

來到跟前，她背後還有一人，是她的妹子。

三杯酒灌了下去，那位小姨也上前說道，「剛才才是大家公決了的罰酒。現在大家敬一杯。我來開頭。」

w 處長一瞧，兩桌人有二十多，便笑了笑道，「人太多了，喝不下，免了罷。」小姨子把頸額一扭，轉身說走，嘴里囁咕道，「不喝就不喝，偏我是沒臉的！」

「來來，我喝，我喝！」w 處長沒口的叫着，在桌面上隨便抓起了個杯子，自己斟滿，就一口乾了。

w 處長的酒量本來平常，此時喝了幾杯急酒，就有幾分醉意。往常他一醉，興致就特別好，何況今天他又接連碰到幾樁喜事。當下他不等人家來勸，就取過一個大杯來，擊在手中，對大家說道，「本人向來遵守新生活，不多喝酒。可是今天要和各位親友痛飲三杯。」他溜着酒紅的眼睛朝桌面上掃了個圈子，「今天有三件喜事。第一件，上月做的幾樁買賣全都賺了。第二件，我升了官了，第三件……」他嚥了一大口唾液，提高了調門說，「今天下午

喘息，抗戰還是要繼續！」

說完，他就舉杯一飲而盡。

席面上衆親友也有喝的，也有不喝的，但不約而同的向w處長道喜，喧成一片。

二夫人似笑非笑的瞅着w處長說：「還是要打仗，這算什麼喜事？」

「你們婦人家不知道。」w處長輕聲說，一面又高擎起酒杯，向着衆親友大聲勸進道，「大家都喝了沒有？爲了抗戰到底，請大家再乾一杯，來，我們三呼萬歲！」

衆親友都站了起來，但是w處長身子一搖，却坐了下去。他旁邊就是小姨子，他一張口，就吐了一地。可是他還在喃喃地說醉話：「就是和了，我們……也還有……和的辦法，不過，眼前……還希望再……抗一年……喂，一年也够了！喂，茂翁，那……那二十輛卡車，再過……再過一年，該賺進多少錢？」

歌聲·響澈山谷

劉白羽

喜子抱着清晨濕漉漉的青草，拿兩隻赤腳盪着那整齊的穀穗，從穀穗上，大顆露珠，便溶消在她攏起來的褲脚上面了。她手裏還捏一把小刃鎌刀。急急匆匆在扁圓的肩背上搖着由一地藍布頭巾下拖出來的辮子，穿過地邊的樹林去。背後離她大約二三十步遠，也是一個割草去的閨女清朗的叫喊：

「喜子，幹麼這樣慌呀？」

「不。」她停着，轉了一下頸頭：「你不知道，我家的牛娃戳得兩眼發藍呢！」

她很快隱到樹林那面去了。琵琶谷是寂靜的。喜子心下卻不十分平靜。前晚從晨會祕書那里傳出來的消息，說××軍的同志們，今天要來這里開什麼民運大會呢？……她聽說那里面還有好多好多女兵！……此刻，一離開伙伴，轉進樹林子下的小路，她脚步放得遲緩多了。一

任草葉浸濕了她的藍褂子，冰着胸脯。彷彿有這一種駭人的火力，在一刻不停熬炙着那里。她把兩臂用力的更抱緊一些，讓草縮攏來，壓得更緊些，她欣快了一點。兩眼在微笑着，一昂頭，飛跑的回。——牛欄里，那隻老母牛伸着嫩紅的掛了鐵鑽的鼻子。很穩莊的用眼望着她，眼內泛着玫瑰紫的光，喜子把青草丟下，用赤腳踢了兩下。那隻小牛犊，從娘肝底下鑽出來。「哎哎！」的低叫着，走攏來。她跳過去，兩手捏着牠額頭上兩隻剛剛長出來邊軟軟的尖角。小牛犊別過頭頭去。喜子忽然慢慢離開那里往後退了四五步，慢慢用眼睛怯懦的朝四下瞟了瞟：那堆草房，石磨盤，一棵挺拔的小胡椒樹……

兩顆汗珠，從額角向兩隻星子似的眼角上淌來，她一歪身，坐在乾草堆上。真的，對於稻稻谷，喜子是多麼熟悉而又厭惡啊，十八年，她生長在這里，她像這深山上的農村婦女一樣，壓在那綿長的歲月下，有的一生一世連面前那條青蔥蔥的山嶺都沒爬過去一次。她們生活的周圍是紡車，牛，羊，犁耙，播種，鋤草。從多麼遙遠的年代就是如此沿傳下來呵，媽媽們還是照舊樣方法看管女兒。所以，喜子在七歲上就訂了婆家，許給村里富農趙家的兒子。

了。那是一次旱年，爸爸向趙家借了二石糧，後來，趙家強說那就算他們下的訂禮，完了事。前幾年，小孩子心里是山坡上的草一樣，興匆匆的長着的。這兩年，這件事便在喜子心里打了一個結。去年，日本鬼子打到山下，十五里地龍泉鎮琵琶谷的莊稼戶都逃到後山洞里去，躲了三天。附近農莊里，殺了十幾個人，沒有幾個沒跑脫的姑娘媳婦，不知給洋人擄掠去那里去了。從那之後，媽媽一心一意想把喜子快快嫁過去，趕緊了卻一樁事算了，省得終日提心吊胆的。這，在今天，就更加深了喜子心里的苦惱。可是趙家孩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琵琶谷里，沒誰不恨他，不討厭他。是個壞蛋。一天，也是在前面去割喂牛草。太陽快滾落下山脊背。坐在樹下。湖家小秀就悄悄告訴她。

「有人說啓祥哥不幹好事呢！」

喜子心別的跳了一下，低低的垂下頭去，從額角青須須的髮根下露出羞澀的紅潮來。

「哼，說去年兒秋季里，在莊外溝里用槍打死柺子老洪也是他幹的，你瞧，……」

喜子不如意的翻着那雖說年青而打了折皺的心，由那星一般的兩眼里，射出一種懇切的

光芒，她拉了小秀的手，微頭着嘴脣說：「小秀，你別說這些個了！」

如同地層下的暗流，人們都悄悄講，去年秋天在村外溝里頭用槍打死拐子老洪的事，是趙啓祥幹的呢！——拐子老洪連哼也沒哼一聲就跌滾在深峽里去了。這種事，在這深山老嶽幽僻的村莊里，沉遠的日子里，人們向來是談鬼故事一樣談這些事情的。在這中間卻包含着「種水不可解的矛盾。有人說是拐子老洪那晚還和趙啓祥的爹在洪七小酒舖里喝酒，這一個還拍着他的肩膀打哈哈講：「拐子老洪，你那五畝八分地，按本折利給是我的，算了，誰叫你獨身一個老鴉戶，我養活你，……」拐子老洪憤怒得臉紅起來，哆嗦着嘴脣：「姓趙的你放閻王帳也算夠了，還折磨我這幾畝地，我還得活呵，死了你再承繼也不晚！」可是，第二天，拐子老洪屍首抬上來的時候，誰都親眼瞧見，趙老爹撫在屍首上哀悼哭了半天。從那時，五畝八分地算賠他的放賬。記在他的名下。

此刻，小牛娃失望的寂然的從她身邊走開了，她沒去管牠，她讓那兩顆汗珠鹹澀澀的晒乾，在上嘴脣邊了。乾草給太陽蒸曬得更猛烈的用一種乾灼氣味苦惱着她。她簡直頭是在發昏了。

，她不知道爲什麼。——微風從牆外吹來孩子們的歌聲：「四月八，毒芽發，殺的鬼子丟盔又掉甲，……」於那哄雜的聲音里，她分辨得出弟弟貴娃那尖脆喉嚨。她的眼珠更凝固的在那裏，似乎說：「我真的離開他們嗎？這里，琵琶谷，……」沒誰答應她。只牆頭上的雞爪草微微的點着頭。一會，在那邊，她聽見一陣哄亮的歌聲，很快，牆外誰在叫：「來了，他們來了呢！」喜子昂着頭，挺着胸膛，慢慢走出去，——她的身材又結實，又苗條，臉微發黑眼閃着光。向那邊樹林下，她遠望着，好多穿灰軍服的人們來了，坐在草地上，「發現這目標，

。她的眼如同電一樣，掠過每一張不同樣的臉上，很迅速落在一棵花紅菓把枝條

」樹根邊，一堆女兵的身上。那是五個一堆，把大草帽墊在草上，坐着。中間

根後面，露出幾縷長頭髮來。兩手抱着膝頭。——喜子一動

，喘着氣，盯着這個女兵。這女兵那兩只黑寶石似的眼

自己人飛騰了很高，感到嘴燒着有些漲疼，等到

得，直花花的太陽光下面是太熱了。這時，

h 嘛怨的直視着兄弟。貴娃悄悄講：

瓜飴的時候，她眼神在注視在脚下的泥土，一隻螞蟻，

真有趣，那些女兵跟男人一般樣呢！腰里繫着皮帶，……她洗過盆和碗，天

h 珠講。

「唏！」老太婆伸出一隻滿佈勞苦堆積痕跡的枯手掌，搖了搖，截斷她的興頭：「這是年月趕的，……在家做閨女，那裏有這樣露頭露臉的亂跑的，唏！」老太婆的兩片唇就如同晒乾了的黃魚嘴一樣，向外突出而乾皺着。喜子馬上臉下如同挂了一層霜，她的眼睛掠過那斑白的頭髮，朝着藍天，在那兒，一片淺淺的白雲，在她視線里卻像一頂女兵的草帽，她立刻又詭祕的微笑起來，結實的胸脯一鼓一鼓的。等她慢慢低下頭，她看見那胡桃殼般的臉，粗糙的手，辣椒一樣尖起來的腳。她從那里看不出一點媽媽的和她自己的感情接近的地點

。一陣厭惡的感覺使她的心腔微微顫悸了一下，瞳仁上閃出火苗似的光芒來，她用赤腳的後踵，用力的在地皮下把幾只螞蟥都蹂爛。琵琶谷如同反潮時泥巴地里吐出的濁氣一樣，重重的壓着喜子的腦袋。她下勁的搖了搖，辮子跳盪了幾下。她想：「真是，她們多麼自由自在呀！我也要那樣才好呢！」

深山老嶽跟了戰爭的波浪在搖撼着，正如同風搖撼着山坡上的松柏林子。日本軍隊來一次。在乾淨土地上留下多少條血痕。琵琶谷，太行山北脈的尖峯，這兒的農民吃硝鹽；喝積在泥塘里的雨水過日子。隊伍來了，一切都震動起來。農民們也山陳舊的日子里直起背脊骨來。村里，××軍同志們開的會，在欣快的蔚藍色里，進行過去兩整天了。不但他們的歌聲震盪在樹林，岩邊，穀地上。那些女兵更喜那綠葉下紅豔豔的花紅，沙菓，她們開完會，就找着婦女們談天，說笑話，問長短。琵琶谷的婦女，開始，有的閃着懷疑畏懼的眼光，慢慢就聚在她們周圍去了。兩天兩夜，喜子給一種什麼力量煎熬着，眼光更黑了一些。在第三天的晌午，有一個機會到來了。在花紅樹底下，她逢上那個臉孔白皙皙的女兵單獨一個人。喜子

跳着赤腳：喘着氣，一把拉着她，那樣因為用力和激動，有點氣促和顫抖。她嚙嚙的說：

「我，我，……呵！我也來當女兵，你們要不要？」她的聲音及神態里瀰滿着渴望和懇求。

「你！」

對方為這野貓子似的女孩子嚇了一跳。但立刻為這「女兵」的字眼逗得笑起來。她趕緊握着喜子的雙手：「好呀，我們歡迎你來呢！」她從喜子十八年沉歷的悶鬱里，伸出了鮮美的從前沒有光芒，兩個人并掛向樹林的那一端走去。太陽從樹林中竭力漏下幾條光線，把她們倆的影子向斜斜的方向伸長起來。

「你多大了？」

「十八呀。」

「呵，你聽我告訴你，你來當女兵，不，我們都叫同志，你就叫我同志，姚同志，記得住嗎？我們高興歡迎你，可是，你就這樣離開媽媽嗎？細想想吧！我們也不走，我就住在離你們的琵琶谷五里地的放羊溝，你什麼時候想來就來，不要太急呀！」

經過姚同志伸出手來，細心解釋了半響。喜子才把那強硬的頸頸點了點頭：

「我要來——我早晚要來的。」

「你叫什麼呀？」姚同志一手攏着她削窄的肩頭，歪着腦袋問她。

「我叫喜子——不好聽呢，喜子。」她那聰敏的兩眼，羞澀的打了一個問號。

下午，在村頭的一塊打穀場上，圍了一圈女孩子，喜子也在內，她們圍着幾個短頭髮的女同志。她們都在笑着，她們都在唱歌。一個紅蘋果臉的短頭髮的女同志，站置了兩條腿，伸開了兩手說：「來，聽我指揮，咱們大家唱一個麥子青青好不好哇？來，一，二，起！」當那右手打着拍子舉起來的時候，沒誰唱，卻都嘩的大笑起來。紅臉的同志放下手：「來嘆！不要笑，笑就不來了，……」打穀場上的嘩笑聲更沸騰了。喜子也在里面。她興奮得兩眼瞪得大大的，望着那幾個女同志。末了，那個姚同志拖着她，指給一個鼻子尖尖的，臉孔露着和顏悅色的女同志：

「就是她！」又轉過頭指給喜子：「這是王同志她就要住在你們琵琶谷，幫助你們組織

婦女隊呢！」

喜子感到一陣溫暖吹曠着她。她覺得肩頭上給兩隻溫柔的手按着了。她低低的喘了口氣

「喜子一定會做很好的工作，……」

喜子一手撫弄着藍布衣角，心下想：「我也會做很好的工作嗎？」但是，她微微笑了。從此，喜子天天要到王同志那裏去。問：「怎麼組織婦女隊呀？快些呀？」王同志每一拉起她的手來，她就爲喜悅而顫抖着。她從王同志——這個將近三十歲了的帶着南方口音的人那裏，得到她所盼望着的東西。她更從王同志的眼睛里看出對於她的喜愛。那時，她微笑着回答了這種友情。老太婆們卻爲這件事，從陰滲滲的眼眶里吐出嫉妬的光芒來。喜子小小的心，爲那新生的光輝吸引着了，它強烈的跳着，微笑着，响着。從那時起，她在眼前劃分了強固的憎惡與喜愛。有時，在煮飯的時候，她把玉菱頭（註一）塞進去：灶火劈拍響着，她突然感到一陣厭煩和急躁，她沒法壓制下去。幾次，在淘米的媽媽，都從她臉上看出一種冷酷可

怕的表情。喜子那時牙齒是緊緊咬着的，從那薄薄的嘴唇邊吐出不勻整的氣喘。

「你發瘋嗎？」

「不，——我想，媽！」她用眼睛懇切的說明不要再講下去吧。她忍耐的把玉菱頭遠
啊手一個到灶炕里面，

黃昏，從花紅樹林下，看西面山峯上的紅雲是非常沉悶的。喜子因為約好的時間到了，
急急的由一條小路走往下面谷邊上張家院里去。在那兒的打穀場上，她和王同志逢了頭，
王同志拉她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去。在那里，琵琶谷二十歲上下的婦女有六七個。一個胳膊肘
從敞了的黑衫子中突露着的伍四嫂子尖叫着：

「王同志，怎麼你一找，喜子就來了呢！」

喜子愉快的牙齒在黑暗里閃爍着：「我遲到了。」然後她用眼尋視了一下，她發現了小
秀，還有離這兒七里地的石村編村的婦救會祕書，一個二十六歲的媳婦趙素貞，她因為丈夫
不良離了婚。她在喜子的眼里，今天如同一種新的啓示，一顆新的星，穀地里第一根抽出

來的苗，她那腦後的圓髻髻沒有了，她披散着剪得短短的頭髮，這是方圓三五十里的山谷第一次發現的事。於是爲了逗逗人的事，照例，像農村里每一次婦女會上一樣，在嘰嘰咕咕的笑聲開了起來，她們圍着她，問長問短：「你婆婆不罵你嗎？」「你這老婆（註二）……男人呢？不打你，歐。打不成你，……」婦救會祕書得意的笑着，把興奮的種籽播種到每一顆心田里去。她說：「怕？就說沒離婚，她們也不敢罵呀，現在打媳婦，罵老婆，哼，婦救會就同她開個會。」王同志給一個農婦身上的枯灼的穀草氣味，糠的氣味興奮着。她在講話

「……不是嗎？老鄉們都知道呀！你問問，人家放羊溝，石村的婦救會都送了祕書了，我，琵琶谷落後了。」

大家感到一陣窒息和煩燥。五福用眼光做着第一次盪盪的瞥視。

「鬼子又來進攻晉東南了，咱們要好好動員起來，大家都出力，都幹，咱們軍隊也都是老百姓的軍隊呀！要沒有老百姓的幫助，就不能打走鬼子，鬼子來了，什麼都吃虧呀？老百

姓。去年，沒聽說嗎！來了，就殺人，就把火，……咱們婦女得趕緊組織起來，幫助軍隊幫助自衛隊做鞋呀，洗衣服呀，這就是抗了日呢！」

喜子嘴在微微的張翕着，有力的用眼直盯着說話的人。當王同志說了很多話，潮水一樣，從她腦子上沖流過去，她發昏發熱了，她竭力的想從這煩燥中間提拔起自己來，於是，她揉了揉眼睛。如同雲縫里漏下的一條金光，她牢牢的把握着這幾句話：「……我們婦女也是人，我們應該自由的直直腰了，怎樣呢，我們要參加抗日工作，我們要做做給人看！……」若千年沖激的岩石，一種黑的烟霧在它上面盤繞着。以一種蘇醒了的眼光，農婦們緊張的激動的聽着想着。伍四嫂子一面擦起小褂，兩手按在污垢了的褲腰，低下頭，在扼斃一只蠟子。然後她爽利的張開嘴：

「對呀，我們也要參加抗日工作，……」

「那，伍四嫂子，你可不知道我婆婆，今天還是偷着出來的來！回去頂着一頓罵就是啦！」這是村上紅眼邊的七孀，說着嘆了口氣。

喜子想到媽媽那枯澀的嫉恨的眼光，那冷酷的乾嘴巴，她崩裂的叫：

「我不管媽媽，我要跑出來。」

在這次會上，她們獲得了新的勇氣，從王同志那里，她們捕獲這一句話：我們婦女也是人。抗戰的熱潮冲向她們中間來，她們準備在琵琶谷開一個婦女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她們想要訴說她們想說的說話了。天黑了。大燕子油燈，透露出欣喜的爆裂、輕輕的叫着。農婦們才一個個從這會議上出來。天空上一片繁星。喜子望了望，扭下顎頭，走她自己的道路，心里遏止不着的想要笑。

次日，琵琶谷幾家人家婆媳的間，丈夫老婆之鬧，爭吵過來。婆婆們在嘆息着，流着清淡的淚水訴說着：

「她們要造反了，她們，……」

這天，年青的農婦們，含着眼淚，帶着身上扭得發青的腫疼，在琵琶谷編村（註三）的婦女大會上，她們一個沒有遲到的都來了。喜子自由自在的小鳥兒一樣，被媳婦們羨慕的望

着，她在用赤脚走路，跳着跑，她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從那微黃的臉上，一會笑起來，一會又嚴肅的緊閉着嘴唇，去找那個王同志了。村副，村農會的祕書，村工會的祕書，在那里商談着。那天晚上，在張家窰洞里開過會的積極份子，被人愛護着的，是三個人：伍四嫂，小秀和喜子。當會場上通過喜子做琵琶谷編村婦救會祕書的時候，——在那農婦們第一次爲了權利和義務舉起手來，微笑着，又趕緊拍着手的工夫，喜子站在中間，她扭扭的絞着兩隻手，臉上泛着羞澀的紅光，眼瞼上閃射着從來沒有過的笑意，她熱烈的望着週圍的姊妹們，正如她們那樣熱烈的望着她，……

在摘取樹上花紅菓時節，喜子提了小荊籃倏一跳過來，旁人就喊叫：

「我們的婦救會祕書，嘻嘻。」

喜子從得到這名稱之後，琵琶谷里，她發現了新的隱秘了。從前，挑担子，割蕎麥，推磨，揚場，現在她們還是這樣，可是還要開始女會，討論怎樣做鞋幫助部隊。在她心里，像有兩種力在不平衡的衝突着。前些天，眼看那就要分裂了，她在週圍再看不見什麼光明，只

是和路上踐糞草一樣腐爛下去的日子，她要離開了它，她要到那些女兵，不，女同志中間去。可是，幾天呀，多麼迅速的，在她週圍激變起來了。琵琶谷年紀青的婦女伸出她們的手來選舉她們自己的祕書了。這幾天，琵琶谷，日子簡直是她們的了。在喜子，喜悅沖激着她，她不顧一切的忙着，媽媽那冷酷的眼光，無希望而畏怯的注視着她。這些天，因為做鞋的事，天一朦朧亮，喜子就跑出去，找每一個婦救會的會員討論，爭吵着你一雙我兩雙的，……晌午，肚子餓得咕咕叫，跑回家來，一面揩着鬚角上往下流的汗珠，在瓦盆里盛了碗涼小米飯，蹲在旺盛的南瓜秧根盪着吃着。

「小喜，我看你真是跑野了脚，我們年老人說話就算耳邊風呢！」

媽媽這些天不大響。人們都知道整個琵琶谷編村的姑娘媳婦們都有聯系的。但是媽媽們眼睛還是那麼飢餓的尋酸着。

「媽——王同志說呢！什麼事都得跑，不跑就不行，像這次一百五十雙鞋，……」
「哼，又是王同志，又是鞋。」輕蔑的回說。

小喜把碗一放下朝媽媽講：「……你別瞧不起我們小孩子，這是抗日工作，要不是軍民合作，看日本鬼子殺來怎麼辦，還不是躲到耗子洞洞里去，嘿！這一百五十變鞋就當一百五十個隊伍（註四）不打赤腳，嘿，你瞧瞧三天就跑來這麼一大堆！」她臉上充滿了一種誇耀的光輝。漸漸遺光輝，這喜悅，也透露給這老太婆了。她是心愛着女兒的。那些天，心想早一點把她過門給趙家去，才透了一點風聲，小喜就成天噘着小嘴巴，飯也懶得吃，這些天，小喜又整天跳跳蹦蹦歡天喜地的了。可是……此刻，老太婆便往前擠了擠說：「我到不愛管這麼多，可是，你也該替你爹媽一想，人家趙家在說閒話呢！」一面拿眼睛注視着問訊。小喜從這樣的眼色里，看得出媽媽常常把担心的話輕輕說出來的習慣。

「怎麼說呀？」

「哼，……人家說喜子不學好，整天混在那些大兵一齊，還說，……」

喜子禁不着一仰頭哈哈大笑起來，一伸手堵着媽媽的嘴，搖着腦袋：「得啦，別說下去啦，我知道，我知道，——他們會用頂不好聽的話說我，管它呢！我還得去催鞋呢！」她站起

身走了兩步，突然又回轉頭說：「媽！以後別再講趙家的了，我不愛聽！」不知怎麼，從那沉鬱滯滯的眼光里，也突然一下轉變過來。她朝媽媽面前笑着跳來。這到把老太婆給怔着了。老年人的心里在說，「這孩子，心里裝的什麼鬼呀！」

「媽——有人講去年打死拐子老爹也有他的份！他們還講旁人好不好！」

「還話可講不得呢，小喜！」

「怕什麼，怕什麼，今兒個還怕，是抗日的時候。誰像你們，長不着眼錯認了人，就算了，就骯髒一生一世呀！」

毒熱的太陽，炙熱着土地，都乾得發白了。喜子的赤脚踩上去滾熱的。她經過牛欄；把弟弟割回來的饅牛青草，裝了一筐，掀到槽里去。母牛伸長頸頸，溫和遲緩的吞食起來。喜子從草堆上發現大邊的大邊草帽，抓過來扣在頭上，然後，迅速的朝外頭走去。剛剛拐過牆角，伸展着巴掌大葉兒的一排秋麻。就給誰一把拖着，她一回頭是小秀，小秀順臉蛋到嘴角延長着一條亮晶晶的汗流。從那沉重的拖濟的手動上，小喜恍惚預感到一陣驚慌似的。但是

她趕緊停着步，一手扶牢帽沿，靜的凝起眼光瞪視着。小秀說：

「告訴你……」

小喜環視了一下周圍。把頭低在比她短一頭的小秀胸脯前。小秀低低在耳邊簡單的講了幾個字：

「趙啓祥又在講呢。」

「他？……」喜子挺直脊背，沒有表情的，而從眉宇間透露出一種天真的嚴肅。小秀點點頭，指了前面一下。絲毫沒有遲疑或徬徨，順着秋麻地邊，拐了兩次，到一棵風龍松下，那里有一塊傾頽牆壁，那旁，就是洪七小酒館。喜子倆個隱藏到松樹後去。酒館里，趙啓祥正指手劃脚的講話。他穿着兩年前在縣里上高小的黑布制服，袖管窄窄，胳膊在搖動着。身旁的人都怔怔聽他講話。——他個子高高的，黃臉病似的臉色，兩隻圓眼夾着一隻鷹鉤鼻子，鼻尖尖起來向上伸着。這眼睛，鼻子，耳朵，反映到喜子視線里是那麼討厭，但她屏着氣息……趙啓祥把手伸到一個在吃酒的村農面前去：

「嘿，我告訴你，別聽那一套，抗日，抗日，……人家日本軍，飛機，大炮，坦克車，……」

小秀皺緊眉峯和喜子交換了一下眼色。

「……抗不了日，把日本招引了來，隊伍就溜掉，那一個遭殃呵？老百姓，……」

因為又有幾個歇晌的農民走進來。他們的話中斷了。喜子拖了小秀，悄悄離開那里，走到岩邊縱樹下，小秀才低低講「趙啓祥真壞，他還罵××呢，誰還信他的屁話。」喜子搖了搖頭。她沒響。一會，她們兩個分了手。喜子到西面村裏去催二十五雙鞋，小秀去找伍四嫂子也分頭催鞋去了。這一天，人們那奇怪着！「活蹦亂跳的喜子，爲什麼那樣悶悶的呢！」

——其實，在她心里，正展轉着打着算盤，好像前些天那苦悶的芽又重生了。但是不同的是她自己，她不再那麼朝朝想離開這里，這念頭幾次衝動，幾次都被打消。她想到：那尖尖的鼻子，和悅的微笑，那王同志，……她自語着！「對，我應該告訴她去，不能再忍下去，……我要離婚，如趙素貞那樣我去告訴她。」這樣下了決心。黃昏回來，又是經過那棵樅樹底

下。突然，是趙啓祥的聲響在叫：

「喜子，站一下，我問你……」們從樹背後跳出來，截着路，嘻皮笑臉的。

「有話快講。」她不耐煩的低下頭。

「我打聽一件事，……你到放羊溝去過，你知道那里有多少軍隊呀？」他就像放羊的孩子玩耍他的小羊一樣，望着肩膀顫動的喜子。

「我知道有多少，你自己不會去問。」

「嘿，你是趙家的人知道不知道！」用閃閃的冷冷的眼光逼視着。

「不要臉！——我還有事呢，叫我走！」

趙啓祥卻一把抓着喜子的胳膊，喜子掙脫着，臉孔紅起來，她掙不過他，她氣憤得心砰砰跳着。——捱了半天，槐樹上，夕陽的暗影已最後消沒下去，喜子盼望着有個人撞來也好，可是沒有，農夫們都該在家吸烟了。她煩燥，氣憤，失望，頭簡直發昏了，趙啓祥胡亂些什麼，她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朵里去。末了，她只聽好平靜下來，望着對面那隻鷹鼻子。按捺

着心腔里的憤恨。趙啓祥說：「喜子，你早晚還不是要到我家去，你看，我給你開開眼，你看！」他從慢中掏出一捲洋錢票子揚在她面前。小喜看了看說：「你有是你的。」「不，給你……」一張綠票子塞在小喜手里。小喜心跳着：面上轉爲和悅的說：

「啓祥哥，你那裏來這麼多？」

「你別問……」

趙啓祥把十八歲的喜子瞧着小孩子。他很固執的相信，她經不着威脅和引誘，她會走進他的圈套，他想調理她做爲圈套中一頭聰敏有用的獵狗，他堅固的信任着那條封建的桎梏——「沒過門的媳婦，心向着婆婆家。」當喜子答應下替他打聽放羊溝的消息，趙啓祥才放開了喜子。最後，很駭厲可怖的咬緊牙齒，次次的叮囑：「不准對旁人講！留神你一家子的性命！」喜子點着頭，心里卻急躁的講：「會讓你像害死拐子老洪那樣，害死我……」她從他身邊一溜開六七步，就放快了脚朝前跑。

琵琶谷已沉於烟霧般的初夜了。星亮了。她一邊走，一邊給羞憤激惱着。像剛剛受了很

大的汚辱，但是，她咬着牙，她往回家的路上走。低着頭。心在蝕損般的痛苦，感情要求着發洩。當她望見門口，她想起那誠實的爸爸和媽媽，她知道，從他們那里得不到什麼，她茫然的停着，硬了硬頭皮，把身子一抖，自語，「說去……還怕什麼！爲什麼又不去了！」她便撥轉頭，急急朝下面谷邊上跑去喘着氣，到張家院里，喊一聲：「王同志！」就衝進去了。王同志正就着一盞蘇油燈，在看薄薄的一冊油印的書。她一到面前來，兩顆眼淚熱辣辣的淌下來，……她把頭伏到桌上，伏在手掌里，聳着削瘦還未發育完整的肩膀。王同志以爲她和媽媽鬧了氣，或是工作受了什麼挫折。安慰的拍着她：

「喜子同志，耐心些吧！」

「不，不是……」喜子抬起頭來搖着。把一張鈔票遞給王同志：「趙啓祥那個傢伙，叫我給他打聽放羊溝隊伍。」

「果然——一個漢奸。」

「漢奸？」喜子臉一下白得蒼渣子似的：「他？漢奸？……」

小 說 五 年

「是的，這還有什麼可怪呢！我們工作，他們是來破壞的，我們要無情的和他們鬥爭，我說過，你記得嗎？」王同志溫厚的望喜子，喜子點着頭。「：我們要時時刻刻注意，趙啓祥，他是一個壞蛋，……我沒告訴過你，你心里不如意的事，我也知道，我覺得你應該再強一些，做工作。一脚踢開他們，現在，好，告訴你，他去年還在縣城里受過敵人的訓練呢！這些錢，」王同志揚起手里的票子：「那里來的？從日本人那里領來的！」他注視着喜子，微笑的好像等待回答。

「他？……王同志，那怎麼辦？」

「你要證明，就可抓着牠，我和你到村副和自衛隊隊長那里去，你肯嗎？」

「爲什麼不肯，我恨透牠了，壞蛋！」喜子臉刺惱得紅起來，從桌子邊上堅強的站起來。她們把麻油燈捻得很小很小走出去。

當天夜里，喜子爸爸，五十四歲，琵琶谷出名老實的農民，在家低下頭吸煙。老太婆白天給喜子傳染的喜悅還沒消去，朝老漢講：「人家都說小喜真能幹，全村那些跑野腳的都誇

嘆她說！」「是呀！這年頭就不同了，小子（註五）爭着要當自衛隊，閨女還不一樣……可也怪，他們真幹得出來，打鬼子要一齊幹嘛！告訴你！……那一次，在放羊溝開大會，那個同志就講得清楚，大家要動就動……」就這時，喜子回到家，這時，她沒有痛恨，沒有憎惡，非常之平靜。人有點疲乏的走到媽媽身邊來安祥說：

「趙家那個壞蛋，給抓起來了。」

「那個？啓祥嗎？」爸爸今天才從龍泉鎮賣了一担穀子回來。他誠樸的仰起頭來：「這孩子的行爲，早晚是有這一天，……」

「呵，那怎麼辦呀，天呀……」老太婆急促的低喊了一聲。

「怎麼辦，老人家，他是個漢奸，從他身上搜出日本旗。日本錢，——哼，還是受過訓練的呢！怎麼辦？這種人最不要臉了！」喜子一扭臉到屋里睡覺去了。

「這是真事？喜子爹怎麼辦？」老太婆急遽的問。

「怎麼辦？要真是當了漢奸的話，我也不情願把閨女糟蹋了，……」

關於趙啓祥在寅夜被自衛隊抓去這件事，在琵琶谷農民羣里，到處講着：「真的惡有惡報，抓着怎麼，那里去呢！」「阿！聽講送到隊伍里去了。」「是他沒有過門的老婆，婦教會祕書喜子抓了他的呢！呵，真厲害！」農民們興奮着，稱贊着，一天不疲倦的講了一遍又一遍，從歇晌，到由田地里回來吃夜飯時，還是絮絮叨叨的講個不休。喜子落在他們話題中間。他們還繪聲繪色的講她應當抓着他，說：「這年頭，姑娘們也會做大事了呢！」喜子卻仍然爲了一百五十雙鞋，還當天夜晚上，婦教會的小組會上，有人提出突擊競賽的辦法，被鼓掌歡迎着通過了。可是，只有王同志知道，爲了抓去趙啓祥，喜子在遺棄農村婦女中間更被人高興尊重了，更有威信了。鞋送到隊伍里去後，不久，從琵琶谷里，喜子不見了。聽人傳說，她到三十里外的一個婦女工作訓練班去受訓了。小秀也去了。琵琶谷的事，都落在伍四嫂子的肩膀上。

山上，蕎麥花紅了。穀穗成爲片片金黃。花紅樹的葉子也一天天減少下來了。喜子和小秀回家來了。

正是那天下午，在琵琶谷村公所大廟里，公開審漢奸的大會。全村的人們都在這會場上見到了她。她一來，人們把睛眼立刻就轉移到她身上來。她臉晒得黑了，頭上的髮辮沒有剪去了，是由耳邊披下來的短頭髮，農民們叫做「洋頭」，穿了一套藍格子粗布褲褂，還是赤裸着兩隻腳。這時，會場上擠滿了農民們，有些老漢盤了兩腿，坐在一齊，湊攏着幾根長長的烟袋在吸煙。這會也悄悄動了一下鬚鬚說：「哦——那是喜子嗎？張七，喝，喝，我還說閨女害羞不會來呢！」台階上，滿滿是人，晒着太陽。誰還在撩起上衣，露出那黃銅色的胸脯，在那兒低着頭捉虱子。婦女們進門來，都聚集一堆。小孩子奔跑着，有的哭起來。急得媽媽們趕緊把奶頭從衣衫里掏出來，塞到小嘴巴里頭去。他們所有的人遙望着喜子。喜子安祥的坐在高高的台階一角上，交搭起來兩只腳，向上面望着，——那兒，趙啓祥給一條繩索網着。一個胸脯上掛了兩顆手榴彈的農民自衛隊的同志站在旁邊。在那會場上的嘈囂聲響里，進行着審訊。——趙啓祥從琵琶谷生成長大起來的。人們愛護過他，可是，一天他做了壞事，做了違犯大家的事，大家公審他了。人們也都憎惡起來，都喜愛喜子，當隊伍里法官

宣佈他的罪狀以後，是大家發言的時候來了——會場上，驟然像秋林的雨夜，吹過一陣急風一般。吸烟的老漢，張着嘴，用眼睛四處瞟着。火爐在烟斗里頭熄滅了，冷了，……

從前面，一個衣服上破了幾個大洞的年青人舉着手站起來：

「趙啓祥是漢奸，我說應該槍斃他狗日的！」

人叢裏，有好多人喊：「好！好！好！」又一個頭髮蓬鬆的孩子，發着顫抖的聲音，在叫了：

「同志們！……今天我們大家都要抗日，抗日才能救國，這道理誰都知道，這個趙啓祥從來他就做壞事，現在又當了漢奸，咱們琵琶谷不要這樣的人，他到處散布謠言，他在龍泉鎮，我在場，聽他講，中國快完了，大家做順民吧！就是他……還有一次在麩子屯，當衆說咱們隊伍游而不擊，打不過日本，怕日本，同志們，那一個怕日本，這都是真憑實據，他是漢奸！……」他從嘴角上流着一團濃濃的白沫子，他是琵琶谷放羊的小羊工中間之一。他一面講，一面一根神經實質的靜脈骨在額角上澎脹着，他的話迅急而有力，如雨點，如連發子

彈。因爲幾百隻眼睛的關係，他有點口吃，臉頰微微紅着，燒着。

他們說話，喜子每個字每聽到耳朵里來了。

她不可遏止，在腦子裏思索着的話語，她一聽到小羊工的話停止，趕緊舉舉手。

「我代表我們全編村的婦女，在這兒說幾句話，」她挺直的站在石頭台階上面，她的眼掠過所有的人的臉孔，落在婦女的堆積上。「今天，我們開這個會來審問這個漢奸，不是爲了旁的，是爲了我們要抗日，這些漢奸，都是破壞我們抗日的，就是我們的敵人！……趙啓祥，鄉親們誰都知道，是個壞份子，漢奸，過去在村上橫行霸道，去年，拐子老洪是他打死的，日本人來了之後，他又到日本人那里去受訓練！」農民們緊張得綑緊了絃一樣，彈也彈得出聲響呢！都給她的話吸引了：她眼閃着光，臉是紅的，心里感到萬分激怒的掣動。在上面，趙啓祥的臉一刻比一刻桑樹皮似的白起來。她接着講：「那天，他迷了心竅，攔着我叫我替他打聽放羊溝的軍隊，還給我五塊錢，想收買我，這不是漢奸是什麼？……抓他的時候，在他身上搜出日本國旗和日本銅錢，這不是漢奸是什麼？我們全編村婦女們都主張

槍斃他，沒收他的家產，……」

伍四嫂子捏着拳從人堆里高聲喊：「砍他的頭！」

「我還有話……」但是，她臉紅了，然後她用眼去探視爸爸和媽媽。

喜子爸爸這時補上來說：「法官，我不願意我女兒許給一漢奸！我要求當衆說明，今天甕甕谷的人都在場，從今一刀兩斷，不是我們翻悔，因為他是漢奸！」他顫抖着鬍鬚，那紅得熱透了的西紅柿一樣的臉充滿沸然和興奮的顫抖。他抖着嘴唇。

婦女堆積中間，婦女們安慰欣喜的擁着了媽媽。媽媽從乾癟的眼眶里，喜悅的流下兩滴眼淚，輕鬆的長長喘了口氣，彷彿吊在心上的一塊石頭終歸落下來了……

黃昏，法官宣佈了趙啓祥的死刑——在人的怒湧之波濤間輕輕鬆了一口氣，公審會散了。喜子拉了小秀擠在人叢中間走出來，這時她感覺到渾身非常輕鬆舒適。天上的紅霞是那樣的快活的發亮着。當她走過了一塊剝光了的穀子地，給後面趕來的人拉着，她回過頭，原來是放羊溝的那姚同志，在她那白皙皙的臉上，溢着一朵花似的微笑，這微笑無疑問是獻給喜子

的。喜子高興得跳起來，兩手攬着姚同志的鬍子尖叫着：「噢，你……嘻嘻，你到我家去，還是你！」她把手伸給另外一個紅蘋果臉的女同志。她們都是來參加這個公審大會的。王同志也慢慢的從背後追上她們，她們拉着手朝下面邊上走去。藍天上，月亮已出現。村莊里剛飄着一種燒飯的香味。爲這香味所引誘，她們都飢餓了，但是她們是都浸透在一種新生的喜悅里，她們都是改造這沉僻的山村的人，冷靜的琵琶谷現在一顆心似的跳躍着了。

「喜子進步真快呢！」姚同志說。

喜子把頭一搖，頭髮一下甩起來笑着，盯視着右面的人：「不，我們鄉下人……」

「阿，喜子，我問你，你還要來當女兵嗎？」

喜子仰起頭望着一顆金黃的星，凝想了一下，很快的說：「不，我不想，……這里的工作離不開呀！怎麼脫身呀！我……我不知道呢！」

她們四個人牽着手，走着，轉過樹林，走下一條傾斜的石板坡去。在背後，亂嘈嘈的人聲里，伍四嫂子窄而響亮的聲音爲首的唱起歌來，愈高，跟着唱的人愈多起來。……

- (一) 就是玉蜀黍的核。
- (二) 老婆——晉東南一般呼已婚的都做「老婆」，呼未婚的做「閨女」
- (三) 編村——農村的組織由幾個小的附村和一個主村組成這個整體就叫編村。
- (四) 隊伍——農民們叫一個兵來了就說一個隊伍來了。
- (五) 小子——叫男孩子做小子叫女孩子做閨女。

四〇年。三月。二五日。

——文學月報——

月光下

郭沫若

一

孩子已經埋在土裏了。

幫忙埋葬的兩位百姓荷着鋤頭已經回去了好一會，天空一片暗黑，只有東邊的地平線上，有增漲着的光潮，預告着月亮在準備出土。

絲毫風息也沒有，也沒有什麼聲音。四圍的林木和稻粱在整天的炎熱之下剛好渡過了來，依然還不敢喘氣。炎熱的餘威明明潛伏在近處，說不定那月光的前驅怕還是太陽的殘障啦。

只有逸鷗的耳裏時時聽着淒涼的孩子的呻吟，那呻吟好像從遠遠的衛生所裏面傳來，也好像是從近近的小土堆裏面吐出。——這小土堆，還把孩子的尸骸掩藏着的小土堆，恨不得一抱抱回去，就和孩子裹在毛氈裏那樣的呀！

——真是奇怪，自己總以為會比孩子們早死的，怎麼這個被結核菌已經燒枯了的身子偏支持了一年多，活鮮鮮的嫩苗僅僅五天工夫就死掉了呢？

逸鷗坐在那小土堆前面的草地上，頭垂覆在兩隻撐在膝蓋上的手裏。大小不相應地成了小土堆前的一個石獅。

二

月亮從雲頭迸出來了，差不多快要整圓的一個月亮。但有一朵稠黑的雲頭從相對的一邊天壁湧起，微微的在閃着電。

蟲子的聲音胆怯地在草叢裏開始晚奏了。

幾條粗細不等的光綫，篩進了竹林來，投射在遭人形的石獅頭上。

假使沒有另外的幾條更粗大的，眼卻不能見的線，同時來牽引着這石獅，他怕始終是不會動的吧。但那戴着英國式的米色盔帽的頭，終於是抬起來了，正受着透射進來的月光。窪

陷着的兩眼有點發紅。兩面的顴骨突露着很明顯的輪廓。臉，呈着暗灰色。菲薄的嘴唇在痠澀。

右手探尋着旁邊的一條竹根杖，逸鷗終於站立起來了。中人以下的小巧身裁，穿着一套米色西裝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樣，記載着五年來的抗戰的歷史。它們是在五年前和它們的主人一道流亡到陪都郊外的鄉下來的。

逸鷗背著月光，向着新起的小土堆靜立着，

——你這小玫瑰，我真想把你抱着，一抱抱回去呀，就給在毛氈裹着我的儀兒一樣。他心裏又起了這個執扭的想念，以下便發出了聲來。

——也好，儀兒！你安靜地睡吧。我想你睡在這兒，比睡在你肺結核的爸爸旁邊，比睡在你勞瘁得和紙紮人一樣的媽媽旁邊，總要舒服些吧。沒有蚊子再來咬你了。……也不會再有什麼病痛和饑寒來苦你了。……你安靜靜地睡吧。……

——儀兒，你爸爸反正不能長久保護你們的，不僅不能保護你們，反而害你們。你媽媽

也的確是太勞瘁了。抗戰以來一年一個地生育了你們姐弟三人，由南京武漢而重慶，不斷的在烽火中流離。衣食住都賴她一個人料理，現在還要服侍着我這個癆病的爸爸。俄兒，你是疼惜你媽媽的。你現在安安靜靜的睡，也用不着再要你媽媽替你打扇了。……

似乎有想流眼淚的意思，但只如那人人都在望雨的天空，卻僅僅空空地閃了幾下電。

像濃煙一樣湧起的稠雲，也像濃煙一樣，消散了。

月光在唱着勝利的歌。

三

瘦削的人拖着一條很瘦長的黑影在稻田埂上移動，黑影似乎很重，就好像一匹瘦削的馬上拖一尊平射砲上坡。

竹根杖很義俠地在回答着青蛙們的鼓勵：對的，對的，對的。我一定要幫助他到底。

從稻田拖到了一條小河邊上在被水沖壞了的岸邊上拖，好容易拖過了一條長長的石橋，

又經過了一段稻田，折進一座坐西向東的農家院子裏去了。

黑影掉了頭，拖的人好像是嫌其太重，又在向前推，推到了院落右手的一間廳堂前面，月光沒有照到的地方，黑影也卸下來了。

四

這兒便是逸鷗的家。

他喘息了一會，左手把頭上的盔帽揭了下來，順便用袖筒拭去了額上的汗。

廳堂裏沒有點燈，待他一跨進門限，卻又有微弱的呻吟竄進了他的耳裏。

這呻吟不是從衛生所那樣遠的地方來的，也不是由那衛生所旁邊的竹林裏來的，而是來自廳堂右手的房裏。

他匆匆地走進房去，房裏是更加黑暗，在他眼前差不多什麼都沒有看見。進門不遠處橫着一把竹造的睡椅，雖然離着手等他去磕，却沒於被他磕着。

呻吟是從那後首的一間大床上發出的。他從逼窄的隙道走向床邊，在黑暗裏習慣了的眼睛看出了眼前的景物來。他看見他的夫人坐在一個小竹椅上，伏在床沿一面在替他睡熱了的大女兒抓背。床的這一頭，大字形地睡着病了的第三個孩子。他把竹根杖倚在床柱邊，連忙去撫摩孩子的額部，燒還是沒有退。孩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坎肩，露骨的兩腿和腹部都袒露着，他順手把旁邊的一個布片拖來掩在他的腹上。

——他要給你揭開的，他不蓋。母親帶着哭泣的聲音說。

果然孩子的左手一伸下來便把布片揭掉了。

逸鷗無可如何地佇立了一會。

——你怕還沒有吃飯吧？他問他的夫人。

——什麼也吞不下啦，哽咽着繼續說：剛才珍兒鬧着要去看他阿儀弟弟，我拿了一個燒

餅說着他，把她說睡着了。

他的夫人在衛生所看護儀兒，看看孩子死了。在下半天又才把逸鷗換去辦理了掩埋的事

體。

逸鷗也是連中飯都沒有吃的。但他並沒有感覺着有這樣的需要。

有蚊烟香的熏人的氣息。

——你上床去睡吧。這蚊烟香薰着，俊兒也會難過。逸鷗這樣說着。把帳鉤上掛着的火柴匣取來，擦燃了一枝火柴。接着把床頭的一個書案上的茶油燈點燃了。

逸鷗夫人默默地移上了床去，用葵扇扇了一下蚊子，把蚊帳放了。羅紋的方形蚊帳，和主人的臉色一樣呈着灰暗的顏色。

逸鷗把自己的竹根杖和盔帽掛在了床前靠壁的衣服架上，把米色上衣也脫了下來掛好，順手又把床下燃着蚊煙香滅了。

書案上有七零八落的書籍和文件，也有小兒吃的藥瓶和豆漿瓶，一束信件和報紙吸引着他的視線。這是每天上午他所服務着的一個機關裏要給他送來的，

平常他唯一的渴望是要看傍晚才能看到陪都的報，他最關心的是歐洲方面的戰爭消

息，其次是他喜歡的文藝。他把繩子解開了，但把報推在了一邊，卻先取起了兩封信。一封很厚實，他連忙地打了開來，裏面卻抽出了一束鈔票，外邊裹着幾張信箋，粗大的字跡。

逸鷗：今天城裏送了一千塊錢來，是文藝獎助金保管委員會送給你做醫藥費的，望你收下，把收條寫好寄去。

此事望你不要固執。朋友們都很關心你，保委員會也完全出於誠意。還對於你家的清高是絲毫不會損壞的。望你千萬不要固執。

祝你闔家都好，小朋友們的病好了嗎？

修 焯
七月廿七日。

這事情他早就知道的。爲他請求獎金的事情本醞釀了很久，但因爲顧着他的潔癖，友人們頗爲躊躇。最近因爲兩個孩子病了，朋友們也就打破了一切的顧慮。替他把這一件事體辦妥了。

修烽說的話，在逸鷗感覺作有不得不依從的義務。他是逸鷗的畏友，也是所服務着的機關裏面的主管。逸鷗雖然臥病了一年多，但機關裏面並沒有要他離職，他的業務是由朋友們替他分担了的。因此他特別愛他的機關，也特別對於修烽懷着敬慕。但他還是在躊躇，他把信和鈔票推在一處，又把第二封信取起來看。

這是一座大學的圖書館催繳書籍的信，兩年前了，他曾經向那圖書館借了六本書。不幸在城裏的機關被炸，那些書連同自己的書物一道燒毀了。

這信引起了他的極深重的責任感。信上說：「該項書籍目前在坊間無法購置，急望繳還以便參考。」——這怎麼辦？無法購置的書，怎麼繳還法呢？他把眼光移到那鈔票上去了。

又是一陣孩子的呻吟聲，他把頭掉過床那過去，突然看見映上蚊帳上的他那瘦削的黑影。連他自己都不免吃了一驚。

一種危險的思想像閃電一樣在眼前閃了一下。

他看着床欄上套着一根麻繩，捆行李用的，不十分粗。他起身去撫摩了一下，隨着走到

床前把蚊帳揭開來，看見他的夫人坐在床的正中，撫摩着孩子的肚腹，依然在流眼淚。

他又把蚊帳放下，退轉來了。

倒在睡椅上躺着，開始在考慮一千塊錢的用途。

五

一千塊錢！可來得真好，接受了吧。

六本書本來是並不怎麼名貴的文學書，在戰前的價格頂多不過十塊錢吧，但在目前怕要管兩三百塊錢。是的，這是應該償還的。就賠償三百塊錢吧。

書實在值得寶貴。自己就因為不善利用書，誤過一批小朋友。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我前年在兒童劇社講過遺首詩、把「田田」兩個字講錯了。後來無心之間繕到「辭源」，才發現這是形容荷葉之多。這是應該向小朋友們贖罪的。就送他們一部「辭源」吧。小型的。正續兩編三冊，時價怕要值兩百塊錢吧。好的，我就送他們兩百塊錢，讓他們買一部「

「辭源」。

儀兒在的時候本來是說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現在儀兒是已經死了。我多謝保育院的厚意，答應我的儀兒入院，替他置備衣物至少怕要費五百塊錢吧。我就作爲儀兒還在的一樣，把五百塊錢寄付在保育院裏吧。

六本文學書三百，小型「辭源」一部二百，寄付保育院五百，這已經一千塊了。但怎麼辦呢，今天掩埋儀兒的用費，向房東借了四百塊錢還沒有償還！

一切都只好拜託修先生了。一千塊錢的處置只好拜託他，四百塊錢的償還，也只好拜託他了。

我現在只有拜託他。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六

他從睡椅上又撐起來了。走到書案旁邊。找到了一張舊的原稿紙。只有插在銅套裏面的

一隻小楷鷄狼毫保持得十分潤澤。筆雖在墨盒裏了。一點一畫地寫出了秀麗的字與行。

「修烽先生：

我感激你。一千元，我就照你的意思領受了，可我要懇求你幾件事。

（一）我前年借了××大學圖書館六本書，不幸在城被炸，焚毀了。今受該館來函催繳（原函奉閱），無法繳還。我懇求你由這一千元內撥三百元寄去，以作賠償。

（二）未病前曾爲兒童劇社講書，講錯了「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田田」兩個字。誤了小朋友們，至今耿耿在心。我懇求你撥二百元寄付該社，以作購置小型「辭源」之用。

（三）儀兒已於今年夭折，僅僅四年的生命便夭折了。生前承你關心，已約好送往保育院，可不幸已經夭折了。我作爲儀兒還是在生的樣子，懇求你撥五百元寄付保育院，並以報答保育院允我寄拜儀兒的厚誼。

（四）儀兒死去，掩埋費用了四百元，係向房東告貸。我現在手中不名一錢，懇求你用

自己的錢爲我償還，我地感德無量。

以上種種請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原諒我，你也一定能夠答應我。

祝你永遠康樂。

逸鷗 廿七日夜半

他把信寫好了，把錢和各種文件回裝進一個大信封裏，把信封面也寫好了。

封面上寫裏：「留呈 修烽先生」

危險的想念不斷的在眼前閃電。他在信中雖然一字也沒有提到，可那想念就和他投射在蚊帳上的黑影一樣，是十分鮮明的。

他是想踏進那未知的世界裏去，而且不僅是他一個人，還要連同着他的妻，他的還活着的
的一對兒女。

麻繩誘惑着，他又掉過頭去，但他的黑影使他吃了一驚。

(七)

——珍兒的爹，你睡了吧。他的夫人從蚊帳中叫出：你的病再開翻了，又怎麼辦呢？他又想哭了，但眼睛却很乾澀。

把信來揣在襖包裏，索性把菜油燈吹熄了，退在睡椅上躺着。

他是在等待，等待他的夫人睡熟，但他那疲倦不堪的身體卻沒有聽從他的意志。

月亮從後壁的頂窗上照進了房裏，斜射在衣櫃架上，就給活物一樣，在慢慢地移動。

逸鷗好一會沒有動靜，等他的夫人下床來，替他把頭上掛着的小圓帳輕輕地放下來罩着的時候，他絲毫也沒有覺察。

蟲子的聲音不斷地在四處叫。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秋收

艾蕪

一

「河中大嫂會洗衣，

可惜不是我哩妻；

如其是我的妻呵，

我就叫她不洗衣。」

姜大嫂聽見那幾個傷兵，又在河邊樹下，這麼唱起來了，便非常地惱怒。因為剛才她打樹子底下走過的時候，看見他們那副笑容，早就有些忍受不住。她把幾條衣褲，隨便在水里擺了幾擺？糾乾後，就低着頭，單另走一條路回家。

她在屋前，架起竹竿子來晒，看見有些袖頭褲腳，還粘有點子青苔，便自言自語地咒

罵：

「這些挨冷砲子的，挨刀刀兒的……」

二

一位叫趙廷的老總，將將關到餉，他想傷口才好不久，身體很弱，應該買點雞蛋來補一補。先到村里一家人去買，但不碰巧，大門關着，已上了鎖，原來些人都下田收穀子去了。第二家的門，倒半掩半開的，可是叫人叫不應。隨後，走到姜大嫂的門前，鑽了進去，客客氣氣地問：

「大嫂，請問一聲有雞蛋賣嗎？」

姜大嫂掉回頭來，看見是傷兵，便黑起臉，惡聲氣地回答：

「沒有！」

趙廷是個不喜歡多說話的人，馬上回身就走，心里却極其惱恨：

「這些可惡的東西，我們就是為她們打仗流血哪！」

最後，在一處人家買着十個了，可是價錢，就並不便宜。只說一聲，怎麼比城里還貴哪？
賣蛋的老太婆，便現出不高興的臉色說：

「你到城里去買好了。我不一定要賣的！」

趙廷拿開水沖雞蛋吃的時候，還在對同事弟兄罵道：

「這雜種地方，真野蠻！」

三

「媽媽，媽媽……」

四喜哭希希的，站在稻田里，眼淚水流在臉頰上。

老么啊呀地叫了一聲，丟下鐮刀，就去捉蚱蜢。蚱蜢很快地飛開，老么一直尾着追去，

一面喊道：

「捉日本鬼子飛機！」

「挨刀的，你把穀子踏壞哪！」

姜老太婆抬起頭來，滿額都是細小的汗珠，恨恨地罵她的小兒子。跟着，拿手拭一拭汗，又彎下身子去割了，稻梗在鐮刀底下發着嚓嚓的聲音。

老么聽見媽在罵他，毫不在意，只是這麼喊道：

「我捉跟四喜玩哪！」

他捉着，果然交給四喜，但這回四喜可不耍了，因為他今天已經玩死了兩個，感到不新鮮了。他只是哭，要她的媽媽。

老么很想趁此耍一會兒，便拍一拍四喜的肩膀，大聲地說：

「養東西，這麼大，都不想要麼？那末，我領你回去好不好？」

姜老太婆又伸起腰來，放下割好的稻草，望着老么罵道：

「你又在想歸懶了！由她哭哪，不快點動手，看天下雨了，怎麼辦？今年又不比有哥哥在屋里。」

老么便回嘴抵塞道：

「又在打胡亂說了！哪個想躲懶？我不過是看她哭得造孽！」

一面三步兩跳地，便跑去拿鐮刀，風快地割了起來。邊割邊說：

「我一割起來，比你快得多，只消一下子，就趕過了你！」

姜老太婆罵他：

「鬼，當心你的爪子哪！」

四

四喜聽見叔叔要領她回去，本已不哭了的，現在看見叔叔，又去割稻去了，便又哭了起來，而且還比先前哭得大聲些。

姜老太婆割起一把稻草來，看一看她的孫女，皺緊眉頭說：

「不要哭，媽媽就要來了！」

放好稻草之後，拿手背揩一揩額頭，又向四喜說好話。

喜喜，不要哭，聽婆婆的話哪，等會賣了丁糖的來，就買糖給你吃，你聽，那邊在丁丁

當當哩敲起來了。

四喜不聽她的話，只是哭她的。

姜老太婆鬚起足尖，向廟子那面看了一會兒。生氣地說：

「只不過洗點點子衣裳褲子，就這樣死在屋子里……真是一窩子懶東西！」

五

姜老太婆走來時，先就趕快招呼孩子，替她揩鼻涕口水，一面叱責地說：

「哭什麼呢？不聽我話，喊你不要先來，你偏要先來！」

她見她的婆婆，只是躬着腰幹割稻，對孫女簡直是不理不睬，心里便不快起來，

「哼，這樣讓她哭麼？」

姜老太婆這時抬起頭來，不高興地瞞着媳婦說：

「你真是放得下心哪！這一大半天，孩子又哭，又沒有人幫着做事情！」

媳婦看見家娘婆那樣發氣，才趕緊分辯道：

「我是打麻柳橋那邊來的……」

姜老太婆惱怒地說：

「這才怪了，廟子門前，提起的大路，你不走，你要瀟到那邊去……」

「媽，我走那邊……」

「這樣大忙的日子，無論那一個不懂事的人，都曉得担幾分心哪。」姜老太婆不聽媳婦說，只是一面割一面埋怨她的：「男人不在家，我曉得，我老了，我管不到你的。」

媳婦簡直插不下嘴，一直等她老人家講完，才竭力忍着心里的酸楚說：

「就是那些挨刀的糧子哪，紮在廟子里面！要不是我走轉路做什麼？」

姜老太婆並不原諒，到反而說她：

「只要你自己拿得正，哪管她和尙尼姑共板凳。我肯信，你不看他們，他們陪做那些鬼樣子做什麼？」

媳婦聽見這些話，難過得發抖起來。姜老太婆斜起眼睛，看她一眼，責備她說：

「不要呆了，你來做什麼的？」

媳婦低下頭去割的時候，忍了好一會的眼淚，便朝稻桿上滴了下去。」

在這鄉鎮里療養的兵士們，都集合在廟前榕樹蔭下，光着頭聽副官訓話。大意是說，要他們身體好點的，去幫助農民收割稻子。因為村中許多壯丁，都抽到前綫打日本鬼子去了，做工的人手，非常不够，若不幫忙，今年收成，就會遭到損失。

大家聽了，都不開腔，只望望太陽，就覺得一切都熱起了，哪還能够再去晒太陽吃苦呢？尤其是趙廷，他心想：幫幫忙，到是應該的，只是這村子里的人些，太可惡，太不通人情。與其晒日頭吃苦，到不如在樹子底下去睡覺好些。

副官看出大家不肯幫忙，就想些容易做到的辦法：第一，不限定要整天做，一天可以只做幾個鐘頭；第二，只幫助那些婦女老幼收割，有壯丁的人家，可以用不着管；第三，凡去幫助老百姓收割的，每天至少可以添點葷吃。這樣一來，好些兵士都答允了。

副官走後，有的兵士，還互相說笑：

「真糟糕！同姑娘子一堆做活路，偕有屁的氣力哪！」

「沒有氣力？只消娘兒們倒杯好茶來吃，你看，天底下偕有什麼事情不好做？」

「好茶！你在做夢囉，只要你喊她一聲，她能答允你半句，都算你面子大！」

「媽的蛋！這地方的女人，頂不開通了！」

「不開通，我們就去開通她們！」

「哈哈，我們去開通她們！」

大家一路哄笑着，就這樣，便開始了他們幫助農民的工作。

七

老百姓對這事情，却不敢相信。他們認為，起初說是不要工錢，恐怕作了之後，拚起槍桿子來收，說不定還要得很多，那你又有什麼辦法不給呢？到不如早先拒絕的好。所以當老總下田的時候，好多老百姓（連甲長也在內）都用婉言辭謝。或者硬要幫他們割的時候，他

小 說 五 年

們便推說沒有鐮刀。一些老總只好坐在田邊樹蔭下息氣，揭下帽子來，當作扇子扇涼，不時向着田間忙忙割稻的婦女些，說着嘲笑的話。

最不開通的，怕要算姜家兩婆娘了，媳婦更嘟起嘴，向家娘婆申明，要是糧子來下她們的田，她就率性一事不作，領起孩子回去，以後割稻的事，她一點都不愛管的。姜老太婆一看見老么走來，就趕忙搖手說：

「不要你們各位費心呀，我們田不多，我們自家都不够割哪。你們各位老總要是閒得很多可以去幫忙別家！」

一個兵士順手把老么鐮刀拖來，拉着稻桿子就割，一面打趣似的說：

「你這位老太婆，真不會享福，我們一下子割了，你可以少晒幾天太陽。」

他一下子就割了一大把，伸起腰幹來，笑着向姜老太婆和老么說道：

「你們看，我一下子割多少？哪像你們牛吃草一樣，啣啣啣啣，一點子要割一大半天。」

隨即又向他的弟兄些誇耀着說：

「不是我吳子青誇口！你們去打聽看，我在家里的時候，偕有哪個舅子割得贏我！」

幾個來自農村的兵士，都不禁技癢起來，笑着罵道：

「媽的，你不要在我們面前誇口！拿鐮刀來，我們比一比！」

一個高個子老總，捲起衣袖，首先跳下田來，不管姜老太婆肯不肯，奪過鐮刀來就割，另一個麻臉的兵士，立刻拉老么一把，大聲囑咐他：

「小鬼，快去把你嫂子手上的鐮刀拿來！」

老么兩天來就覺得收割稻子又苦又沒味道，正想找點事情來玩一玩。現在看見老總來到田里，弄得這癢有勁，便大高興起來。馬上跑到嫂子那里，紅不說，白不說，就把鐮刀奪過手。

姜老太婆見那三個兵士，割得那麼快，那麼整齊，也不禁看得出神起來。隨後笑着喊道：

收

秋

「不要瘋了，看割着手哪！」

姜大嫂走到田那邊樹蔭底下，解下背上的孩子來喂奶，一面詛咒著說：

「討厭的鬼東西！」

八

在姜老太婆田里割稻的兵士，一共十二個，三人一班地，一共分了四班。輪流比賽，到也並不怎樣費事，只是其中趙廷一人，可不願意多割。他因一時的高興，才去同人比賽，不然的話，他是連田也不肯下的。所以，他比一陣的時候，就丟下鐮刀不幹了，一面走上田埂來，一面看着老太婆那邊，拭着汗說：

「出身臭汗算了。再幹下去，就沒意思，吃力又不討好！」

別的兵士，見他這麼說，就減少與額了，該班上去替換的，不去接鐮刀；那些丟了鐮刀的，便漸次停了下來。

姜老太婆就暗里叫老么把鐮刀檢了過來。她和老么各用一把，動手割稻。另一把該媳婦

用的，便暫時藏在稻草里面，免得老總些再來尋找。同時還小聲叮囑老么說：

「他們老總再來搶鐮刀，你就拿着跑開呀！要是你再給他們，你就要仔細你的皮，看我捶不捶你呀。」

姜老太婆見老總些給她割了許多，照她們三娘母割起來，要割一天多才割完，自然心里非常高興，但想着要依老總們再割下去，豈不是今午要待他們吃飯，給他們工錢嗎？而且，十二個人，不說工錢出不起，就是飯也待不起哪。應該只當成他們來割玩玩才對！因此，她不願意他們再割下去。

老總些在坡邊樹子底下休息了好一會，有的覺得不好意思，便勉強去田邊喊姜老太婆：「你們息一息！讓我們來割稻。」

姜老太婆起初不回答，只是埋着頭割他的。到後聽見又喊幾聲，覺得不好意思，揚一揚手里的鐮刀，裝着笑臉回答：

「不勞你各位費心！我們的田快要割完了，那些都是人家的。」

老總些看見太陽大，早就不想下田了，落得這麼一說，便都躺在樹蔭下睡覺。

姜老太婆這下安心了，覺得自己聰明，應付得好，便叫老么去喊嫂孃子割稻，一面還望媳婦那邊一眼，恨恨罵道：

「這個死人！她就是想方設法地躲懶呀！」

媳婦把兩個孩子放在田邊樹子底下，走來動手割時，還看一眼坡那邊的老總，不高興地

說：

「爲什麼那些東西還不走呀！」

姜老太婆側起頭冷冷看媳婦一下，責備地說：

「你割稻的呀，你正正經經地做事，他們敢把你怎樣？」

媳婦倒抽了一口氣，不敢多說什麼，只忍着氣再用力地去割。

九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翰在坡邊樹蔭下息氣的老總，有兩三人唱起來了。

媳婦到這個時候，才悻悻地小聲罵道：

「你不理睬他，他就唱些難聽的曲子來兜你哪。我今早洗衣的時候，他們就是唱。」
老公早就停着手聽了，見嫂子這麼說：便立刻說道：

「你亂說，人家在唱救亡歌曲哪。學堂里的先生，就是這樣教老八他們。」
接着老公還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順口和着唱了出來。

婆老太婆惱怒地罵道：

「鬼，快割哪，人家唱歌，干你們個屁事！我們年青的時候，耳朵從來不亂聽的。」
媳婦聽見家婆娘這麼說，她很難過，心里真比晒着太陽，還要熱辣煩燥些。
不久，老總些又唱着民間的情歌起來。

「妹嬌娥，

憐兄一個沒憐多！

已娘媳沒學鯉魚子，

還河又過那條河，」

媳婦每割一把稻草，就很生氣地放下。

老么則停下手，凝神注意地聽，臉上現着喜滋滋的樣子，正像一個想學歌的人，到處找不着人教，忽然碰見老師一般。

姜老太婆就責備老么：

「割呀，死人！一天到晚，不專心做事情，就專門豎起耳朵，聞騷打臭的！」

這時最小的孩子，在田邊樹蔭下哭起來了，姜大嫂在平時定會去招呼他的，現在却彷彿沒聽見一樣。老么對她喊道：

「財財哭起來了，嫂嫂！」

姜大嫂仍舊割她的，只一面堵起嘴說：

「由他哭死好了！」

村邊廟子里，吹起了軍號。

老么叫道：

「正午了，他們糧子在吹吃飯號了。」

在坡邊樹蔭下躺着的十二個老總，便急忙整隊走了回去。

姜老太婆看了他們一眼，便叫老么：

「你爬上坡去看看，看看人家田里的糧子，是不是也回廟子去吃飯？」

老么巴不得有這樣的吩咐，立刻丟下鋤刀，一霎眼就跑上坡去，同時口里大聲唱道：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黃色的稻田，照着金黃色的陽光，更加顯得黃了。幾羣灰色的小小隊伍，就在這黃色的田野中，應着號聲，急速地向村莊走去，老么看了好一會，還不肯走下坡來。

姜老太婆就把手板遮在額上，大聲喊他：

「懶鬼！看見沒有？你又去鬆懈去了。你要叫我捶你的。」

隨即掉回頭來，又向媳婦埋怨：

「你耳朵哪里去了？孩子那樣哭，你都聽不見！」

老么高聲回答下來：

「你那樣慌做什麼？等人家走回廟子，我再告訴你。」

媳婦不肯不語地，走到田邊樹蔭下，抓起孩子來，就對着光屁股，拍了兩巴掌。

姜老太婆就怒沖沖罵起來：

「死鬼些，都是不中用的！」

十

晚上，姜老太婆扇着蒲草扇，緩緩地走到隔壁去，向鄰居兩老夫婦閒談。

「你們今天收割得多嗎？」

老女主人首先咧開嘴笑道，

「收割得多哪！虧他們幫忙哩！」

邊說這邊拿手指村外廟子那面。

「他們在你家，連一頓飯都沒有吃麼？」

「沒有。真是過意不去！我只是替他們燒點開水。我剛才偕同老頭子打過商量，明天下午的時候，煮點清稀飯給他們喝喝！」

姜老太婆扇了幾下扇子，又才問道：

「你不怕他們要工錢嗎？」

「起初，我也很損心哩！後來，聽我老頭子說，那邊唐副官下過命令的，不吃老百姓的飯，不要老百姓的工錢，等到吃宵午的時候，果然都回廟子去了，我才一個石頭落了地……這樣子，我到覺得有些過不去了。你吃烟吧，這是我女婿送來的，味道頂好吃了，烟鍋巴代白灰的。」

老女主人一面說着，一面就把叭燃了旱烟管，取出嘴巴，拿袖頭子擦烟袋嘴子，就遞了

收
過來。

姜老太婆說着「我不要」，但手却立即伸出去接着，叭了幾口之後，沉吟地說：

「是到是囉！就怕只是話說得好聽，等到收成好了，條子送上門來，叫你一個工一個子地照算，那你有什麼辦法不出錢呢？」

不大喜歡講話的男主人，獨自坐在門邊上，叭着烟的，就插嘴抵塞道：

「他們又不是婆婆大娘！男子漢大丈夫的，說一句話總算一句話的！」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只是叭着烟，老女主人轉環似的慢慢說道：

「我看儘是明天趕下子墟，到墟上去打聽打聽，總會有個着落的。」

姜老太婆取下嘴裏的烟管，看着老女主人說：

「打聽是該打聽的，只是這樣忙的時候，哪個僭有閒心去趕墟嘛！」

老女主人尖着手指頭，戳一戳自己的頭髮，思索地說

「現在僭有老總些幫忙，我看抽空一兩人，到沒什麼來頭！」

姜老太婆吸一會兒烟，輕輕擺着頭說道：

「我們就沒這膽胆大，喊聲要工錢，你拿什麼手抵呀？」

老男主人也有些猶豫起來，一面在門檻上扣烟道斗子，一面對他的老婆子說：

「屋裏，鹽借有沒有？明天率性去趕一次墟也好。」

女主人突然叫道：

「呵呀，我到把這個事情忘記了。早就該多買一點的。如今在收穀子，借有哪個得閒去挑鹽嘛。明天去試試看，一個不長你一毫子，我都不相信。這兩天來，真把人忙得顛顛倒倒的。明天，千急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十一

還不到明天，天就落起雨來了。別人家是上午割，下午收的，到沒什麼要緊。只有姜老太婆家，因上午糶子替她割得太多，上午收的時候，沒有讓糶子繼續幫忙，就沒有收完，剩了好些稻把子在田裏。這給雨淋着，不但要半天才晒得乾，而且，如果下得太久了，就會發霉生芽的，比不得那些沒有割倒的稻子。

姜老太婆睡不着覺了，在床上翻去覆來地，呻吟着說：

「懷事了，真是懷事！」

媳婦在隔壁床上，便詛咒地說：

「這都是那些該死的糲子稿出來的！自從他們禁進村子以來，就沒一天使人安甯過！」

姜老太婆到這時才和媳婦，表示同意起來：

「真是啦！這批鬼，曉得要到甚麼時候，才會開起走！」

睡熟的老么，說夢話起來：

「人家在唱救亡歌曲哪。」

姜老太婆禁不住笑了，一面拿足替他一下，罵道：

「你這個鬼，做夢都在想着玩！」

雨不斷地。姜老太婆睡了一會，又深深嘆了一口氣說！

「借是怪我自己太胆小了！要不然的話，讓他們幫着收收，借有屁的事情叫人担心

哪！」

十二

天亮了，雨還下着，而且接連下了一天。姜老太婆終天不安，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地，心裏非常煩燥，老是責罵孩子。連老么都害怕起來了，他便悄悄一個人，赤足踏着泥漿，走到隔壁鄰家去躲着。媳婦則無論講到什麼，都要扯到孩子身上，咒罵幾句。

按晚邊的時候，雨止了。隔壁那個姓黃的老太婆，走了過來。姜老太婆來不及喊請坐，就趕忙問：

「黃老爹趕墟回來沒有？」

「回來一陣了，就是忙着要磨點涼粉，來不及立刻過來……」

姜老太婆見他回答得這麼鎮靜，便猜到了幾分，就邊拿旱烟管裝烟，邊盯着她問：

「是不是真的不要工錢？」

黃老太婆揉揉她那發紅的眼睛，瞧一瞧旱烟管上裝的烟枝，平平靜靜地說：

「老頭子到處都打聽過了。上頭下過命令的，幫老百姓做事，不準要工錢。借有呢，就是要家里人在外當兵，才可以得到幫忙。這樣子看起來，你我不是都可以放心了嗎？你家的發祥，我家的阿河，原本是上頭抽去的。不幫忙我們這些人家，借幫忙哪些人家呢？」

姜老太婆呵呵地回答着，一面遞過裝好的烟說：

「我這烟就比不上你的哪，不要嫌棄，將就吃吃！」

「說哪里話？」黃老太婆接過烟來，自己用袖頭擦一下烟袋嘴子，然後放在嘴里，叭了幾口說：

「借好！借好！比我女婿家的，自是差一點，比我的，可好得多哪！」

姜老太婆看着天，黯然地說：

「要今晚雨不下才好哩！」

姜大嫂從灶房走了出來，向黃老太婆招呼一聲，一面尋找着小孩子掉的鞋子。黃老太婆叭着烟問：

「飯快要做好了罷？」

「養好了，單炒一點菜了。」

「你真是做事快當！」

黃老太婆回頭又向姜老太婆誇獎道：

「你媳婦到很能幹！我們那一位，就是太斯文一點，一桶豬食子，都要叫人幫她拾哩。」

姜老太婆搖着頭說：

「能判能幹，就是脾氣太拗一點！要不是她那樣恨糲子，能够從中說幾句話，昨天下午，也全把穀子收回來了嗎！」

黃老太婆笑着向姜大嫂說道：

「你那樣恨糲子做什麼？要是發祥哥回來了，你不讓他上床嗎？我告訴你，他如今就是和糲子一抄一樣打扮呢！」

姜大嫂紅漲了臉找着一隻鞋子，便走進去。黃老太婆吐一口痰，對姜老太婆說：

「你媳婦就這點好，任你怎樣說她，她總不回嘴！」

姜老太婆却扁一下嘴說：

「不回嘴！她黑臉董嘴的樣子，可比回嘴借難受呀！我就頂不喜歡在肚皮里打官司的人

！」

黃老太婆一下子笑了起來，就將拿烟袋的手，指一指姜老太婆說：

「你這個人嘛，也太難將就了。其實呢，這樣的媳婦。你哪里去找嘛，叫你打燈籠去找，都找不着。不多言，不多語的，人又能幹，這樣子，我就喜歡！要是什麼事都回嘴，給你一個，三天一吵，五天一鬧，看你老骨頭受得住麼？」

姜老太婆禁不住笑着說：

「那自然囉！要是一個做媳婦的，句句話，都敢回嘴，我早就把她趕回娘屋去了！」

姜大嫂晚上睡在床上，暗暗流淚，她覺得做人太難做了。家娘滾動不動就把錯事情，派在媳婦身上，昨天下午，她自作主張，不要糶子幫着收稻，今天却又怪人家，不替糶子說幾句好話，真是怪得太沒道理。她現在才覺得，糶子雖然討厭，但你借可以走開，不理會他。只有這位老人家，一輩子都要在你耳朵邊上，刮達刮達的，簡直沒法子躲開。先前丈夫在的時候，她老人家就向兒子吵一陣，也能過日子了。如今沒處發氣似的，便終天趕着媳婦，指東責西。所以姜大嫂不講別的，就單在這一點上，也非常想念丈夫回來。

夜半，她迷迷糊糊地夢見丈夫回來了。穿着軍衣，手腕上纏着白布，正和廟甲有些養傷的老總，一摸一樣，她不敢迎接上去，正如在路上碰見那些糶子似的，自自然然拾不起頭來。丈夫却走到她的面前，好聲好氣地吩咐她，要她包紮她的傷口，她包的時候，她看見她丈夫，手臂傷得很厲害，似乎骨頭都現出來了。她忍不住失聲叫驚起來，馬上她就醒了。自從村裏設立傷兵療養院以來，她就擔心着她的丈夫，會受傷的，現在幸好是一夢，可是呢。夢不就是一種兆頭嗎？她睡不着了，漸漸想到她的丈夫，現在也許住在遠方一個村裏面，正

秋

收

替人家收穫稻子哩。

天亮的時候，太陽出來了，姜老太婆喜歡得嘴巴都合不攏起來。昨天一天的擔憂，彷彿天上的陰雲一樣，完全散得乾乾淨淨的了。惟獨有一件事情，使她一想起來，就立刻消失了快樂。這就是今天不會有老總來幫她家的忙了！她看見別人田裏，都有老總在割在打，忙個不了，叫她很是眼紅。

同時，她的小孩兒財財，又生了一點子毛病，一早起不吃奶奶，只是眼淚含含地哭，一定要人家抱著，搖來搖去地走，他才能閉上閉眼睛。還弄得做媳婦的，不說不好下田去工作，竟連早上一頓飯，也幾乎燒不出來。吃了早飯，姜大嫂還打算勉強去下田，但經隔壁黃老太婆一說，如果再把孩子，放在大熱的田野裏去，定會弄出大病來的，姜老太婆也就只好讓媳婦留在屋裏了。她老人家一面收拾鐵刀籬筐，一面哼聲氣地抱怨：

「偏偏運氣低，什麼倒楣的事情，都湊巧碰在一起！今年穀子，曉得要哪天才收得回來。」

黃老太婆就安耐她說：

「你才傻嘛，你可以請糲子幫忙呢！昨晚什麼都講明白了！擺着你家裏有人去當兵，這點便宜都不佔，偏要等待甚麼便宜？你一向原那樣能幹的人，爲什麼碰着這樣的事情，就手足抓不開了。」

「唉！」姜老太婆重又嘆口氣，一面查看籬笆有沒有破爛的地方，一面懊惱地說：「你不曉得，前天對他們說過，已經割完了，不勞你們淘神，你看你叫我今天又怎好開口呢？」

「呵呀，這樣的事情，有什麼要緊呢！叫我老頭子去講講就是了。」

「這倒難爲他老人家哪！黃老爹忙呢？偏是不要費心的好！」

「這說哪單話？都是左隣右舍的，幫點子忙算什麼呢？現在你家不比往年，發祥不在家，孫兒又在生病，再不替你幫忙，我們也過不頭哪。我早上起來聽見你們財財那樣吵。就想過來看看的，一直忙着脫不了手。你不要着急，我就過去叫他！姜大嫂！聽我告訴你，孩子大爺不得呵，太陽風哪，總要忌上他一兩天！」

「難爲你老人家得很，我一年到頭，不曉得要囉嗦你老人家多少次數？……聽順，你不要悶起你的頭，人家黃婆婆時也走來告訴你。領孩子你不向這樣的老人家領教，你會吃暗虧的！……坐坐，吃袋烟，再走吧！」

「不淘神了！我借有事情哩！」

姜老太太看見隣居走了之後，便趕緊吩咐老公，多去找幾把鑿刀，幾桿扁担，幾挑籬筐出來，她要等下子老總走來，就馬上交給他們，免得臨時匆忙，摸得東來，就摸不到西的。

不久，黃老太婆匆匆回來了，一進門就說：

「哈，去遲一步了，老總都給人家請完了。了不得，他們都是些耗子精，一下子就都斃了！」

姜老太太正把一口生鏽的鑿刀，濺起水在階沿石塊上磨，聽見這麼說，就呆呆地停下手來；刀鋒上的污水，就向旁邊裝水的木盆，滴落下去。

黃老太婆走到階沿邊上來，弓着身子，挨姜老太太的耳邊，小聲地說：

「我老頭子還把你家人手少，有人生病的事情，也講了出來。長官，生氣哪，他說，前天不是說割完了嗎？我老頭子就趕快替你家包涵包涵！」

姜老太婆現得又惶恐又很難過的，隨即向蹲在木盆子側邊玩水的四喜，打了一下耳光，惡狠狠地罵：

「鬼！你真急人！你又把衣裳袖子弄濕了！」

跟着，又大聲急燥地向屋裏喊道：

「你去餵屍去了！孩子不來招呼招呼！有本事，就要有本事照管呢！一個孩子好好的，她給你帶病了！這樣不中用囉，什麼事情，借要我來操心！黃大媽，你看嘛，我今年就會到閻王老子那里去的。人到了這樣的年紀，哪還經得起這樣的磨折呢！」

黃老太婆連忙安慰她說：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請老總的事，今晚還來得及再去講講。只要人手分得過，他們還會來的。」

小 說

姜老太婆望一下天空說：

「別的不要緊，就怕天下雨哪。……老么，你這鬼東西，躲到那里去了？快收拾好扁担，好動身哪！」

姜大嫂抱着小孩子，走出來了，一把就把四喜的耳朵拖攏，咬牙切齒地說：

「死人！你一天到晚，就是這樣囉嗦人哪！」

姜老太婆本來打算就要走的，看見姜大嫂出來，就拉着她抱的小孩，換了一換。

「呵呀，發燒發得很哩！不要吹風，不要曬太陽，忌得好，不到兩天，包管會好的。」

姜老太婆同黃大媽一同起身出去，姜大嫂便在後面趕着說道：

「么弟弟，你在家里陪姪兒姪女好哪。讓我同媽兩個去下田。」

老么搖着手里的鐵刀說：

「哪個來帶孩子！等下扇我一身巴巴，我才倒鏟哩！」

姜老太婆走到門邊上，又回過頭來責備道：

「他會待甚麼？等會挑穀子，再來不遲。」

十四

姜老太婆上午不敢多割，她怕下午打不完。同時還要把前天剩下的穀把子，翻來覆去地晒乾。她翻一陣，又伸起腰幹來，看看別人的田地，又瞧瞧頭上的天色。

老么雖已十四五歲了，到底還不脫孩子氣。看見蚱蜢跳出來，他老是去捉。麻雀子飛過頭上。借木會息下。他就趕先拍手，追逐牠們。有時聽見那邊田里，老總高聲唱歌，他也要息下手來，學着偷唱幾句。這惹得姜老太婆，時時咒罵他。最後，還對他揚起拳頭罵：

「鬼，你跟我滾回去領孩子吧！」

老么把捉來的蚱蜢，用稻草穿了一長串，放在脫下的衣衫上。在他媽這麼罵的時候，他就趁勢說：

「好，叫我領孩子，我就領孩子好了。」

說着，就一向抱起衣衫，提起蚱蜢跑了。

妻老太婆就惡聲惡氣地喊道：

「鬼，你跑到哪里去？你是不是皮子在發癢了？」

老么跑上田埂，回過頭來，又像發氣又像撒嬌似的說：

「你說話不是嗎？叫我回去又不不要我回去！」

看見她媽沒有回答他，只顧躬下身子去翻稻草，就又掉頭跑了，邊跑邊說：

「我不管了！我去掉嫂嫂來！」

他是和往年一樣，急於想回家去燒炸蠶吃，一走進門，就高聲喊道：

「嫂嫂，媽叫你去幫她！叫你快些去！」

小孩子這時剛好睡下了，嫂嫂聽見是家娘婆叫的，哪敢不去，就連忙拉起褲腳，一面問

老么吩咐。

「你聽倒哪，財財一哭，你就抱抱他，千萬不要抱到門口去！」

「你放心！我不會讓他吹風的！」

老么一盞連聲地答允，一面就提起蚱蟻，跑進灶房去，一面高高興興地喊：

「四喜，不要跟媽媽去，來同我燒蚱蟻吃哪！」

十五

姜大嫂忽忽忙忙走了出去，連頭上應頂的藍布子，都知忘記了。她怕老人家多嘴，又怪她去的慢。可是家娼婆又這樣說她：

「你借出來做什麼？」

「你老人家不是叫么兄弟來叫我麼？」

「你就那樣信他的話！他都會領孩子麼？」

「不要緊的，財財已經睡了。」

「睡了？病了的孩子，哪裏大意得！你們年青人，總不曉得待孩子。今天不整好，又拖

到明天，後天，大後天。好了，這下子孩子纏着了，眼前這一場穀子，都攤在我老骨頭身上

。」

媳婦聽見這麼說，心里很是難過起來，不曉得要怎樣分辯才好，只是呆呆地站着。

「割呀！你來在田里，光是晒晒太陽麼？」

媳婦便忍着氣趕忙去割。頭上晒着焦辣的太陽，汗水在臉上流着，彷彿蠶蠟子在爬一樣。

大家割了好久，家娘婆便放開鐮刀，把身上的身衫紐子解開，拿手板扇了好一會，才向

媳婦說：

「不要割了，你拿眼睛看看呀！悶頭悶腦割下去，割多了，今天下午又打不完！」

媳婦這才伸起腰幹來，深深吐了一口氣，覺得背上的衣衫，已經完全濕透了。她坐下來，拿手板拭臉，開始想念到她孩子，醒了呢，惜是睡着。該沒有哭吧？她很想回去看看，但又怕家娘婆說她幾句，她就率性低下頭，賭氣不管，由他病，由他哭好了。

家娘婆涼快一會之後，又趕緊扣好紐子，走向打稻的大木桶去，這是前天就拾來放來田里的，現在只消把底子翻下去，就可以打稻起來。她一面走，一面叫媳婦道：

「不要息了，我們快動手打吧！你想想看，我們今年子這樣倒楣，借不發個狠，以後有屁的東西來吃哪！」

於是，媳婦又一言不發地，足跟足走了過去，抱起稻草把子，就在木桶邊上，碰統碰統地打了起來。她這時感到，只有着實下力工作，才能消去心中的痛苦。她便不顧熱，不顧汗水，不顧稻毛刺人，只一味使勁打着。

家娘婆在木桶的對面打，看見她臉晒得通紅，汗水又只管滴下，便有些憐憫起來，但說話的語氣，還是帶着責備的。

「你怎麼帕子都不頂一張哪？一定要中了暑，把大人小子，都給我攤在床上才好麼？」

媳婦沒有回答，只在放下打脫穀粒的稻草，再去抱另一把的時候，小聲咕嚕了一句：

「死就死好了！」

幸好姜老太婆沒有聽見，不然的話，她又會停下子來，囉囉哩哩罵個一陣的。媳婦也知

小 說 五 年

道這點，所以，凡是鬥氣的話，總是說得很小聲的。還不到正午的時候，老么抱着財財，走到田邊來了，後頭跟着四喜，老么大聲抱怨地說：

「鬼東西，這樣抱，那樣抱，他都哭死哭活的。」

「呵呀，鬼，你在遭鬼麼？這樣人的太陽，你把他抱出來做什麼？」

姜老太婆首先這樣叫了起來。跟着媳婦也吃驚地喊道：

「你怎麼把他抱出來了？」

兩個人都停止了打稻，這才聽見小孩子哀哀啼哭的聲音，姜大嫂趕緊走去抱看，把他抱到田邊樹蔭下去。姜老太婆跟在後面，瞧了孩子一眼，惱怒地說媳婦道：

「叫你在屋里將息他一天，你就不聽我說一句！……讓這個鬼，把他弄來吹風晒太陽的

。」

一而就咬緊牙齒，向走在旁邊老么，伸手打去。老么却很伶俐，一下就跳開了。他接着就冒火地說：

「借要打我麼？把人家都要煩死了。喊你們，連鬼都不答允一聲。抱進屋去，哭，抱出來也哭，放在床上，他就幾聲哩叫起來！以後，鬼才肯去領孩子，倒找我三百錢，我都不愛幹的；借要打我哩！」

姜老太婆只向老久罵一句，「等我晚上再捶你哩，」就責備媳婦說：

「你就拿熱奶子喂他麼？你怎麼這樣不清楚！等下子再給吃罷！」

「他哭哪！」媳婦小聲抵塞家娘婆，同時又埋怨孩子，「你在啼喪呀，我又沒有死！」

孩子正啣着奶嘴，又給拉脫了，便越法哭了起來。姜老太婆雖沒聽清楚媳婦抵塞的話，

但從媳婦的臉色動作看來，她懂得媳婦在咕嚕着什麼，便也生氣地說道：

「難怪你屌五個，才帶起兩個哪！我告訴你，這是我們姜家的一條命根子，若有個一高二低，我是不答允你的！叫你在屋里好好待他一天，你偏不聽我的話，你才把我說的話，當成耳邊風！」

姜大嫂把孩子抱回家去，滿眼含着淚水，經過張家稻田的時候，看見那些兵士，一面在

割稻，一面唱歌，隱約聽到這麼兩句：

「送郎送到大橋頭，

手攀欄杆望江流。」

她這時到不討厭他們唱的歌，而是不知不覺地念起了孩子的爸爸，並且忍不住埋怨繾繾來：

「在外面才逍遙自在哩！落得我在屋裏，左右做人難！」

一進村去，張家的媳婦在門口領着孩子息涼，就招呼她說：

「你家財財不是病了麼？你怎麼偕帶他去下田？你們真是拿人不當人！」

「嫂嫂，還有什麼法子呢？穀子收不回哪，昨天落雨，差不多急壞了人！」

姜大嫂停下足來，悲哀地訴着苦，但家庭間吵鬧的事情，她却不願意說了出來。

張家的媳婦就詫異地說：

「你家怎麼不請老總幫忙呢？你們發祥哥不是給官家抽去的麼？你看，我今年子能够寧

點福，只坐在屋甲燒燒飲，就全靠沾人家老總的光哪！」

姜大嫂幾乎要流出眼淚水來了，勉強說道：

「這哪里比得上你喃，你福氣好，當家人在咄！」

張家嫂子大聲說道：

「是倒是那樣說，其實呢，他在家不在家，倒全沒相干，要不是有狗兒他叔叔抽去了，管你孩子哭死哭活，偕不是要下田的！」

姜大嫂沒說話了，只低着頭，抱起孩子走回家去，足下非常的疲乏，幾乎有些拉不動了。

張家嫂子又趕着問：

「你孩子吃藥沒有？」

「只熬點草藥給他吃。」

「還不行！等晚上他爸爸回來了，跟你找點丸藥！」

姜大嫂一落屋，就用揩帶把孩子攆在背上，息都沒有息，便趕快燒起午飯來。

姜老太婆挑了一担穀子回家，氣都喘不過來。她息了好一會，很想對媳婦說幾句氣話，但因看見飯這麼快就燒好了，菜也擺在桌子上，便也有些高興。只在吃飯的時候，才嘆着氣說：

「真老得快！去年挑一担穀子，只消息一次。這回真不曉得息了多少下？偏偏又碰着這一連串倒楣的事情！這樣一年年下去，真要討口下場哩！」

媳婦暫不先吃飯，只坐在門口，解下孩子來息涼，看見家娘婆那樣衰老悲哀的樣子，也覺得有幾分可憐起來。同時想起她平日雖是太惡一點，但她為兒為孫那樣吃苦操心，也並不是完全討厭的。而且，更想起，要是這位老人家，真的閉着眼睛走了，丈夫又沒回來，那自己一個人，又怎樣能够維持家務哩！所以，她就這樣說道：

「媽，下午我來挑，你在屋裏息息，看看孩子好了！」

姜老太婆到也願意答允，只是吃一頓飯才說：

「待小孩子這個事情，也就麻煩哪！要是財財不病，到借要好一點！」

媳婦趕忙吃完了飯，不容家娘婆說話，就丟下孩子，挑起空籬筐，帶着老么的飯菜，就走了。因心上也沉重地感到了，稻在田里，現在要不是趁時候好好地回收，一家人真會餓飯哩。

等她挑回七八挑的時候，家娘婆就迎在門口，大聲抱怨地說：

「真是整我的冤枉哪！昨天才換的乾淨衣裳，今天就跟我屙一身。快去跟他洗一洗，一屁股一褲子都是！」

接着，就把衣衫換了，挑着空的籬筐出去。媳婦一面替孩子換洗，一面喊道：

「媽，借是我去挑吧！」

姜老太婆頭也不回，氣惱地說：

「你借要叫他磨折麼？真要命！就是抱在手里搖着，他都要克衣克衣地哭。」

姜老太婆同老么打穀子，够了一挑，便挑回家來。她每挑一次回家，總要坐着息好一會。息的時候，就一面反手過去捶腰幹，一面唉聲嘆氣地埋怨。媳婦要代他挑，她又不肯。只忿忿地說：

「你不要管我的！你只管替我好好管孩子，要是有個一差二錯，我就要問你的！」

十七

直到黃昏收工的時候，姜老太婆連腰幹都挑疼了。黃老太婆走來看她，要她同黃老爹，一塊去見副官，說是這樣親自求情，比較容易見效。姜老太婆答允就去，一面站起來，一面捶着腰幹說：

「今天下午真是把我累死了！從來沒這樣累過！」黃老太婆笑着勸她：

「你這位老人家也是！想開點的好！借那樣苦做什麼呢？俗話說得好，兒孫自有兒孫，沒與兒孫作馬牛！」

姜老太婆一眼看見四喜額上叮個蚊子，立刻替她拍去。一面又嘆口氣說：

「黃大媽，你看嘛，得力的鬼子，又出去了，我惜不鼓個勁，看着這些孫兒孫女，也造孽哩！」

說着，就同黃老太婆走出去了。這時村巷甲而，有牛羣從山上趕了回來，發出一陣陣嗚叫的聲音。人家燒夜飯的柴草氣味，也到處可以聞着。

姜大嫂也在忙着燒飯。不一會，張家嫂嫂送丸藥來了。一面談到姜老太婆去見長官的事，她就向姜大嫂說：

「他們老總些說，是說不要工錢，不要吃飯，你做主人家的，總得要燒點茶水給人家吃吧！這樣大熱天氣，什麼也不招叮，你心下也過不去哪。」

姜大嫂急忙接嘴說：

「如今只要他們肯來，就是燒一頓稀飯，都願意的，不說捨不得什麼茶水！唉，沒人手，真够苦哪！孩子不病還好，偏偏又病着！」

這時孩子在床上哭，她就趕快抱了起來。張家嫂子便去摸摸孩子的額頭。

「呵，借這樣燒哪！趕快把丸藥給他吃，開水稍稍有點燙，都不要緊！吃了讓他睡一會，就好了！」

「好，我就給他吃！：坐一下，喝一杯茶吧！」

「不，借有事哩！我那小菊，又一刻都離不得我！」

「難爲你的藥哪！」

「有什麼要緊？一點子藥！」

張家嫂子去後，姜老太婆走回來了。事情沒有請求成功，原來長官進城去了，還沒回來，須待明天早卜再去。

十八

明天早上，孩子沒十分好，但燒已退了許多了。姜大嫂起來的時候，拿臉挨一挨孩子的額頭，心里不禁感到高興。同時，姜老太婆聽見這個消息，就連忙唸一聲佛，說她姜家祖公老子有眼睛。

姜老太婆到廟子里去見長官。媳婦打燃火，便挑起水桶到外邊去挑井水，走過張家門口看見張家嫂嫂正向一位老總講話：

「沒有哪，老總！前幾天剛提到墟上去賣了。」

「難道兩三個都沒有麼？」

老總搔着自己的手肘節，在這麼地問。

「兩三個到有，只是今早上，又要弄來做菜吃。」

「呵，不曉得這里哪家備有？」

姜大嫂暫爲停一下足，向張家嫂嫂問候：

「請早，張家嫂嫂，多謝你的丸藥，燒都退了許多了！」

「呵，燒退了，那好極了！這樣繁忙的時候，總要好得快才好！……唔，你家有雞蛋沒有？這位老總要買！」

姜大嫂連忙應道：

「有的，有的，要多少？」

一面朝那老總望去，不禁臉紅起來。原來站在面前的老總，正是前兩天會到她家問過蛋的那一位！

老總趙廷也認得這位女人，就是曾經無憑白故，拿惡聲惡氣來對待過他的，便馬上板起臉子說：

「要多少錢一個？先講清楚，貴了我可不要哪！」

姜大嫂臉更紅了，不好意思地說：

「隨便你老總還價好了。那天借替我們割穀子，我們哪好意思要多的。」

隨即放下水桶，引趙廷到她家去，把藏的三十多個蛋，通通提了出來。

趙廷數了一些小票給她，她看也不看，就揣進懷里去了。

趙廷揣了一衣袋蛋，又重新拿了出來，沉吟地說：

「哈，我拿不到哪！」

姜人即就說道：

「老總，你連籃子投去好了，得便，再還籃子來！」

「好的，好的，我一定還籃子來！」

趙廷提起步回到廟子里去的時候，正碰見姜老太婆才了出來，他便向一些弟兄問道：

「這個姜家老太婆來做什麼？」

那些弟兄笑着說道：

「這老鬼，不曉得什麼搞起的！現在又來請我們幫忙了！」

「呵！」恍然大悟似的。立刻吐一口痰，罵道：「她媽的！這東西真混蛋！要我們的

時候，她就討起好來了！」

一面生氣地把蛋籃子頓在身上了，把蛋此攪得紛紛地發洩。

一九三九，十二月八日於桂林。

原
书
空
白

人們

靳以

一

「——我一直沉默着，爲了使我的情感平復下去，我的心真是許久都在激蕩之中。先是我覺得我自己被人侮辱了，我很氣憤也很悲傷；隨後使我想到人與人之間的那些隔閡，我只有悲傷的份了；終於我全被他那被生活磨平了的臉和奴隸的心打動了，我只是在可憐他，我看到他過得很好，以爲一切事都處理得非常洽當，那麼自滿自足地；却使我心感到疼痛，我的眼睛被一層淚水籠罩住了，不斷地低聲反復着；『唉，唉，可憐的人呵！忘記從前怎樣生活的了！忘記從前自己那副『人』的嘴臉了！難道你以爲人都應該用兩手兩腳在地上爬麼？都向着一塊骨頭就搖尾乞憐，過後就在同輩中什麼也不顧地爭奪麼？……』」

們

人

我不願忘把那可厭的事實再如真地敘述一番，我生怕不能忍耐，我只說出事件的梗概，一切你也許就能猜想到了，我只是一个不羈的人，一切人爲的階段全不在我的眼中，我可以向着在上者咆哮；可是我對於那些謙卑的人物，被社會壓斷了脊背的，被人生的鞭子抽打得滿身浮腫的，被世界整個忽略了，——我却顯出更大的恭順來。我不願意再在他們的身上增加不幸，相反地，我還願意把他們的不幸分些到我的肩上。我不是大聖大賢，我也不過是一個卑微的人物；我不是太陽，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火亮。我想取火者既然爲了人類忍受無限的痛苦，做爲人類之一的我，當然也要担起我的一份。因爲我粗壯，我也情願，所以我願意愉快地担起別人的痛苦的食糧，所以我待別人如我自己的弟兄，對那些被侮辱的與被損辱的伸出我熱情的雙手。我那張開的手是送出我熱情的擁抱的，我並不是想從別人的身上掠取什麼，可是我所遇到的只是懷疑的眼光，不安的心情，有的從我的面前逃開了，有的突然給我一擊。……

親愛的朋友，你想我該多麼傷心呵，這個打擊是從我們那不幸的弟兄來的，是更使我傷

痛的事！』什麼呢？爲什麼呢？』我反復地問着自己，可是我得不着滿意的回答，我是受傷了，我不得不有陰鬱的處所舐着自己的傷口，……

可是什麼使他們這樣子呢？我不承認他們是愚蠢，我更不承認他們是狡猾，如果人們一直生活得好，他們就不會這樣粗暴地對待他們的弟兄。他們怕是在這個社會中生活得長久了，丟失的比取得的多，漸漸他們也『聰明』起來了，他們不再信任別人，隨時都在提防着，忘記了人類本來和善的天性。以爲人和人見了面也該露齒相向，在喉中咕嚕嚕地吼着；對於一個溫和的人只以爲那是偽善，以爲人只引從人生中取得的些什麼，而不是供獻些什麼，發現了這點可憐的，不正確的原理便沾沾自喜，還以爲參透了人生的真諦！還真的以爲人像狗一樣，在主人的面前就搖動着尾巴，爲爭奪一塊肉骨頭就同類相殘，……

你說，你說這是公平的麼？於是他看見那些不願意在泥裏打滾的，站起來用兩隻腳走路，的但覺得很驚訝，像研討什麼真理似的第一步便抱了懷疑的精神，過後他就堅定他的推論，終於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用謊話當定理，用不實不實的思想來妄自忖度，把一切的是

非都掩蓋了，——更可悲的是他還以為他們是一個正直的人哩，可是他早已忘掉了人類原有的嘴臉！他還以為每個人的胸中都是一顆奴隸的心，可是當別人爲他悲哀的時候，他一點什麼也不覺得，照樣衣冠楚楚像一個君子，一切事彷彿都進行得很順利，唉！還有比這個更可憐的麼？

因爲他一點也不覺得他是一個可憐的人物，我的憐憫的心就更加凝重了！……

一一

「……你知道麼，曾經在我生有的，節時日中訂定我有一個和善的鄰居。他真是一個好人，至少在外面看來是如此。他是一個學者，他有五十歲了，他那光亮的頭和那鬚髮都贏得別人的尊敬。他有一副高身材，架着一副莊嚴的眼鏡，他時常打太極拳，可是他的身體不好，他是那麼謙虛和諷，每次我經過他的窗前他都顯出那麼一副笑容來。爲了這，有時我故意匆匆走過，或是低着頭走過去，我實在不願意麻煩他的好心，而且因爲窗上玻璃的質料不佳

，他那笑臉顯得那麼歪斜難看，我也實在不願意看的。

他簡直是一個君子，爲了他我都懷疑自己的經驗，因爲我一向覺得過於謙順，過於注意禮節的人多半是虛假，甚至還是凶狠的。他可不，真是不，就是對於他那年輕的，并不美麗的妻了他也總是那麼和善。他真是我們鄰居中最值得稱讚的人。

而且，我這個孤另的人，因爲一個人住在那里，還得承他們的一份好意（或是說一份慈悲心腸）跟他們飲食相共。這使我更認識他們的美德了，他們對我那麼好，真是使我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呢！有時候我們也閒談的，他不大多說話，總是很注意地聽着，最初我他是沉默着，漸漸談了起來，我就能說了，活在這個時代中，真是對牆壁也要說幾句話的。他們雖然不是牆壁，却也像牆壁那樣沉默着，在適當的時候微笑點頭。有的時候用我說過的話糾止我，——那耳邊記起來他們真是留心地聽我那麼情的，無首無尾的談話。有時候他也要插進一兩句話來。他不只一次兩次地說『呵，你富有很富有的！』若是別人向我說這樣的話，我不管他是諷刺或是奉承，我都要朝他臉上吐口水的。可是他呢，我不能够，雖然有時也使我厭

煩，惱怒；我總還想着他是一個好人，他這麼說不過是表示他的客氣而已。於是我也很平和地說：「我沒有錢——」他接着就很自然地說出來了：「那何必客氣呢！」天呵，我真不明白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了。他還慣常說這句話的。假使我說我從來沒有偷過人或是搶過人，我想他也會同樣說出這句話來。與其說我氣憤，還不如說我被他窘倒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得臉紅漲着，好像受了冤屈似地閉緊嘴巴，可是這一切并不影響我對他的好感，他真是一個好人，至少在給我一切方便上，他的好心腸實在是不能埋沒的。

在某一個時候，我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了，我很忿怒，可是我也很忙碌，我的忿怒是由於別人對我加以惡意的誤解；我的忙碌是因為我必須在幾十天之內把一切事都結束，尤其我那件文字的工作。那正是熱天，太陽烤人，竹椅燙人，——涼席變成火席的熱氣；他的太太也正病倒了。我不是說過麼，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十足的學者，對於這些瑣屑的家事是不適合的；我可什麼都來得，那是三十年孤單的日子磨煉出來的。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地去了，他熱烈地把我請上起來歡迎我，好像我們是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他讓我坐下，忙碌地

從暖瓶裏倒出水來爲我泡一杯茶，明知道我不會抽煙也讓我煙，——還沒有等我說出我的來意的時候，他就那麼客氣地說着：

「很對不起你，X先生，這幾個月叫你受罪了，什麼都弄不好，她現在又在病着，我想，我想，你的飲食問題請你另行設法吧！」

那正是夕陽照着，室內悶熱的時候，只是這一句話好像澆了我一身冷水，我被震得呆了，結果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又呆頭呆腦地出來了。

在兩個月之後我就離開我那可尊敬的鄰居了。可是在我離開之後，發生了更不愉快的事，那都是爲我結束住所的友人告訴我的。爲了免去再使自己憤懣，我不願意再提那許多事了，只是我能說他知道我走了，在活着的時候我們也許永不相見，我再不能對他有什麼用，於是他就毫無忌憚地做了。我知道在他的心上他把我的名字塗去了。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怎麼好了。你說要我記得他如一個醜惡的污點，還是把他從我的記憶塗抹下去呢？……

「——雄鷄叫了第一遍，那大約是午夜的時分吧，人們都安靜了，在寒冷的冬夜里，彷彿黑暗更有力地壓着，——在靜謐中，我好像聽到那撲通的一聲，我推開窗子望出去，面前日夜流逝的是一條白花的江水，它不是那個小池塘，也不是那鬱悶的夜，於是我分明地記起來，我已經走了一條遙遠的路，許多事卻成爲昨日的了，方纔的那一聲也許是實在的，那怕是一尾大魚，經過淺灘時不耐的潑刺吧？魚原來是生活在水中的，那是它和人類最大的不同，人應該活在空氣裏，自由地笑着，過着愉快的日子。

當着人愉快的時節，他還會把生命付諸一擲麼？想着世間的一切，都使人發着固執的愛戀吧？可是他竟然在夏日的午夜，偷偷地溜到門外，縱身一跳，便沉到那個因爲豪雨纒積滿了的池塘。她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在一次自殺未遂之後，第二次又投水了。

狗叫着，人喊着，她的妹妹含了普地號泣着：可是那些僕人都懶洋洋地說是不識水性，不敢下江撈救的，好容易把一個納涼的船戶鄰居找來，他却連聲地說着：

「要不得，要不得，水冷得很，難得下去！」

這個人也這般又回去了，那個哭着的妹妹失了主張，另外的鄰居說着：

「快些把池塘扒開吧，水放出去，人還得活的，——」

可是他們一家人連同他們的僕人都惋惜似地說着：

「唉，唉，可惜一塘好魚！」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池水是從那個小缺口流出一半去，那個瘦小的女人的身體就顯出來了，她不過是伏在那極淺的邊上，通體還是微溫的，別人熱心地提醒他們，說是趕快請一個醫生來還可以救的，可是他們的家人却那處肯定那麼冷淡的說：「不得活了，不得活了，請醫生來白費錢，一點事也當不得！」

那個人就那麼躺着，等到在一番爭論之後請來的醫生，他只有搖頭的份了。他還說了一句：「半小時之前，還有辦法的。」

她就那麼安詳地躺着，任那些人的擺佈，她不再忍受妯娌的譏諷，也不再遭受親戚們的白眼，那些猴孩子們也不會故意捉弄她，當她已經失去了常態的時候，她原來却是一個二十

九歲，聰明、美麗、能幹、受過好教育的主婦。

她就是那樣地躺在門前，能烤熟人的太陽整整晒了一天，到晚上又是一場大雨，可是他們的全家是那裏高興，這里一桌，那里一桌，門洞甲是一桌粗漢子，他們是守屍打雜的，牌聲不斷地響着，到喫飯的時候，就是七八桌人，好像有了喜一樣地笑聲不斷，只有在北房豬欄的前面，有幾個好像餓了三天的叫化子，扯了喉嚨敲着大鑼大鼓在唸經；他們不和尙也不見道士，唸到疲乏的時候又尖了子夾一節川戲，彷彿神願竟聽他的，人也願意聽他的——。

我寫不下去了，我真的寫不下去了，每逢再想起的時候我都不能自持，我只希望神話中的洪水再來一次，連那個插亞的方舟也吹翻了，使人類從這個世界上完全消滅吧！

四

「……你總還記得那個有點聰明的××吧，她不是曾經那許多感地皺着他那美麗的眉毛，憂鬱地說着『我怕他，在我們的中間永遠像有一堵牆似的，在一個炎熱的日子裏，她飛

來了，一點也不錯，她是飛來的。當我纔知道的時節，她已經站在我的面前了。歲月好像忘記了她，她還是那麼年青強壯；她還是時常說着：『我是很愛美的』。她皺了皺眉接着說下去：『你可不同了，我知道你很快樂！』

我知道她的話是指些什麼，我沒有回答，（我時常用沉默回答別人的話），我只笑了笑，由於他的那份聰明，她懂得我笑的意思。她也笑了，於是她趕緊換過話題，她告訴我，三四年來她過了些什麼日子，她有聲色地說着徐州突圍，她毫不隱飾地說出來那次她和許多重要將領能够逃出來全靠那一陣大黃風，什麼都看不見，他們纔沒有被敵人發現，逃出包圍來了，過後她又來到×省，由於×將軍的幫助，於是她和許多同志道合的朋友們就到海外宣傳了，——她走了許多新奇地方，看了許多新奇的東西，受了許多從來沒有的感動，於是她淌了許多一直喜歡流的眼淚，當她說着的時候，她的眼睛又復冒着淚珠的光：可是跟着他就很快樂的說着：

『我們的國家是愈打愈強，我自己也……，』她稍稍覺得一點不好意思，隨即很肯定

說，「愈過愈進步了。」

我不能打斷她的高興，我只冷冷地說：

「別人也不會站住或是退步的呀！」

她當時用手輒在眼角那裏點了一下，就愕愕地向我張望着，過後她又很自然地笑了，她於是誇說水綠山青樹高人小，她更喜愛那所茅田的草屋，爲了休息她的身心，她預備安靜地在這自然的懷抱中停留幾天，我們都以她的孤寂爲慮，另外一個人，她願意留下來陪伴她，我們約定了再見的時日，就向這美麗的境界告辭了。

事實證明了我們的多慮，第二天那個女伴回來了，說明當晚就有一個人來陪她，好像是事先約定了。又過了兩三天，她倉皇地來了，說她忍不住了，游泳時候有人，散步時有人，印做有人，就是睡了的時候，窗下也有人，當着警報來的時節駛進洞裏去，還是有人與着。

「我們早知道有人來了。」

「不是那個，不是那個，……」她有一點氣忿似地分辯着，臉微微紅起來，「我說是另

外的！」

那也並不希奇，可是對於她却是很奇怪的了，因為她是一個弱女子，她一直站在祖國的這一面，提起了可慶幸的事件她都要流眼淚的。

我們就好心地勸她，爲了免除一些誤會，那麼快一點離開也好，起先她還要顯出那不必要的倔強來，過後她便很順從了，她於是很傷感似地說着：

『我明天就走——我們只好在勝利之後再見了。』

有人就故意好奇地問起那個人，她極力搖着她的頭，要我們不必相信那些事，她並不那麼蠢，而日她的情感時代早已過去了，在這個大時代裏，她沒有個人，她只有這個國家，如果說她有了愛人的話，那就是這個在苦難中的國家！

她既然說得那麼堅強，那麼勸人，我們也就不必再說什麼了，於是我就和別人一樣表白了一些意見，那全是爲她着想的。她的臉就紅漲着。很激動地和我說：

『如果有一天你們以爲我欺騙了你們，走上一條極不好的路，那麼你們就不必理我了』

！』

在她這一般長長的談話中，她定時而哭，時而笑的，大小的情感的揉合，使她那顆小小的心承受不起了，她反常地說着話，那一夜，她沒有睡好，她和陪伴她的人談了許多天高地遠的事。第二天的清早，她又要走了，她用一副黑眼鏡遮住她那一雙紅腫的眼睛，被初起的太陽照臨的江水，把那動移不定的反映的光輝落在她的臉上，她一面遮着，一面快活地叫着。

可是當她纔要去的時候，有些人攔住她，當時我們的氣憤和她的氣憤是同樣大的，經過一番解說之後還沒有用，她就取下了黑眼鏡大聲地說：

『爲什麼你們要這樣苛待我呵，想不到在我的祖國我受了這番待遇！爲了祖國的勝利，我在殖民地過了幾年，我忍受了千辛萬苦，還不是想來幫助我們的國家？我回來了，正像一個回娘家的女兒，難道這就是我該得的報酬麼？我還要回去的，那些在殖民地勞苦着的中國的子民們還希望我把祖國長成的消息帶給他們的，我有什麼可說呢，我還不能把我身受的

事情告訴他們，不是爲了你我間的關係，是爲了國家，我不能讓他們失望，你們想，我的心多麼苦痛……」

那時候她再也說不下去了，洶湧的淚水又從她那紅腫的眼睛淌出來了，乘船的人們不知爲了什麼只是呆了般地張着嘴觀望，全是靜悄悄的，只有這兩天眞眞辛苦了的那幾位先生，有的把頭低下去徘徊着，有的用嘴吹噓着從這兩天從她那裏偷聽來的調子。那隻攔阻的手軟下去了，不知道是受了她的感動還是其他的原因，她終於還是走了。

她仍舊是飛走的，那個人隨即飛到她的身邊，過後纔知道她們眞地好起來了，她還把友人所說的話，由於受戀愛昏迷期的支配，全都告訴他了，在一些友人之中，他特別記住我，也不知道是善意還是惡意地說着他非常感謝我。

到後來，她還從信中抱怨我的沉默，於是我又很簡單地寫了信去，說是我應該沉默了。

有時我想，沉默是偉大的，——我只是不說而已，我的心卻並沒有死，我的靈魂還是活潑的。朋友，你說，我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五

「——有一個女孩子是熱情的，也是孤僻的，她曾經使許多人不安過，她自己也永遠生活在不安之中。她有一張蒼白的臉，說起話來的時候語句問都好像黏什似的，——她的個性也是如此，一點也不爽朗，別人無法了解她，她自己也愈覺得自己的不幸了。」

在這個時代中，不幸的人多着呢，可是她們認為最不幸的人。終於一件遭遇給他帶來了輝煌的生命，在她那蒼白的兩頰上也染上了微紅，而日笑容在她的臉上也不是那麼稀有的了。爲了她的快樂，人們都快樂着，接着很自然地那個還有點羞怯的孩子氣的男人也被引來了，他身材高，微胖，是一個人學生。從他的臉上和舉止上還看不出什麼不正當的樣子。可是像突然而臨的一樁事，朋友們知道了一個小生命要來到這個陌生的世界了。

想到我們已經震垮了，他們對於這件事也許不會坦然處之吧？嚴格地說起來，那個男人還不像一個爸爸，也不該做爸爸，那個女孩子呢，若是全從世俗那方面着想，她實在是失足

在污泥之中了，她應該立刻把腳拔出來，站在堅固的地面上，好好地像夫妻一般地生活下去，我們全爲她焦心，可是她却很泰然地，什麼也不想，什麼也沒有想到，只快活地過着日子，也許已經在幻想着做母親的幸福。她不慌不忙地過着戀人所有的甜蜜的日子。

日子迅速地滾着，那個無知的嬰兒也快要滾到地下來了，這她纔不得不懷了第一步做母親的那份喜懼，暫時地從我們的眼前消失了。到了知道一個壯碩的男孩已經來到世上，我們就連同我們的心意一齊到了她的面前。她顯得衰弱一點，可是精神極愉快，她的臉上我照樣尋到了母親的光輝，一切都很好了，可是那個男人却不人見面了，他只是寫信，他簡直「避免出頭，我們都很氣憤，可是她却用那微弱的聲音說：

「他不來是有理由的，他告訴我，每次他來了看到我受苦他就很苦痛，他知道他的苦痛，能引起我更大的苦痛，所以他還是不來的好！」

「這是有什麼話！那有這種道理！」

當時我們中間的一個暴燥的人就這忍不住地叫起來了，可是她溫和地帶了微笑說：

「是這樣，我也這麼想，還是他不來的好，——」

她的話簡直使我們驚住了。

「那麼你們以後就不見面了麼？」

那個心急的人當時簡直繹不清了，就又加了一句。

「不是，當然不是」，她很自信地說着，她可繼續說明過了這一節時日他們就要住在一起了，

「爲什麼不是現在呢？你不是正需要他的照應？你一個人怎樣弄得了這許多事？」

「不，不，他正在預備畢業論文，我不能給他增加煩瑣，我自己不久就可以復原了，我何必還要他來？」

「那麼慶祝畢業和結婚可以同時舉行了？」

「我不預備和他結婚的，——她說着，從枕頭下面拿出一張皺了的信，那上面分明地染了淚痕。」

在那封信裏他說明他好像在一個夢中，孩子的哭聲纔把他的夢驚醒，——他想不到這麼快他就做了爸爸，於是他就很親切地叫着愛妻，說明她所受的一切痛苦，在他一生中是無法彌補的，他又追述他的童年，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他的母親爲了生他而去世了，可是他的母親留下來對他極高的希望，爲了這個原因，一切都得鄭重從事，否則對不起死去的母親，他又用了許多哀歎號舉着那悲呼的句子，那是這樣寫着的：「

「——你可憐可憐我的母親吧，我不能使她在地下沾污的！我不能就這樣了結我的前途，我還得照着母親的意志做去。我的愛妻，我知道你一定會愛我的母親的，你一定不會強我做我所不願意的事；天呵，我簡直是跪下去，跪在你的面前寫出我的懺悔，只是爲了我的母親，你原恕了我吧！……」

『你的意見怎麼樣？』

她沒有會什麼話，只是肯定地點點頭。當時我們也覺得無話可說了，別人都能互相原諒，互相愛憐，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別人相仇相恨呢？我們既然都沉默着，可是心腳間總覺得有

什麼硬着，是用了很大的力氣纔不使它吐出來。在歸途上。那個性急的朋友不平地咕嚕着：「哼，爲他死去的母親的希望就葬送了還活在世界上另一個做母親的希望了，真無恥！當初他爲什麼想不到他的母親，爲什麼想不到他母親的希望？」

沒有人阻止他，也沒有人說一句；可是心中覺得暢快些了，彷彿他是替我們說了話。

可是我們的氣憤是突然的，她原諒他了，她寬恕他了，她願意爲那個不定性的男人戴上荆棘的王冠，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但是無論怎樣我的心還不能沉下去，雖然已經知道朋友們無能爲力，我倒爲她苦惱起來了。那些天我一直爲她們的事不甯，甚至於我看到高身材微黑的溫和的臉都使我厭惡，我時時想起，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間的那個阿洛沙，我也恨他：可是那個蒼白的臉的納塔莎，我既不能幫助她又不能把她送回她的母親那甲；我的憤懣就更加深了……

「——他的到來完全是一個意外，我就立刻想法子去找他，在雨中我在泥濘的路上奔馳，不只我想看他，我還記起來K的托付。可是不久他就走了，我的亂他一點也不知道，（他事後也和我說過），於是我就很頹喪地，似有望似無望地等待着再來的機緣。……」

我的等待並沒有落空，當他又來了的時候，我很快就找到他了。他那強大的手掌張開來歡迎我，我却略略顯得有點近疑；可是爲了免去他的不安，我也立刻把手伸上去，我的手被握在他的手中，一時間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也是這樣吶吶地不知道吼了幾個什麼了音，我却用我那模糊的眼睛努力地向他注視，我不時地問着自己：「這是他麼？這是他麼？」因爲在記憶中他是那麼一個强悍烈性的壯年人，可是在我面前的人臉上已經劃着老年人所特有的熱和的縐紋了他的頭髮也變成斑白。（我還要加一句，他的兩鬢已經是霜雪一般了）。

當我的手從他那大的手掌中脫逃出來，我也就那麼木然地坐下了，我沒有說話，只是把眼睛低下來看着自己絞弄着的手指，他也沒有說什麼坐在牀邊。我極力想說些什麼，可是沒有能如願，可怕的寂靜，就落在我的中間。

這時他忽然想像記起來似地向我說：

「我還忘記介紹啦，這是×先生——那是×先生，我的老朋友。」

我像得救了似地呆笨地站起來，纔看到在牆角那里原來坐着一個人呢！他站起來，笑着和我招呼，隨後他也沒有坐下去，就向主人告辭了，我不安地說着：

「你們有什麼事呢，我過一下再來也好，——」

「不，不，——」他們兩個幾乎是同時叫出來，「我們沒有什麼。」那個人走了，那間白的，照着明亮電燈的房子就剩下我們兩個了，我還是沒有話說，低下頭用手抓着我的衣紐，他用了一種充滿情熱的語音和我說：

「我一聽說你來了，我就到處找你，我正打算明天去看你，他們說你今天會來的，我想你來，一定會來看我」。

「是的，上次我就找了你好久，還沒有找到你就回去了，——」

「呵，呵，真想不到，一轉眼就十年了，想不到能在這里看見你。——」他是那麼憂傷

地說着，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有力，隨後他就又是一句：『K 近來好麼？』

他這突然的問詢，倒使我有點失措，可是我立刻把神靜下去，很自如地回答着：

「他很好，很好，他的事業很如意，他有一個兩歲的孩子，——」

「他結婚了，呵呵，那就好，那就好，——」他還沒有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的話，從他的臉上我看出來他衷心的大喜悅，然後用微微戰抖的語音說下去：「——十年來我就是惦記着，他是一個好人，不該有那樣的折磨，他好了，他很好，我的心裏很高興，可是我，我可完了，我的家還在××，我的兒子最近死了，……」

彷彿那不是人的語言，那是深秋裏的落葉最後的絮絮的怨辭，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纔能回答，我只愚笨地說：

「我，我聽人說過了，……」

「其實那也算不了什麼，他不是一個了不得的好孩子，他讀了八年大學纔畢業，生前我並不喜歡他，今年他纔畢業，他就一個人死在××了，我不難過，可是我覺得我有點對不起。」

小 他……」

五 說 那時，淚珠在他的眼裏閃爍了，我不敢看，他也不願意被我看到，就迅速地擦下去，可是我又不不知道說什麼好了。要我說這個人時代麼？要我說生老病死的真諦麼？我想他該比我更明白，我只是閉緊了嘴，呆的坐在那里。

「還有我的女兒，——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麼？」他忽然又轉到這個問題上去了，我是老早就被囑咐着不要提起他的女兒來的，可是他自己說起來了，我也就乘機想起了K的托付

「我知道她，聽說她在××，——」

「他們的感情好麼？他簡直以為我是深知她的情況的這樣問着了，我也只得把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回答着：

「好像是不大好呢，——不過，關於這件事，K曾經和我說過，請×先生饒恕了她吧

「我，我不，不！」他強項地搖着他的頭，他的那份剛愎又顯現出來了，「我已經忘

記她了，她在我的腦子裏已經不復存在，當初她還給我寫信來的，我連看也不看就丟在一傍了，我告訴她的母親，「你告訴她吧，不要給我寫信來，我不會寬恕她的，」後來，果然就不來信了。——從前我對她可真好，她對不起我，我就對不起她好了。最小的一句話使我不能相信，分明地我又看到淚水在他的眼中閃出了一次光，只是一瞬間，他又用他那莫大的強力忍住它，他還和我露着微笑，當時我却很勉強，不知道怎麼樣來反應他的笑。

「她還和她母親通信的？」

「我不知道了，她母親住在××，我們也分別四五年了，我不知道她們女人家還有什麼往來，從前她還勸我，後來她也不提了，可是我猜到她們還在通消息，你後來看見過她沒有？」

人

最後的問詢使我喫驚了，我在十年前他們的那場爭執中完全是一個不相干的人，只在友誼的一面我曾經對那個倔強的女孩子供獻過我的意見，起初她還聽我一點，後來她知道我和她的父親保持友好的關係，她就人罵了我一頓。於是我就從那無關的糾紛中引退了，在這十

年中我過着不安定的生活，若不是K說起，就是我們住在同一個城里，我們也不會相見的。可是他却奇怪地問起我來了，我記得最近偶然從無關的那甲人聽說她生活得極不愉快，她很早就老了，她時常哭，和不十分相熟的人也說着『我的愛人是K呀，我只愛他的』。……可是十年前她就是爲了自己的任性離開自己親愛的人了，走到那裏一個這認識不清的陌生的男子身邊，於是起始了寡歡的，無望的日子。向前向後對她都沒有路，她實在是吞飲着自造的苦酒。她那極盡愛她的父親變成極恨她了，可是這個忿恨的父親却向我這個無關的人問起她的音訊，我明白了，他顯然還覺得方纔我的話不使他滿足，如果我看見過她，和她談過，他還希望知道得多些。

『我沒有看見過她，我聽別人說過，她有見過我的，他們已經都很平復了，——』

當時我沒有說下去，免得顯出我的絮叨，我下邊的話該是：『你也可以原諒她了。』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多麼愛她，——她太不愛我了，我不能從死亡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也不能從空人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是多麼可憐呵？你說是不是？你也是』

個有孩子的人了，難道你不了解父母對於子女的心麼？可是她曾經說過我壓迫她，不了解她，我想再沒有像我這樣一個做父母的人了解他的兒女了。——可是如今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踱到人生的老年。不錯，我過着孤寂的日子，我却不向任何人低頭的！」

「不是你向她低頭，是她向你低頭呵！十年的日子够她受的了，不要使她一生不安吧，

「可是她使我一生不安了，我是怎麼一個單的一個人呵，她却牽了我的鬚尖把我的臉拖到污泥中，要我見不得人，我一想到：「她是我的孩子呀，她是我親愛的孩子呀！」我就忍不住我的憤怒，對我自己也好像暴燥地叫着：「要她從我的腦子裏滾出去吧，把她從我的記憶中塗下去吧！」我居身辦到了，你看這十年裏我却沒有示弱，沒有人敢在我的面前提起她來，我也過得很好，你看，我不是很好麼？只有她的遭遇使我難過，他是無端地被傷害了，——我的女兒只侮辱了我，傷害她的却是那個壞蛋，——現在我知道，她一切都很好，我的心就不再有什么不安了——」

當時他雖然是這樣說着，可是我還覺察得出他的心上仍舊堆積着不安，可是我怎麼說呢，我只感覺到我的愚蠢，自然我沒有法子把死去的復生，我也沒有方法把他的女兒召回，讓他們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用眼淚洗去他們互相間的怨恨和敵意，我們原來該是人與人之間最親密的啊！

我是這樣一個沒有用的人，親愛的朋友，我連「被侮辱被損害的」中間的萬尼亞也做不成，我是人類中多麼可憐的一個啊？我想像着他們朝我射來的希冀的眼光不久就諳轉成憤怒了！……

七

「——那還是當我守着孤寂的日子時候，突然間門環被敲響了，隨後在那冷靜的院落裏路進來一個陌生的女子。我不認識她，正如同她不認識我一樣；等她說明了來意之後，我也紅着臉告訴她就是她所要會的人的時候，在她的臉上就倏然閃過去一道喜悅的光輝。可

是立刻就不見了，一點也看不見了，我就把那位窺窺的來客請到我那間寬敞的客室中。

我不是告訴過你麼，當時我爲我那註定的命運守着一座寂寥的院子，那對面有七八間房的庭院，只有我自己，還有些自生自長的花草，和不時來往熟識的友人，總還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多，看陽光在窗格間爬上爬下，就度過了一日的光陰。可是我呢，像苦修僧似地坐在那張大長桌的前面忙碌着眼睛，忙碌着手，也忙碌着我的心，當我來一閒暇下來的時節，我立刻戴上帽子，忙碌着我的腿，走到真的和假的舞台的前面，看另外一些人在忙碌地扮着實在的和虛幻的人生。

那位來客才在我的房裏就把自己安頓在牆角的一張藤椅裏，我還是坐在那大桌子的前面。我們恰巧相對，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她只在我的問詢下纔說一句，我也是如此，當着沉默使我不能忍耐的時候，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能及時站起來告辭，但是她一句話不說，也一動不動。就是這樣過了好長，好長的時候。當她果真站起來的時候，我滿臉滿心都堆積着笑，我那麼高興地送走了她，在我獨自回來的時候，我舒暢地喘了一口大氣，我倍分地感到我的

小 說 五 年

生活的可貴，……

可是第二天她又來了，第三天，第四天，——

當着她的假期滿了，我和我的疑難也該滿了；可是纔只隔了一天或是兩天的樣子；一封過重的信放在我的信件之中。那陌生的秀娟的字跡引起我的驚訝，於是在信中我知道那就是她寫來的，而且更使我想不到的，她寫得那麼多，那麼熱情。我沒有預備寫給她回信，接着她的信又來了。我不得不給寫她的回信了，不久她又來了第三封信，當着我又得到她的一封信，我又不得不寫回信。……終於我不得不寫着這樣的話了：『在愛戀上我既不給予什麼也不要什麼，我只守着舊的信念，怕五年，十年，二十年之間不會有什麼更改的。』可是她却這樣寫着：『我們看吧，看誰賭得過誰，也許我是和命運相賭，我一定要你更改的，那怕五年，十年，二十年。』我沒有話可說了，我不能不使她的夢漲大。等到它的破碎使她不能支持自己，於是我就檢了一個合宜的機會，把她回信都封在一處，我鄭重地說明我的心，然後說：『你是一個純潔的少女，把這些信件放在一個陌生人的手中，總有一天使你追悔吧？當

然我相信我沒有卑鄙的心，可以引起你將來一點的不安也是我不情願的，所以我把這些信送還給你，由你自己把它們毀去吧，可是我並沒有奪還你的友誼，有什麼事儘管寫信來吧，——我却不希望像那些信。』不久她回信果然來了，仍是厚厚的一封。我縐着眉頭使它在桌上躺了許久，我心裏煩惱地想着：『這可怎麼辦呢，她又來了！』但是當我打開信，我纔知道那全不同，好像她把天下毒罵的字句都裝在裏面了——我的心感到難忍的疼痛，我好像還哭了的，不爲我，也不爲她，爲了可憐的人類的心……

可是後來我把這封信也退給她了，不再寫一個字，因爲在我這一面該說的已經說過了，只讓她收回她自己的咒罵，加一分良心上的負載。

八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知道許多人類的不幸的故事告訴你，我自己也想不到理由來，我真是苦惱過了，也憂慮過了，有時我還忍不住眼睛濕潤了。我想，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類，神門不放鬆他們的職權，隨時把力量壓到人的頭上；鬼們不忘記他們的伎倆，總是陷害撥弄；爲什麼人知自己還增造此不幸呢？難道以爲人類所賦的不幸還不够重，纔這樣在每個人的心上和肩上添積這些負載麼？人們實在應該快快活活過日子的，爲什麼一定要守着自已樊籠，還造成那些高凸的和低凹的阻障，用仇視的眼睛相望，用尖利的嘴相斥，用背信的行爲相害，用不肯饒恕的心相恨呢？我總記得人類是怎麼不幸地生活着的，有時我忍耐不住，情感變成却掃了，可是過後我總後悔的，我覺得我不該這樣，於是我哭了，我用眼淚做爲我的懺悔，過後我纔覺得輕鬆一些了，我仍復我那顆坦白的，亦誠的心愛人，因爲我一直深信人類原來是和善的，可愛的……」

卅一年一月二日

烏蘭不浪的夜祭

碧野

從東北方的布魯圖到西南方的烏蘭不浪，沿着漂動綠帶般水草的清流的野兔河西岸，是一片水分飽滿的豐美的大草原，這大草原永遠沒有盡頭，遠茫茫的四周，目光所能到的，好像畫了一個大圓規。而草原的上面，是覆蓋着一個晶藍的天。

就從那東北方的草原上，忽然出現了兩個蕩動的影子，好像是兩個微細的水泡，越漂越近，當你能看出那是兩匹奔馳而來的馬時，一忽間你就看出那馬上的騎者了。

首先的是一匹野馬，騎者是一個眉宇清秀的青年男子，他的烏金的頭髮在風中飄動着，腰間掛着一支胡笳，然而他的雙眉長地往下拉，爲滿腔的悲哀所沉壓着似的，額上的細紋

也爲一種恐懼跳動着。

斑馬的稍後側，是迫跟着的一匹閃着油光的驕健的栗紅馬，騎者是一個強壯的女人，頭上縛束着顏色鮮豔的頭巾，當這紅馬飛奔在綠色的大草原上的時候，紅頭巾就像是一球火，一片飛簾。她的上身穿着一件多紐扣的獵衣，下身穿着一條馬褲，馬褲的左右斜袋上，插着兩支手槍。她的腳上穿着一雙有着美麗花紋的蒙古高統雕靴。她的眼睛圓而大，閃射着倔強的亮光。

在八隻馬蹄後邊。奔跑着一隻高大的獒犬，牠爲長途的奔跑而疲勞了，舌頭拉得長長的，肥大的尾巴也幾乎拽在地上。

傍晚的時候，一種爲塞外特有的飛簾般的半大雲霞，把大草原鍍上了一層奇麗的紅輝。遠處，已經傳來息牧的銅角聲，遙遙地，可以看出那穿過大草原的牧馬和羊羣的影子。

這時，他們的馬匹來到了抖蕩着斜坡的野兔河邊。這野兔河邊的水草肥美得令人心愛，那長長的嫩綠的葉兒有寸來寬，青青的草莖遮沒馬腿。不遠的草間有幾匹長頸的駿馬在嬉逐，

互相的踏躍着後蹄。還有在河岸上，一個用銀圈纏着黃髮的婦人，在替一隻孕馬洗刷身子，爲旅途的跋涉而勞頓了的這兩個客人，知道歇宿的地方就在不遠了，於是他們不顧去騷動那洗馬的婦人和嬉逐着的馬羣，勒勒馬頭繞一個彎子就過去了。

不久後，他們來到搭架在臨近河邊的一大片成羣的帳幕前，帳幕爲落日輝映得閃着紅彩。牧人們正在吃喝着他們的豐盛的晚餐，那羶羊肉和乳酪的濃香一陣陣地被微風吹送了過來。牧人們爲走近來的馬蹄聲所騷動了，愕然地望着這漸漸走前來的兩個奇異的騎者。

『呵多！』一個多鬍子的壯漢從人叢中站了起來，臉朝天兩手舉起向女騎者祝問晚安！——這是一對個尊者的禮節。

『呵多！』女騎者點首微笑的回答了一聲。

女騎者的紅頭巾在霞光中閃映得更加殷紅——這是在大草原上一個出色的裝扮，這明耀的紅頭巾在這大草原上，顯示出對一切強暴和險惡都無所顧忌。由於這點，大家心裏想：這兩個客人必定有大的來歷。

女騎者的威風，使每個自小就狂野而倔強地生長在草原上的驕悍的男子屏氣地站了起
來，女人們則半跪着膝部迎接。

那個多鬍子的壯漢很快地走上來牽住嶽紅馬的韁繩，用寬朗的聲帶懇請着女騎者：

「飛紅巾，請在這兒歇一夜，我們預備有三隻燒羊和十瓢乳酪好給大家吃喝。」

女騎者只說了一聲『打擾』，就從馬背上翻身上來，她並且命令那個和她同行的憂鬱的
男騎者下馬。

多鬍子的壯漢向大家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這個可尊貴的女客是全烏蘭察布盟聞名的老
英雄唐爾的女兒——女英雄飛紅巾。

一提起老英雄唐爾的名字，衆人就好像被大鐵鎚一擊般的震驚得跳了起來，因為在整個
烏蘭察布盟，連甸根小草和每一粒細砂，都聽見過關於老英雄唐爾的俠義的行徑，和男不可
當的故事。今天，居然在這野兔河邊的牧場上看到老英雄唐爾的女兒飛紅巾，這是多麼稀罕
多麼可慶慰的事！

在眾人燃燒着無限敬意和驚喜的眼光下，飛紅巾傲岸地把強壯的身子靠在嶺紅馬的騾鞍上，英明的眼睛眺望着草原的遠方。她用着一條黃綾手巾在擦着額上的汗珠。

一個長鬍灰白的老人，滿滿地斟了一骨瓢新母羊的甜乳酪，雙手端到飛紅巾的面前，吶吶地說道。

「姑娘。爲了表表對你父女的敬意，請你喝盡這一瓢鮮乳！」

飛紅巾並沒有推讓，她接過骨瓢，豪爽地引喉一飲而盡。

兩個婦人如傍近的一個帳幕裏抬出來一隻肥美的燒羊，另一個婦人提出來一帶剛燉好的鮮乳酪。於此大家請飛紅巾和她的那個憂鬱的旅伴入座，一同來享父這一席豐盛的晚餐。

在晚餐的狂啖狂嚼中，只有和飛紅巾同來的那個男伴少飲少吃而鬱鬱不樂，一個青年牧人就早偷偷地用疑惑的眼光在偵察着他的面貌，身姿，和那支掛在腰間的胡箭了。

「你不是哈的虛心？」青年牧人終於虛心地發問了。

這句憂鬱的旅客微微地吃了一驚，但是他用狡猾的微笑遮飾了他的羞愧，他低着披滿烏

金的長髮的頭好像在沉思。

「噢，是哈的盧，巴音的名歌手哪！」青年牧人狂歡得直跳了起來，把手中的一塊羊腿骨，遠遠地投到野免河裏。

「唱一個巴音的情歌吧！」有幾個青年牧人同聲的叫道。

「要不，吹吹胡笳也行！」一個姑娘瞟了歌者哈的盧一眼。

哈的盧除了自己被人認識是巴音的名歌手而感覺到一陣舒適和安慰之外，他却毫不動聲色，因為他有一種將要來臨的死滅的恐怖和悲哀沉重地侵迫着。

這熱烈的請求所得到的是冷淡的報答，衆人大大的失望了，尤其是那個青年牧人竟一連的嘆息了幾聲。

「他是你的什麼人呢？……」先前的那個多鬍子的壯漢對飛紅巾噤噤地問道。

「一個犯人，要押到烏蘭不浪去審問的！」

在這時，那個青年牧人突然驚問道……

「犯人？他犯的是什麼罪呢？」

「是的，他是一個犯人……」飛紅巾羞紅着臉支吾着。

人們不便再追問了，有的在互相耳語着。衆人對這一對青年男女旅客起了疑心，還中一定另有緣由，最低還中存有難解的愛的情節。……

當在濛濛的暮靄從草原的四面流盪過來的時候，人們都懷着顆不歡和疑慮的心散去了

x

x

x

x

一

初秋的夜晚的草原，羣星像雨洗後的葉子綴滿了柔藍的天幕，月亮在吐放着光輝，普照着幽靜的像海一般的草原，馬兒河在靜靜地流着，水波斜閃出迷離的白光。從帳幕外邊，時而傳進來滾紅馬的蹄——蹣的蹄蹄聲。

飛紅巾和她的愛人哈的廣同仁在一家牧人讓出來的帳幕裏，爲了監視她的犯罪的愛人的行動，她不許他離開帳幕半步。

在這月白風輕的夜靜中，流螢的藍火一閃一閃地穿飛在帳幕四周的叢叢。青年歌者哈的盧拿着他的胡笳坐在帳門邊悽惋地吹奏着，這笳聲一時像懷春少女的嘆息，一時又像新孀婦人的悽泣，一時像夜的迷途者的呼喊，一時又像爬伏在被殘害死去的母親，那還留有溫暖乳香的胸脯上的嬰兒悲啼……。

由於這悽惋的笳聲的誘惑，有多少牧人悄悄地從帳幕裏爬出來，在月下的草叢中傾聽；又有多少青年的牧女，在帳幕中輾轉嘆息！

這胡笳的節奏就像春水輕輕地波打着飛紅巾少女的心，她的心重新微漾着她和她的愛人哈的盧初戀時的情思。她為飛逝了的往昔綺麗的夢境所沉醉，懶洋洋地靠着坐在角隅的帳柱上。

月亮已經遊移到天心中，夜的寒露也濃了。

「哈的盧，夜涼啦，進來睡吧。」飛紅巾在帳幕裏邊招呼她的愛人。

「讓我再坐一會吧。所有今晚的月亮多好！誰知道明天晚上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還能活

着在月亮底下吹我的胡笳呢！」哈的盧妻咽地說。

「睡吧，明日得早點趕路！」

「唉，飛紅巾，你忍心帶着你的最心痛的人去給人家打死麼？唉唉，在死前的今夜，請你答應我把二十五年來天天響動在我心頭的歌子，儘情地再重唱一遍吧！……」

「廢話，看你鬼迷了心！」飛紅巾咆哮了起來。

哈的盧懊喪地把胡笳插進腰裏，帶着深長的嘆息爬進帳幕裏去了。

飛紅巾用手拍了拍躺在她腳邊的健猛的獒犬，並且俯首在牠的尖長的耳朵邊密囑了幾句什麼話，於是這隻靈性的獒犬連連地搖了幾下尾巴。然後跑到帳門邊躺下。

飛紅巾看着她的不赦的愛人睡下了，又側過頭來望了望躺在帳門邊的機警的猛犬，她得意的聳了聳肩膀，然後拔了摸左右褲袋裏的兩隻手槍，找了一個距離她的愛人睡着的地方最遠的角落和衣躺下了。

夜已深沉，帳幕外而傳進來草虫的微吟，和蕭紅馬不安的蹄蹄聲。夜深中的草原是更加

的靜寂了，大熊星已經斜落在天邊。野兔河的流聲更清晰，像是野鬼在長哭，月亮用慘白的臉色探進帳幕裏來。在這靜夜中，就是連那飛劃在半空的殞星，也能聽出它飛落時的噹噹聲……」

飛紅巾已經熟睡了，旅途的疲倦使她在睡夢中吐出一陣甜蜜的均勻的氣息，爬進帳幕來的月色，偷偷地照在她的安祥而美麗的臉孔上。

哈的盧並沒有睡着，但是他一直躺着沒敢動。現在他藉着月亮的光照，看見了飛紅巾已經和衣熟睡着了，於是他偷偷地爬了起來，開始探試着離開帳幕。

哈的盧首先在帳幕裏輕輕地踱了一圈，飛紅巾並沒有受到驚動，末了他就一步步地移向帳門口，但是當他的脚步剛剛踏到帳門口，獒犬突然低聲咆哮了起來，犬牙長長地披裂開來，牠的兩隻銳利的眼睛發兩兇惡的綠光。哈的盧被嚇得連忙把脚步退縮回來，重新回到原來睡的地方躺下了。他心裏想道：那雜種真是一隻不好惹的惡東西，好在牠沒有跳起來叫，要是把飛紅巾弄醒了，那又不知道會要出什麼大岔兒哩！哈的盧是清清楚楚的：縱然他出逃了

，但是只要在幾分鐘內被飛紅巾發覺了，那麼他的性命毫無疑問的就會犧牲在她的驚人速跑的賽紅馬和超準的雙槍之下！

因為，她的健跑的賽紅馬不為第二人所能駕駛；而且，在大草原上，她能用超人的聽覺去辨別遠處的馬蹄聲是單騎或是多騎。

哈的盧直挺挺地躺在帳幕角邊，他睜大的眼睛望着帳頂，片刻也不能成眠。他意想到此去烏蘭不浪，前途非常危險，他在痛苦地思想着怎樣才能擺脫飛紅巾的掌握而趁夜飛去。

片刻後，哈的盧又爬了起來，現在，他已經改變了計劃，他企圖移前飛紅巾睡着的地方，預備偷拔出插在飛紅巾馬褸袋裏的手槍擊死獒犬和飛紅巾而逃亡。

哈的盧看看被月亮照着的飛紅巾的安靜的睡態，又看看躺在帳門邊的一動也不動的獒犬，然後他躡着脚步一下一下地移向飛紅巾那邊去。

但是他這種陰險的舉動，又被機警的獒犬覺察到了。牠豎尖耳朵，惡狠狠地站了起來，低吼了一聲，直向哈的盧這邊走來，把哈的盧攔擋住了。

哈的盧無奈何地低嘆了一聲，一股怨恨硬往肚子裏咽下去。他對葵犬作了一下威嚇的手勢，悻悻地又走向原來的地方躺下了。

像一塊滾木似的，哈的盧輾轉不能入睡。他的心發着一陣陣的悸痛——爲生的掙扎失望而嘆息。他三番四次的在揉絞着大腦，冀求能發出一個最妥善的法子來掙脫飛紅巾的纏繞。終於，他想起用柔軟的手段對付葵犬，只要葵犬稍一疏忽，他便可以脫身遠逃。

哈的盧並不爬起身子來，他把身子輕輕地滾了過去，滾到葵犬的腳邊停下來了。起初，葵犬噓裂着利牙警戒着，當牠知道哈的盧此舉並沒有什麼惡意的時候，牠比較馴良點了，但是牠那對發着駭人的綠光的眼睛，表現出威嚴而不可侵犯。

哈的盧又開始用抖顫的手去摸摸葵犬，一下又一下地。溫和而又輕緩，從葵犬的高傲的頭撫摸到牠的硬蓬蓬的項毛，從硬蓬蓬的項毛摸到牠的光滑的身子，又從光滑的身子撫摸到牠的健實的前腿和後腿……。

天亮了，哈的盧跪在葵犬的腳邊，用右手扣住了葵犬的脖子，把自己的頭偎在葵犬的臉上。

，像癡人般的用悲涼的聲調向葵犬低訴道：

「厥奴！」他低聲喚着葵犬的名字。「唉，你不知道麼？我是你主人飛紅巾最痛心的男子，我以新主人的身份愛戴過你半年多的日子！……」他悲鬱地嘆了一聲，接着又訴說道，

「厥奴，我的好厥奴哪！從前你對我又忠心又馴順，爲什麼今夜你却用這對兇惡的眼睛直瞪着我呢？……唉，厥奴，我今夜心裏很難過呢，你讓我出到帳幕外邊去消散一下吧，好吧？唉，你跟着我也行！」哈的盧說到這裏，竟啞着喉嚨低聲哭了起來。

哈的盧這樣苦苦地哭訴了好久，他希求葵犬能爲他這嚶嚶的哭訴聲所感動，希求葵犬能伸出牠的溫熱的舌尖來舐他的手，或搖擺一下牠那粗肥的尾巴，但是葵犬連聞一聞哈的盧也不願意，几自把牠那對發着駭人的綠光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

「噓——」哈的盧爲失望而痛苦地長嘆了一聲，他把扣住葵犬脖子的右手一鬆，兩腿一軟，頹然他倒在葵犬的腳邊。

突然，哈的盧想起了：在黃昏的時候，牧人們爲飛紅巾和他讓出了這一個帳幕，曾有一

個主婦把沒有吃完的羴羊肉用一個甕子盛藏在旁邊的帳角裏。於是，他懷着滿腔的喜歡，輕快地跑到旁邊的帳角去，把那個沉甸甸的甕子搬了出來，放到羴犬的跟前。

羴犬被哈的盧奇異的動作弄得直豎起牠兩隻尖長的耳朵，當哈的盧把甕子拔開來的時候，羴犬被這一陣陣羊肉的羴香引誘得長長地吸了口氣，而且把飢餓的舌頭從嘴邊掛了下來。

哈的盧把大半甕子的羴羊肉塊倒在地上，得意地輕聲說：

「羴奴，你餓了吧！吃呵！」說着，他用手拍了幾下羴犬的頭。

羴奴——這隻飛紅巾的忠實的猛犬，跟在羴紅馬的後面奔跑了一百八十里的大草原，一整天連一點可吃的東西也不會嗅到，一直等到馬蹄停歇在這野兔河邊的帳幕前的時候，牠才能得個空兒到河邊去喝幾口水。羴紅馬可以嚼食那肥美的水草，唯獨羴奴一直在飢餓着。飛紅巾對這事今晚也特別疏忽，她忘記了向牧人要點吃的東西給羴奴充飢，就和衣睡着了。

有着驚人食量的羴奴，願來也確實太飢餓了！現在，牠止大口大口地在吞嚼着地上的羊肉塊，飢餓不允許牠再細嚼一下，餕涎從牠的嘴角邊一滴一滴地掉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哈的盧乘機走到飛紅巾的跟前，飛紅巾還在睡夢沉沉中吐着均勻的，一種女人的溫香的氣息。爲了恐怕飛紅巾覺醒，哈的盧輕輕地跪了下去，伸手去偷拔飛紅巾馬褲袋裏的手槍，當他的指尖剛剛碰到槍柄的時候，他的手忽然又抖慄着縮了回來。哈的盧的心在狂跳着，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剎間呵！要是偷槍偷得不順手，一經飛紅巾覺察的話，那麼哈的盧的生命就可像一個螞蟻般的被飛紅巾揉死！

哈的盧不敢看一下在月光下閃着紅光的飛紅巾的紅頭巾，也不敢看一下飛紅巾的在睡夢中還是莊穆得不可凌辱的臉孔，他只聚精會神地把眼睛死盯着插在馬褲袋裏的兩支手槍，哈的盧想着：活躍的生命被破壞在這兩支手槍下的，已經不下五百個人了！由這，哈的盧想起自己的生命在這兩支手槍之下，顯得太脆弱太渺小了！

但是哈的盧生命總要被毀滅的，與其被押解到烏蘭不浪去毀滅，就不如在今夜裏了來冒一下險，只要這冒險能得到成功，那麼他就可以插翅遠飛了。

終於。哈的盧緊咬着牙關，壯大胆子把近手的一支手槍從飛紅巾的身上偷拔過來了。

哈的廬一得到手槍，就在地上猛地跳了起來，眼睛發出兇光，食指扣緊扳機，把槍口緊近地對着飛紅巾的心窩。

就在這緊張的一剎間，突然一陣陰風向哈的廬的脊背吹來，他猛一轉身，一眼瞥見一個彪健的影子向他飛撲過來。哈的廬的腦子像電光的一閃：呵，是厥奴，在還利那間，哈的廬猛想到：厥奴一定會一口咬斷他口喉嚨！（在哈的廬紅河畔，他就親眼看見過一個日本間諜和三個日本兵都是被厥奴一口咬斷喉嚨死去的！）

一股冷汗從他的驚戰的心房一直擠出了他全身的毛孔，乘厥奴還沒有撲到他的身上之前，他把嘴準着飛紅巾心窩的手槍急掉轉頭來——噼，噼，一連對準厥奴放了兩槍。

手槍連放兩下，厥奴應聲倒地了！他毗着綠得可怕的眼球，喘着粗氣掙扎着想爬起來重新撲到仇人哈的廬身上去，但是厥奴受了重傷，後腿再也站不起來了。兩股血一股從牠的頸頸上一股從牠的肚子噴流出來，淌滿地上，在光下發出暗紅色。

厥奴不可救了，血多量的在流着。牠的四條腿在空中無助援地蹬踢着，而且發出一陣一

陣瘡弱的哀鳴聲：

『唔唔……』

在槍聲和吠犬的哀鳴聲中，飛紅巾突然從睡夢中猛醒過來，她猶地跳起，大吼一聲，像一陣驟然的旋風，拔槍對準哈的盧，怒喝道：

『舉起手來！』

哈的盧嚇得一大跳，但是事情已經到了還步田地，示弱也是無用！在這一念之下，他閃轉槍口急扣扳機，但是槍不響了，當他急扣第二下扳機的時候飛紅巾的槍響了，子彈從他的左耳根飛過！

『你再動？再動就打死你……』飛紅巾大聲地怒吼着。

哈的盧的槍連扣兩下都沒有響，突然他發覺到手中的槍沒有了子彈！他氣憤得把手槍擲在地上，像一隻鬥敗的狗帶着重傷似的，衰頹地垂着頭，兩隻手也失却了力量長長地垂了下來，慢慢地拖着不穩定的脚步走到帳角裏，蜷縮着身子躺下了。

（牧人們大多都還在夢中，聽到嘈鬧的牧人却又不敢過來。）

藉着照進帳幕裏來的月亮。飛紅巾清楚地看見心愛的厥奴躺在血泊中無救地伸蹬着四隻腿。飛紅巾想着厥奴是她的已死的父親唐爾老英雄遺留下來的忠誠的猛犬，牠曾經隨着牠的老主人度過五年征戰的歲月，如今，却因為解救她的年青的女主人，而被殺父的仇人哈的盧用槍打死了！……想到這裏，飛紅巾不由得滴下了幾點哀憐和怨恨的眼淚。……

飛紅巾眼看着她的心愛的義犬厥奴，由掙扎而抽搐，由抽搐而去世了！飛紅巾在刺心的悲痛中，突然燃燒起憤怒的烈火來了，她的漾動着青春的魅力和飽大的眼睛，現在充滿了惡殺的野性。她擎着手槍一步一步的向帳角這邊的哈的盧迫近過來。當她的健壯的身影移過從帳門外照進來的月光下的時候，她的紅頭巾閃着可怕的紅光，她像是一個女魔，一個惡神，正向着一個軟弱的獵物一步一步地襲攆過來。

『呵！』哈的盧像受了致命一擊叫了起來。他很快地跑到飛紅巾跟前跪下，兩隻手臂緊緊地抱住飛紅巾的大腿，把披垂着長髮的臉孔偎着飛紅巾的腿彎，哭了起來：

「呵，飛紅巾！你忍心親手來殺死你的哈的盧嗎？……」

這驚懼的哭聲，遺刺痛人心口話語，使飛紅巾的心微微地震跳了一下。

「飛紅巾，你饒了我這次吧！你想想，以一個烏蘭察布盟的女英雄來殺死一個可憐的歌人，這不是像一隻猛虎來咬死一隻兔子嗎？……」

是的，以一個烏蘭察布盟的女英雄來殺死一個可憐的歌人，這不是像一隻猛虎來咬死一隻兔子嗎？飛紅巾想。

「飛紅巾，我的烏蘭察布盟的女英雄呀！就是一個路人，你也該憐憫他的受難，況且，飛紅巾，哈的盧還是你半年來日夜相愛着的人呢！」哈的盧披垂着烏金的長髮，連連地吻着飛紅巾的大腿。

飛紅巾緊捏着手槍的手慢慢地鬆軟下來了，她的心爲一種憐憫和柔性所滋潤，野兔河的夜晚聲在耳邊嗚咽，帳幕外邊的蒼虫們在唧唧地哀鳴，從帳門望出去，今夜的天宇又分外柔靜，月色又分外勻和……

「噓——」飛紅巾輕緩地掩着頭嘆了一聲，把手槍插進馬褸袋去。

哈的盧仍然跪在飛紅巾的腳邊嚶嚶的啜泣着，好像一個被人欺負了的孤苦的孩子。飛紅巾深心的憤怒和羞恨化成了一灘水。

飛紅巾她那剛才擎着槍要殺死她的愛人的手，輕輕地撫弄着哈的盧的柔長的頭髮，她舉起頭來把眼光穿出帳門，凝望着那遙遠天邊的星羣，嘴唇在嚙動着：

「哈的盧，我們明天就要到烏蘭不浪去了！你不要害怕哪，到了總部只要你好好的供認罪狀，而且說你悔過了，那麼你是不會發生什麼不幸事情的呵！……」

二

飛紅巾的故鄉是烏蘭察布盟極西端的阿卜頓、那裏，草原的四周圍繞着一片大沙漠，民性耐勞而驍悍，產生了許多草原上的英雄。

飛紅巾的父親唐爾就是威名播揚在遠烏蘭察布盟寬廣幾萬方公里土地上的老英雄。當唐

爾壯年的時候，在一次全烏蘭察布盟的大英雄們會武於阿卜頓，他以三槍之回擊戰敗了和他
在烏蘭察布盟同負盛名的阿卜頓盟主格魯奇。格魯奇從戰馬上翻跌下來，這一翻跌，令格魯
奇的一代英名從此破滅！

可憐的格魯奇滿含羞憤扶創回家，半年中他一步也不出家門，烏蘭察布盟的人民都以為
他將含恨而了其終生。

那時，唐爾替格魯奇而起握阿卜頓盟主的牛耳。一天，唐爾因海牙也瑪圖酋長的約請而遠
出了。就在這一天，格魯奇帶領着他的惡士們騎着馬像一陣風般的疾馳到唐爾居住的蒙古包來
格魯奇手指着亮刀，從馬背上跳下來，單身進蒙古包裏，把一個美麗的孕婦拖了出來。

「哈哈哈哈哈……」格魯奇在蒙古包前一手執着刀，一手捉美麗孕婦的長髮。大聲地狂笑
起來。

「格魯奇，你敢殺死唐爾的老婆嗎？就說我給殺死了，唐爾會饒過你格魯奇的腦袋嗎？」
「如刀猛力的揮扎着，厲聲的叫罵着。」

「呵，我當真怕你的丈夫嗎？」格魯奇憤極揮了揮刀。「你還潑婆娘給我跪下！」格魯奇一脚把婦人踢倒。

婦人有了胎妊的肚子重重地被踢了一下，她雙手抱着肚子在草地上打滾哀號，她的嘴唇緊緊地咬着，一縷長髮，她的眼睛睜得滾圓，爲一種極大的痛楚所侵噬着。

「哈哈，好呀！」格魯奇的惡士們圍着一圈大笑起來。

在這狂野的笑聲中，格魯奇一刀揮落，把婦人的肚子嘔的一聲破開，一灘腸子和污血一齊迸流出來！

格魯奇滿身是血，仰天狂笑一陣。立即他又跳過去，把咬着一縷長髮在極慘痛中死去的婦人的頭割下來，高高地掛在蒙古包上。

一個惡士從人圈裏跑出來，雙手把血水淋漓的一大灘腸子從地上拿起來，掛在蒙古包的矮門上，從腸子流淌下來的血水，把門口的砂土染成一片殷紅。又有一個惡士找到附在腸子上的那個胎包，用一支鋒利的匕首插在血水淋漓的胎包上。

在這一幕慘絕人寰的惡劇將要結束的當兒，忽然從蒙古包裏得出來一陣嬰孩的啼聲，

一個彭形惡漢飛躍進蒙古包裏，從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提出一件東西來，當他跳出門來的時候，碰到了掛在矮門上的一大縷腸子，弄得滿臉是血，就像是一個生前被人砍殺死了，而今化為帶着死時的血臉的惡鬼。他在衆人之前把一件羊皮襖解開來一看，原來包着的就是一個女嬰，他在女孩的臉上打了一巴掌，怪吼一聲：

「呵呵，你這小畜生不是唐爾的歪種嗎？」

吼聲未止，彭形惡漢右臂一揮，把嬰孩高高地拋進天空，嘯——嬰孩從高空上跌落到遠處的一片小草沼上。

又是一陣無忌憚的狂笑聲的飄起在這遼闊而寂寞的草原上。

隨着狂笑聲，格魯奇和他的惡士們都一齊跳上了馬匹。

格魯奇騎在馬上，看看蒙古包前草地上的一大灘血，又看看掛在蒙古包上的死者的頭，和血水淋漓的腸子，他仰天大笑：

「呵呵呵呵！唐爾呵，你回來看看！你奪了我格魯奇半世英名的阿卜頓盟主，可是，你能想到嗎，今天，你失掉了老婆孩子！從今天以後，你就成了一條可憐的光棍呵！……」

說着，格魯奇猛地勒轉馬頭，四五十隻躍眼的馬蹄，像一陣風般的疾馳而去，隨着馬蹄聲的沉落，那十幾個黑點很快地就飄逝在大草原的遠方了。……

日落黃昏的時候，唐爾騎着駿馬從海牙也瑪圖酋長那裏回來，一到了家門前他大驚失色！他看見門草地上的一大灘血，一羣黑壓壓的蚊虻在血灘上聚吮着未乾的血水，他的馬蹄踏過去，蚊虻囀的一聲飛散了。一抬頭，他看見掛在蒙古包上的那顆緊縮得難以體認的女人的頭，和掛在矮門上的那縷污黑的肚腸。

唐爾急急地從馬背上跳下來，他縱身躍進蒙古包裏，蒙古包裏空寂無人，他連着叫喚了幾聲，黑暗中隱響着慘烈的回音，他猛地跳出蒙古包，向多雲的暮空高舉着兩臂。悲痛而憤憤地長嘆幾聲。

忽然一陣腳聲從他的後面傳來，唐爾猛一轉身，拔槍對準來者，來者是一個鬚髮斑斑的

老牧人。

「你是幹什麼的？」唐爾在怒聲之下高聲吆喝着。

「唉，唐爾，收起你的槍吧！你不應該把你的槍口來對準我這好心的老牧人，請把你的槍口去對準你的仇人格魯奇的後腦勺吧！」說着，老牧人向唐爾走前來：「送還給你，還是被格魯奇的一伙拋擲在草沼上，幸而不死的你的孩子！」

老牧人把嬰孩交給唐爾後，扭頭就走了。

唐爾雙手抬着他的未死的幼女，牙齒咬得叮叮發響，他很聲地罵道：

「呵，格魯奇！你這無恥的賊徒！竟敢來殺死唐爾的老婆孩子！……」

唐爾很快地用一條布巾把他的幼女裹在懷裏。他翻身上馬，兩條鐵一般堅硬的腿往馬肚上用力一挾，馬兒長嘯一聲，奮勇地往草原遠方格魯奇的方向奔馳去了。

像一支鐵鎚擊在一塊大石上，迸閃出火花——唐爾心想：去和格魯奇作通宵的夜戰！把格魯奇的腦袋取回來致祭亡妻！

駿馬奔馳滿身是汗，但是一到了格魯奇的家門前，一眼看到的，格魯奇的家門前散聚了一些碎皮片和一些毀壞了的骨器。格魯奇的家是空空的，連一個鬼影子也看不見！

有人說格魯奇畏罪漂泊到蒙古極北的貝爾湖去隱居了，到後來人們才知道格魯奇是帶領着他的部屬們投向巴音酋長那裏去了。

後此以後，唐爾過着寡歡的孤獨生活，能够藉以安慰他的心靈的，就是他的女飛紅巾的嫩紅的笑靨，和她的脆軟的學話聲了。曾經有多少漂亮的女人情願來續他的弦，但是爲了忠實於他的慘死的嬌妻，他都沒有接受。

唐爾每一遠出，必將他的獨女飛紅巾，裹在懷裏。因爲飛紅巾是他的亡妻遺留給他一個結晶，他將用至崇高的感情和最大的心力來愛護她，以作他和他的亡妻結髮五年的紀念。

這樣，當嬰孩時的飛紅巾已經習慣於奔馳大草原的馬上生活了。常常，她隨着她的父親驅馬在大草原上，甚至在和強敵角鬥的疆場上。不管是大雪的深冬或是炎熱的夏日，嬰孩的飛紅巾很少離開馬背的視線。

當飛紅巾長大到九歲的時候，她已經能單獨騎一匹馬，追隨在她父親的後面，勇猛如鷹鷂，來去如飛燕。到了十歲，她父親開始教她以極精深的騎術和射術，一上十二歲，她就能雙手放鎗。

飛紅巾十四歲時已經是一個強健而美麗的少女了。

這時海牙也瑪圖酋長送給唐爾一隻勇猛的獒犬，名字叫做厥奴。牠有長硬的項毛，有深綠色的眼睛，機警而矯健，牠是唐爾的好助手，是飛紅巾的玩侶。

x

x

x

x

不久後，日本軍閥企圖從察哈爾西部進攻內蒙。笨豬般的德王在百靈廟被日本軍閥收買了，就是在這烏爾察布盟的西部，巴音酋長和生性險惡的格魯奇都給收買了。

整個阿卜頓的人民都在狂憤暴怒中，老英雄唐爾率領部屬進擊叛逆巴音酋長和格魯奇。出發前，全阿卜頓四萬人民都抬着牛羊前來爲老英雄唐爾祭旗，在尊嚴的祭旗禮中，四萬人民同聲狂呼。

當阿卜頓的騎隊馳到了巴晉城，巴晉酋長已經投命格魯奇在城郊列陣以待了。

唐爾一見格魯奇，怒極躍馬與永世的仇人格魯奇惡戰，但終因部屬弱少而被巴晉騎隊重圍包圍住了，要不是飛紅巾當先衝殺把她的父親救出重圍，那麼唐爾就很少有希望生還了。

唐爾的部屬被格魯奇擊散大半，他氣憤得在馬上三天沒有吃飯。因為可恥的戰敗，唐爾沒有顏面帶領殘部再回到故鄉阿卜頓去了。故鄉阿卜頓只能容納戰勝者的歌聲。唐爾不敢用戰敗者的馬蹄去羞辱故鄉阿卜頓的每一寸土地。

從這次以後，老英雄唐爾帶着他的女兒飛紅巾，和幾十個部屬，做了無邊的大草原上的流走的馬寇，像一支不滅的火鞭，從蠻會飛擊到圖占里克，又從圖占里克飛擊到那博圖。他們的戰馬飲過五加河的水，飲過開令河的水，飲過德基飲河的水，也飲過察罕泊口水。

唐爾雖然當了馬寇，但是烏蘭察布盟的人民仍然虔誠地尊敬着他。唐爾專劫掠為惡的王公們的財帛、牛羊和食糧，周濟一些貧窮的牧人。有時，他在進軍的路上，發見了少數的日本軍，那麼他就會率部很快地把日本軍完全消滅。……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老英雄唐爾的部屬逐漸增多了，那時，在唐爾手下已經有一百個善戰的騎士，這正是天高草長，兵強馬壯的季節。

就在這個季節內，唐爾從大青山內率部到了烏蘭察布盟最負盛名的富庶的哈爾紅河畔。在這同一個時間內，佔領百靈廟的日本軍，也正在哈爾紅河畔舉行大規模的秋操。唐爾乘這難得的機會，預備給留駐在百靈廟裏邊的日本軍一個猛不及防的突擊，但是當唐爾的騎隊馳到距離百靈廟三十里的地方，被日本秋操軍的三面包圍了，而且一步步地被迫到哈爾紅河的岸邊。就在這最嚴峻的一刻，唐爾率部突圍了。唐爾的戰馬剛剛衝近敵人的包圍線，在一陣繁密的機關鎗聲中，老英雄唐爾突然從馬上翻跌下來，他的腰和腿却受了重傷。當唐爾從馬上跌下來的時候，他的忠勇的戰馬停了下來了，而且跪下前蹄，給牠的受傷的老主人爬上背部，精靈的獒犬在前面引導着馬，用最大的速度奔突出重圍。

但是因為馬匹太疲勞了，受重傷的老英雄唐爾和他的騎隊又被敵人追上來重新包圍住了。就在這第二次猛烈的衝殺中，馱着唐爾的那匹驕健的戰馬被一陣排鎗擊倒在一個沼澤邊了。

……

老英雄唐爾不幸陣亡了！從今後，唐爾蓋世的盛名和俠義的行風，永遠鐫記在塞北的山川草原，和烏蘭察布盟的世世代代人民的心中——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幼孫。當老英雄唐爾的死訊傳遍烏蘭察布盟的時候，不管是阿卜頓，不管是圖里古克，不管是那博圖，有多少千萬的人民爲英星的殞落而同聲悲哭！如果誰能把這每一滴眼淚聚合起來，那麼也將匯成這唐爾戰死地方的哈爾紅水的巨水……

於是繼唐爾起的，是女英雄飛紅巾了。飛紅巾繼承了他父親的遺志，將以雙槍匹馬的威風震撼烏蘭察布盟的無邊大草原。

已死的老英雄唐爾的最精明的助手巴龍和獒犬厥奴，現在成了飛紅巾的助手。巴龍是一個草原上出色的中年男子，身體結得很像一隻獵牛。半年前，他剛由莫斯科高級參謀研究室畢業回來。他的眼光驚人的銳利，腦筋超人的縝密。在無形之中，他引導着這支隊伍引向正確的路線，如果說唐爾和飛紅巾是一把火，那麼巴龍便是一股助燃的養氣了。和巴龍差不多同

時參加到這支隊伍裏來的，還有一個美貌的青年，這就是多情的歌者哈的盧。哈的盧就是昔年被唐爾戰敗的阿卜頓盟主格魯奇的侄子。

格魯奇自從附隨着巴音酋長勾通日本軍，而在背城一戰中打敗了唐爾之後，便得意忘形起來。格魯奇總以為唐爾從此就身敗名裂了，那知道唐爾的氣餒比前更高出數倍，全烏蘭察布盟的人民仍然把他尊為第一個無敵的英雄！格魯奇爲這事氣得臥病三月，病好後他便千方百計想着怎樣去打擊唐爾。他知道唐爾有一個了不得的女兒飛紅巾。於是他叫了他的侄子哈的盧。這個巴音的美貌青年歌者，潛入到唐爾的部下來做破壞工作。一則格魯奇想利用他的兒子的美貌的歌喉來勾引飛紅巾，盜取軍情以求媚於日本軍，再則，格魯奇密囑哈的盧乘機害死唐爾，以洩當年阿卜主被奪的仇恨！

老英雄唐爾的戰死在百靈廟的挺進途中哈爾紅河畔，就是哈的盧的破壞工作最大之成績之一。……

對於哈的盧，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詭秘的行徑，只有靈明的參謀巴龍對這美貌的青年歌者

起了極大的疑心……

晚春的時候，飛紅巾率領着她的部屬行軍到大青山的叢山中，五百多隻矯健的馬蹄踏碎了山路上的細石。騎隊行進在大青山中已經整整五天了，他們的軍糧只有以獵取沿途山上的野物來作代替。在第五天的夜裏，他們宿營在大青山的主峯翁滾山下。

騎隊雖然在極困苦的情狀下行進。但是馬士們的精神很是興奮，他們一路上唱着蒙古牧歌，也有的在捏着女人的假嗓子在對唱着牧野上最流行的情歌。因為他們奉總部的命令要開到野兔河東的布魯圖去，那裏的風景很幽美，而且常常可以劫奪到日本軍的優裕的食糧，用品和槍支。

巍峨的翁滾山照在月明中，山脚好像蓋上了一層銀霜。飛紅巾和她的一百多個騎士在翁滾山脚開着夜歡會，他們團團地坐在一堆篝火的面前，篝火上正燒烤着一些發散出濃厚的脂香的山羊，野兔和雉雞。

一陣悠悠的琵琶聲把羈雜的人聲澄清下去了，這正是巴音的名歌手哈的盧在獨奏着琵琶

在這月夜山靜的山中，琵琶的柔音在無言之中好像在講述着千年來草原上的故事。

琵琶的餘音剛剛失散在夜色，有誰用央求的口吻說：

「哈的盧，唱一個吧！」

於是哈的盧又撥撥琵琶，然後站起來走到篝火邊，開始在火光中輕緩地舞蹈了起來，他一邊熟練的彈着琵琶，一邊用柔和而多情的歌喉唱道：

「你看見過在察罕泊邊蠕行着的，

那標緻而憂鬱的阿琪姑娘麼？

她，戀人遠徵在烏蘭花，

草原的風吹不乾她相思的眼淚呀！……」

飛紅巾癡情地望肴青年歌者哈的盧的舞蹈，歌者那副清秀的臉孔映照在火光中，做出種種柔美的表情，更顯得可愛動人。飛紅巾被哈的盧多情的歌喉所誘惑而沉醉了，她把一隻正吃着雉雞腿丟給躺在身邊的厥奴，失神地倚靠在一株枯樹上。這時，飛紅巾願意化作一灘春水，

讓自己的心靈永遠得到溫情的撫慰吧。

「好呀！」這一聲竄噪，把飛紅巾的沉迷中提醒過來，她定睛一看，歌者哈的盧正蹣跚到她的不離尺外的跟前，他靈巧地彈着琵琶，一邊唱着跪着身子，左右擺動着他的披垂着烏金長髮的頭，他的俊美的眼睛狂妄而大胆地燃燒着飛紅巾的眼睛。雖然飛紅巾是威名大震的女英雄，但怎能壓捺得住少女的芳心，怎能壓捺得住芳心中的一縷縷飄忽未定的情思？……這時，葵大厥奴乖巧地搖着尾巴走前去舐着哈的盧的大腿。

終於，飛紅巾爲哈的盧的眼光迫得垂下眼簾來，她的臉孔飛上了兩片紅雲。她的呼吸非常緊促，感覺到有生以來未有過這樣的脆弱和動情。

夜已深，騎士們醃醒在每一座營幕裏。營前的篝火熄滅了最後的餘燼，翁溪山也在月明中靜靜地呼吸着夜氣。夜，是一面無邊的海，淹滅了人間的污濁，送來了一片鮮美和清新。

一種虛渺的青春的情懷令飛紅巾輾轉不能成眠，她側耳傾聽着山林間夜鶯的啼聲，啼聲一下一下的刺在她的迷亂的心尖。月光照進營幕裏來，掛在帳頂的戎刀在發着寒光，她感覺

到枯澀的戎馬生活吞沒了她的青春的羸影，於是她的心陷進了茫然的悽傷……。

飛紅巾終於爬了起來，她穿着薄薄的軟絨質的長睡衣，蹣跚地踱出營幕來。她抬頭望望一輪明月，望望高傲的的滾山，然後沿着山脚慢慢地走去，她遠遠地離開了營幕，隨着一種哀愁而不易解除的沉重的心思，脚步遲滯地移行在山徑上，山徑上的野草花含滿了露水，她的兩脚被夜露沾溼了。

飛紅巾忽然聽到後面有一陣咳嗽聲，她警戒地回轉頭來一看，在月光下跟來的是獒犬厥奴！

「回去，野東西！」飛紅巾低聲的喝着。

但是厥奴搖搖尾巴，惹人憐愛的唔唔地叫了兩聲，還是一步一步的跟着。

走着走着，在一顆高大的龍角松下，忽然一陣哀豔而纏綿的胡笳聲遠遠被風輕吹下過來。悠悠的胡笳聲使懷春少女的飛紅巾沉醉了，她側偏着頭靜靜地佇立在高大的龍角松下，笳聲越來越近了，呵，在月光下走來的正是赤着脚吹着胡笳的哈的盧！由於龍角松高大松影陰翳，哈的盧並沒有發覺到站在樹下的打飛巾。

哈的盧吹着胡笳剛剛走過龍角松，飛紅巾不由得用抖顫的嗓音低叫了一聲：

「哈的盧！」

哈的盧猛一轉身，他把胡笳從嘴邊放下來，驚異地叫道：

「呵，飛紅巾，我的司令！」

哈的盧幽雅地向飛紅巾鞠了一躬，又說道：

「司令，愛惜你的身子呵！你不怕夜露冷人麼？」

飛紅巾沒有回答，但是哈的盧已經聽到了一聲飛紅巾的低微的嘆息。

哈的盧的眼睛在閃耀着智慧的勇敢的光芒，他移前一步溫柔地說：

「我的好司令呵，讓我唱一個平生最得意的歌子來替你解解悶吧！……」

飛紅巾微微地點了點頭。

於是飛紅巾和哈的盧一同坐在高大的龍角松下，哈的盧輕輕地撫着厥奴的項毛，一時

在低聲地唱着歌，一時又在訴說着什麼。

飛巾紅和哈的盧兩人私戀的事情，很快地就傳進了全隊騎士的耳朵，騎士們一有空閒的時候，就竊聲地議論着。

一天，隊伍到達了武川。巴龍正叉着臂膀站在一個藤蘿棚下，對着正在撫弄着棗紅馬的長鬃的飛紅巾說道：

「飛紅巾，你愛芒花嗎？那麼多刺的東西」

飛紅巾扭轉她的棗紅巾的頭來，疑惑地答：「芒花我不愛它，我愛馬鬃紅。」

「是的，馬鬃紅很可愛，芒花會刺痛人的手。但是你知道嗎？哈的盧就是芒花呢！……」

「巴龍，你知道你現在是跟誰說話！」

「是的，我現在是跟我的司令說話。」

「那麼你說話就得懂點禮貌！」

「難道提起哈的盧就是不禮貌嗎？」

「對於哈的盧的事，請你以後少提！」

飛紅巾用馬鞭抽了一下腳上的蒙古雕靴，憤憤地離開巴龍，在飛紅巾的心目中，她的戀人哈的盧一個純真，多情，而得人心愛的青年。

一直到了秋天，經過了千辛萬苦的征戰，飛紅巾的勢力才由哈爾紅河流域進展到烏爾察布盟東部的布魯圖地方。

布魯圖位於野兔河的極下游，接近察哈爾西部的蘇尼特右翼旗。這裏，有美麗的風物，野兔河兩岸的草野比任何地方都肥美，成羣的馬匹壯大而發着閃閃的油光。無怪乎，這個出色的地方，曾經被日本軍佔領過三次，但是現在布魯圖的廣大的牧場上却飄揚着飛紅巾鮮的藍的戰旗。

忽然一天，諜報傳來有一個日本軍聯隊經沿江到蘇尼特右翼旗，到蘇尼特右翼旗連脚步也沒有停一停，又向這野兔下游的布魯圖進發了。

飛紅巾和巴龍計議好乘夜去截擊正在行進中的敵人，如果說以烏爾察布盟最聞名的騎隊

去截擊夜行的敵人，那是再順利也沒有的事情了！

但是當星光迷離地照在布魯圖的牧場上，就在飛紅巾剛要領隊出發的十分鐘前，突然槍聲四起，布魯圖的平頂房屋有好幾處被小鋼炮打着了火！

一陣馬蹄聲飛馳過布魯圖的牧野。

『呵。是騎兵隊！據報不是說敵人的步兵聯隊麼？』巴龍大聲地對飛紅巾說。

飛紅巾意料到自己是被敵人包圍了。她躍上驍健的棗紅馬，疾聲狂呼：

『分散開去到四子部落旗河北岸集合！』

飛紅巾把馬頭勒緊了，突然她又向夜茫茫的四下裏叫道：

『哈的盧，呵，哈的盧呢？』

『哈的盧在這裏！』巴龍在黑暗裏答應。精明的巴龍早就注意到哈的盧的行蹤了。

從黑暗裏，兩匹馬很快地向飛紅巾跑了過來。

『謝天謝地，你的哈的盧可親手交還給你啦！我真當不起這個重担子！』巴龍表面上是

保護哈的盧，而實際上却是在監視着他的行動。

飛紅巾一馬當先，雙手執着兩支手槍。巴龍殺後，哈的盧夾在中間。獒犬跟在大家的後邊。第一次，他們朝着往四子部落旗的方向衝去，但是被一陣排槍擊退回來了。

「敵人目的是在截斷我們的歸路，我們往東邊衝出一定更容易些。」巴龍在馬上說。
這次是厥奴在前邊帶路。

結果，布魯圖東邊的敵人包圍線比較薄弱，飛紅巾，哈的盧和巴龍平安地衝出了包圍線。飛紅巾和巴龍哈的盧到了四子部落旗河北岸的時候，最可令人悲嘆的，就是飛紅巾的一百零九個善戰的部屬。現在能生逃到四子部落旗河北岸的，連同飛紅巾，巴龍和哈的盧三人算上，僅僅剩下了疲憊的七騎和一隻獒犬！……

夜以繼日的奔波，使他們疲憊不堪。現在，他們七個人任歇在四子部落旗河北岸邊的一座石砌的小神廟裏。他們爲這次的慘敗而緊壓着沉重的心事，每個人的眉頭濃重地倒垂着，他們的嗓子也啞塞了，誰都不願意說一句最尋常的話。

哈的盧單獨坐在小廟門前的石階上，用着一支鉛筆在一本手冊上劃着劃着，他正在寫一首哀悼被圍陷和戰死的一百零三個的歌詞。他的嘴巴咬着根馬鬃草，時時縐着眉頭作着苦思的神情。

飛紅巾不時的帶着沉重的步聲走前來，低着頭看了看哈的盧的手冊。這時。哈的盧總是輕聲地念道：

「阿！你們死在深綠的草原上！……」

但是當飛紅巾每次從哈的盧身邊離開的時候，哈的盧便偷偷地在下幾頁上寫着些什麼。對這，只有坐在廟門角的巴龍冷眼的注視着……。

陰雲密佈的夜，廟外面的草原是一片漆黑。誰家走失的馬兒在遠處嘶鳴幾聲又隱沒了。因為長途的奔波後，天一黑大家就和衣睡着了。

在這荒涼的草原上，連最含有原始意味的更鑼聲也不能聽到，而每當午夜，只有以戰馬的「午夜嘯槽」來辨別時辰。

綁在廟外的樹叢上的馬兒已經一嘯過槽了，大家仍然沉沉地熟睡着，他們好像被夜所癱化了，只有那陣陣的鼾聲還在向着夜神說明他們是活着。

哈的盧除了傍晚的時候迷糊地睡過一小覺之外，他一直在假睡着。他選擇在近廟門的石牆邊睡下，一動也不動，作着沉沉的悶鼾聲，但是他的心裏却一直在隱藏着一種不可告人的意念……。

和哈的盧同樣假睡着的是巴龍。巴龍把臉朝着神龕睡着，但是他每分每秒都尖着耳在聽着哈的盧有什麼動靜。

夜深了，哈的盧故意翻了幾下身，然後坐起來聽聽衆人悶雷似的鼾聲，久久地他才爬起來，蹣跚脚步摸索出廟門。

哈的盧在廟前的石階上站了站，他側耳聽了聽廟裏並沒有什麼動靜，于是他走下石階，大胆地往草深石亂的荒野上走去。

不久後，哈的盧靜立在一塊較平坦的草地上，他睜大眼睛往黑暗的四下裏探視着。就在

還，忽然有一個影子遠處一閃，哈的虛驚得渾打了一下冷戰，立刻拔出手槍，但是很久很久都沒有什麼動靜。

于是他捏着手槍，一步一步地往那影子一閃的地方迫過去，到得跟前一看，原來是一塊直立的石頭，他傻笑了一下，覺得自己胆子太小了。

哈的虛安心地重新走向到原來的草地上，他從夾衣上取下來一件小小的東西，埋藏進草叢裏，而且在上面用三塊石頭做了一個標記。這位巴音的名歌者，現在成了世間上一個做謎的人。一個謎，能經千年而不解，也能令百萬生靈成塗炭；而今，哈的虛親手做下了這個謎，還需要他親手來解除。

哈的虛做好了他的謎，然後又順原路走回來，偷偷地摸索進小廟裏，重新在牆邊躺下。大家還是悶沉沉的在打着鼾聲。

哈的虛慶喜着自己把事情做得意外的順利，現在他的心胸感覺得非常舒暢。他把四肢用力地伸了伸，於是安心地入睡了……

從多雲的天體投下來第一縷大光，草原喜孜孜地浴着黎明。

飛紅巾七個人正在替馬匹備坐鞍，勒馬肚帶，檢查馬蹄掌。他們就要開始繼續往長遠的征途進發了。

哈的盧正在替飛紅巾的騾紅馬刷刷馬蹄掌，飛紅巾交叉着手臂站在旁邊靜靜地望着。其他的人都在整理自己的行裝和檢查自己的馬匹。

就在這個時候，巴龍突然跳了起來，以極迅速的手勢拔出腰間的手槍，對準哈的盧的背心，「舉起手來！哈的盧！」巴龍厲聲地吶喊着。

正在刷馬的哈的盧被這突然的怒喝聲嚇得直跳起來，他猛回頭一看：巴龍的手槍正對着他的背心！他就是想拔槍也來不及了。哈的盧把兩手慢慢地舉了起來，馬刷子從微抖的右手上掉了下來。

「巴龍，你想幹什麼！」飛紅巾用馬鞭抽打着腳上的蒙古雕靴，圓睜着眼球怒聲地喝問着。

「嘿，我想幹什麼？」巴龍冷冷地答，突然他又激昂地大聲叫道：「飛紅巾，沒有你說話的地方！今天，我是以老英雄唐爾的參謀長的資格來檢發哈的盧，檢發一個人面獸心的爛蛋！」

飛紅巾却被巴龍的話怔住了。

「過來！」巴龍命令站在不遠的一個虬髯的騎士：「摘下他的槍！」

那個虬髯騎士走前來，先把哈的盧的手槍摘了下來，然後又在哈的盧的腰裏抽出一柄匕首。

巴龍把手槍收起來了。他走上兩步拍着哈的盧的肩膀說道：

「放下手來，哈的盧先生，你受驚了嗎？請原諒我巴龍的魯莽吧！」

「好了。」飛紅巾心裏暗暗地叫道，她捏了一把汗，鬆過一口氣來。

「哈的盧先生，請你答應我一個要求：帶我們到你昨天晚上埋放東西的地方去看！」巴龍狡猾地夾了夾眼睛。

「呵，巴龍！」哈的盧驚叫一聲，但立即也就惡狠狠地對巴龍叫道：

「巴龍！你敢對着你的司令飛紅巾面前槍斃我麼！」

「怎麼不敢！」巴龍冷冷地笑了笑。

「那麼你拔出你的槍來吧，我哈的盧的腦袋不是子彈能威嚇的！」

「好賊，不許你多話！」巴龍勃然大怒起來。

「你哈的盧的腦袋算得什麼？我們還要把你的二主子巴晉酋長那老傢伙，和那無恥的格魯奇的腦袋一齊割下來！」

「巴龍！看在你司令飛紅巾的臉上，有什麼話好好的說吧。」飛紅巾移前來兩步，低聲地求着巴龍。

「沒有什麼話好說！你們都過來，把這奸賊拉着走！」說後，巴龍獨自先往草深石亂的荒野上走去了。

衆人用力的拉拽着哈的盧走，哈的盧咬着牙齒，像一條狗似的在掙扎着。

飛紅巾半傷心半幽恨的在衆人後邊走着，良駒、賽紅馬和厥奴靜靜地跟在後邊。

衆人把哈的盧拉拽到巴龍站席的地方，這正是哈的盧昨天夜裏藏放東西的一片草地。

巴龍開始彎着腰搜尋了一陣子，終於他把三塊作爲標記的石頭搬開來，右手從草叢裏檢出一個小紙團。」

「嘿，這是一個密報！」巴龍把紙團展開來：「大家聽着，這上面是這樣寫的：『飛紅巾傳率領殘部六人順野兔河竄回老巢大青山。哈。九，十五。』聽清楚了沒有，這是一個密報呀！」

巴龍把字條丟給飛紅巾，飛紅巾用顫慄的手拿着字條，這顯然是哈的盧的手迹！飛紅巾迴避着衆人的眼先，把頭深深地垂了下來。

衆人把憤怒的眼先從哈的盧的身上移到飛紅巾的身上。

哈的盧青灰滿臉孔，他的身子微顫地在發着抖。

巴龍向飛紅巾移前兩三步，鷹般的眼睛陰沉沉地盯着飛紅巾：

「我的好司令呀，你記得我們在武川說的話麼？你說你不愛芒花，可是比芒花還刺人的哈的盧你却看得比一百多個兄弟的生命還要緊！……」巴龍咽了一口唾沫：「飛紅巾，現在你明白了吧？你的哈的盧是怎樣一個東西！……」

飛紅巾微微地抬起頭來，她的嘴唇已經黑了，好像她受了嚴冬霜雪的侵迫。她用含淚的眼睛悲哀地望了望巴龍，好像她的意思是懇求巴龍不要再把話來損傷她的心……。

巴龍用滿佈血絲的瘋野的眼睛擊退了飛紅巾的悲哀的眼光。他不單不憐恤飛紅巾這時的心情，而且用更憤疾的聲音叫道：

「飛紅巾，今天，我巴龍親手證明了哈的盧是一個奸賊！頭上是烏蘭察布盟的天，腳下是烏蘭察布盟的地，我巴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我不能看着壞蛋在我的身邊橫行！飛紅巾，今天，你應該明白！老英雄唐爾是被哈的盧害死的！和我同甘苦共生死的一百零九個弟兄，除了我們脫離的這六個之外！統統死在哈的盧的手中！飛紅巾！你是已死老英雄唐爾的女兒，你是烏蘭察布盟獨一無二的女英雄，又是身為我們的首領，竟與這樣一個殺父的仇

人戀愛！飛紅巾，我替生和死的一百零九個弟兄喊冤！」

飛紅巾在巴龍責難之下，突然縱聲狂哭起來。她很快地跑到裏紅馬的身邊，把頭伏在馬鞍上哭着，她爲大義的悲憤而亂頓着雙腳。

但是飛紅巾哭聲並不能消滅衆人心頭的憤怒。

「哈的盧！你騎上你的馬！」飛紅巾抬起滿頭是淚痕的臉孔，聲地命令道。

「你是什麼意思？飛紅巾！」巴龍去阻攔哈的盧。

「我要把他押到烏蘭不浪總部去！」飛紅巾用手揮着腮上的眼淚。

飛紅巾說後躍上了裏紅馬，哈的盧也跳上了自己的馬。

「飛紅巾，你倒真要把哈的盧押到烏蘭不浪去嗎？」巴龍疑惑地迫問着。

「憑着天上的神，地下的父親，我一定要把這個負義的畜生押到總部去審判！」飛紅巾在馬上高聲的發着誓。

「飛紅巾，地下有你父親唐爾，這又有新死的一百零三個弟兄的陰魂需要你替冤：好吧

• 你把哈的盧押到總部去，祝你一路平安！」巴龍向馬上的飛紅巾行了一個禮。

「勒緊你的馬頭，我命令你在我的前面快跑！」

飛紅巾擦乾臉上的淚痕，用手按了按腰上的兩支手槍，大聲地對哈的盧叫道：

在燐燐的幾下鞭聲中，兩匹馬騰起了一陣烟塵，向草原遠方風般的飛揚去了。那隻驍健的厥奴在馬後奮勇地追奔着。

三

天已微明，牧場上傳來羣馬的蹄聲和牧人的歌聲。飛紅巾醒來了，揉着惺忪的眼睛。她領着哈的盧走過一片盈綴着露珠的草場，走下野兔河去洗嗽。

• 「阿多！」昨天晚上那個多鬍子的壯漢，站在野兔河水邊的石岸上，向走下河來的飛紅巾祝問早安。他正在爲黃紅馬和玃馬洗刷身子，修剪鬣鬚。斑紅馬和斑馬仰着頭齧着牙齒，連連地搖擺着長尾巴，表示非常高興。

野兔河在悠悠地流着，河面的遠處凝留着—層白色的煙霧，有幾隻水鳥忽隱忽現的在煙霧中飛掠着。

「飛紅巾，你倆就急着要走嗎？多住一天呀，我們今天還要給你倆宰一隻肥肥的牛犢呢！」那個壯漢揮着手裏的大刷子，高聲地說。

「不啦，我們身上有事情呢，下一回再打擾你們好了！」飛紅巾束緊了她的紅頭巾。多鬍子的壯漢，爲癩紅馬和斑馬整理坐鞍，勒緊肚帶，檢查腳蹬，攪頭和馬蹄鉄，然後牽着牠們跟飛紅巾和哈的盧走上河岸來。

牧人們有些已經出去放牧了，餘下來的都從各個帳幕裏走來爲飛紅巾送行。

一個婦人端來了兩半瓢剛從母羊身上擠下來的溫熱的鮮乳漿，很快地走前來，高高的端給飛紅巾和哈的盧。

飛紅巾把半骨瓢乳漿一飲而盡，然後從身上掏出來一些錢來放進骨瓢裏去，交還給婦人

「叫呵，你以為我貪圖你的賞麼？」婦人從骨囊裏拾起錢來，預備送還飛紅巾。

「就剩這些錢了，你不要嫌少呵！」

婦人喜氣洋洋的把錢納進腰裏去了。

「阿娘，我們走後你把牠的皮剝下來吧！」飛紅巾指著不知被誰拉到轆門邊的身上凝結着紫血的獐狗，她的眼睛突然浮起兩兩圈紅，她用悲哀而暗澀的聲音繼續說：「你把牠的皮剝下來熟乾，好好的替我保存住，等到我下次打從野兔河這邊經過的時候，我會拿一塊阿爾泰山玉贖回它的……」

「呵，請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傷壞牠的一根毛！」婦人親切地回答道。

飛紅巾太愛惜獐狗了，她為獐狗的死，內心感到深沉悲痛。厥奴腿隨她的父親經過五個長年的征戰歲月，而且是她的已死父親遺下給她的忠良的猛犬。她要把獐狗的皮永遠的保存，作一個有深長意義的紀念物，她正是想一句古諺：「人死留名，獸死留皮。」

鞭影一落，在一下清脆的鞭聲中，飛紅馬高高地躍起前蹄隨着野兔河直奔去了，哈的盧

。騎着斑馬奔跑在旁邊，牧人們在後邊高聲的呼喚着，但只一忽兒呼聲就低微而逝落了。

不久後，忽然後面有驟急的馬蹄聲傳來，飛紅巾回轉頭來一看，遠遠的後面好像被疾風捲來一個騎士。飛紅巾勒勒馬成了小跑，她把右手按着馬褲袋裏的手槍，縱然來者是一個惡客，但她的手槍却没有畏懼，而且將不能饒恕他！……

一忽兒騎着快追上來了，這時可以看出那騎者的滿是黑鬍子臉孔來。

「飛紅巾，飛紅巾！」騎者在後面狂喊着。

飛紅巾的斑紅馬和哈的盧的斑馬都在河邊停下來了，那在山邊疾風般捲來的騎者，並不是什麼惡客，而是清早替他們洗馬的那個多鬍子的壯年牧人。

「原來是你！唉，你會把馬跑壞的呢！」飛紅巾微笑地說。

壯年牧人騎的是一匹口齒還青的小母馬！

壯年牧人從小母馬的背上跳下來，氣咻咻地說：

「給，給你們送——送來——一批包牛——牛——牛肉脯！讓你們路上好——好點——點心……」

「多謝你呀！」飛紅巾彎下身子把皮製的小提包拿了上來。

壯年牧人回身上馬，加上一鞭，小母馬又疾馳去了。

飛紅巾長久地望着那馬上的騎者，一直等到馬匹隱逝在河邊的深草中的時候，她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氣讚嘆道：

「好一條漢子！」

飛紅巾押解着她愛人哈的盧沿着野兔河繼續前進，野兔河在早晨的濛霧中滾動着波浪。

哈的盧把斑馬放慢了腳步，他不願意急急前行，哈的盧心想：烏蘭不浪是一座火燄山，自己却是一隻渺小而可憐的虫蛾！呵，虫蛾將會燒死在火燄山上，不為世人所知，而且連屍灰也無痕迹！如果自己慢到烏蘭不浪一分鐘，就苟延一分鐘的生命，慢到烏蘭不浪一秒鐘，也許從這一秒鐘內，飛紅巾的心在他的眼淚和哀求之下，忽然動了憐愛之情，而將饒赦他的死刑！……

「哈的盧，你把馬抽快幾鞭！」飛紅巾在後側邊叫道。

「我的馬跑累了，恐怕牠已經壞了腿！」哈的飛囁喘地說。

「是馬壞了腿麼？恐怕是你自己壞了心！哈的盧，給我快跑！你知道現在和你同行的是怎樣一個人！」飛紅巾在空中的揮着馬鞭乎乎地響。

「阿，飛紅巾呀，你是百獸之王，我是一隻羔羊；你是百鳥朝拜的鳳凰，我是一隻小小的麻雀！飛紅巾呀，我的標緻的女英雄！你顧念到半年來對哈的盧的恩情麼？今天，哈的盧在大難中，你的手就是哈的盧生死的主人阿！你的手一壓，我立刻就會斷了氣，但是只要你的手一抬，那麼我就像一棵垂死的草得到了雨水阿！……」

哈的盧的斑馬還是得啦得啦地慢走着。飛紅巾在馬上深垂着眼簾有所沉思。

哈的盧回轉頭來望望沉思中的飛紅巾，望望吵吵西南流的野兔河，他把烏金的長髮飄掠了一下，顫聲地唱了起來：

「一記得月光照在五加河，

你和我共倚狼皮枕，

兩杯清酒一柄戎刀。……」

這顫動的歌聲，像靜寂的午夜中的柔風吹動馬鈴，一聲聲的呼喚着飛紅巾的舊日的溫情。黃紅馬的蹄兒在不知不覺中也漸漸地發慢了下來。……

一直到中午的時分，才遠遠的望見在野兔河東南岸的烏蘭花，烏蘭花那稀疎的林木，那翠鷗似的帳幕，那圓滿塔形的古剎，都歷歷在眼。

這時，野兔河這邊的無際的大草原在中午陽光的照耀下，閃射出強烈的綠光，四下裏漾動着蒸騰的氣氛。

哈的盧在馬上呆呆地望着遠在隔河的烏蘭花，他的眼睛燃燒着求生的慾念。他想：死期已經迫近了！過去這烏蘭花就是烏蘭不浪了！能不能倖免于死，只有乘這一刻機會哀求飛紅巾來解救他，只要能得到飛紅巾的一下領首，那麼他便可以和着飛紅巾遠遠的奔逃在天邊，雖然路上有追兵，但也不能在飛紅巾的雙槍之前捕獲他。

忽然，哈的盧從斑馬上滾下來，張開雙臂攔住飛紅巾的馬頭，他的身子抖索着，烏長的

頭髮也在索索地動蕩着。

「呵，哈的盧，你發了痧嗎？」飛紅巾勒停了癡紅馬，望着哈的盧發紫的嘴唇，驚異地問道。

哈的盧拍的一聲，雙膝跪倒在飛紅巾的馬前，他的烏金的長髮垂在脚前，眼淚歛歛地流了下來：

「唉，飛紅巾哪！你還記得在那翁濱山脚的一夜吧？在那龍角松下，你的心印着我的心，我的心印着你的心呀！誰想到半年前我哈的盧是你飛紅巾最心愛的人，到半年後的今天我哈的盧却成了你飛紅巾的囚犯了呢！飛紅巾呵，你不念現在，也要念過去呵！你當真忍心把可憐的哈的盧送到烏爾不浪去給人家戮屍嗎？」

哈的盧跪在馬前悽惋地哭訴着，一忽兒他又跪爬到癡紅馬的緊邊，兩手抱着飛紅巾跪在馬蹬上的左腳，用嘴唇深深地吻着，然後他把披垂長髮的頭仰起來，淚眼矜矜地望着馬上的飛紅巾：

「飛紅巾，請讓我再叫你一聲我心愛的人呀！誰的一生沒有犯一點過失呢？我承認我過去幹的一段事情是犯了大罪，但它已經像一陣煙飛散了！我還年青，我還要爲心愛的人活在世上，我還要爲自由自在的大草原和獨一無二的女英雄而歌讚！飛紅巾呀，你能饒了我這可憐的巴音歌人嗎？你要是把我帶到烏蘭不浪去給人家戮死，那麼你先親手來把我殺死吧！要是到烏蘭不浪去當作一個叛賊來被人家打死，就不如在你的馬下做一個殉情的鬼！……」

飛紅巾的心被哈的盧的含淚的話一下一下的敲軟了，就好像一個玻璃缸被一支鎗子敲碎了一樣。

飛紅巾的眼光好幾次碰到哈的盧的含淚的眼睛，但好幾次她都是把眼光急急地收回。她迴避着哈的盧的哀傷，因爲那兩隻含淚的眼睛比兩支劍戮還利害。英雄的飛紅巾現在成了一隻馴良的野獸，她對哈的盧已不再暴戾，而內心却波激着那舊日的美滿的恩情……

哈的盧仍然跪在飛紅巾的馬下，雙手抱着飛紅巾的左脚，頻頻地搖撼着，吻着，哭泣着。「飛紅巾哪，要是你不顧念往日情份，你就親手把我殺死吧！」哈的盧哭着啞啞地說。

「……」

「飛紅巾哪，要是你願念往日的情份，那麼你就帶着我逃走吧！」

「呵，逃走！……」飛紅巾不禁渾身打了一下瘧。

「是的，你帶我逃走到那天邊的地方去，人家不能來傷害我們，從那時我們可以過着無牽無掛的生活，我將終身來忠愛你！……」

「天邊的地方……」飛紅巾在馬上仰首遙望着那野兔河隔岸天上的雲層，隨聲喃喃地說。

飛紅巾的心一直交戰着，爲什麼自己的戀人却成了叛逆？他年輕，他怎麼能負擔得起這樣重的罪狀？當自己把他押送到烏蘭不浪，而又親眼看着他被人殺戮的時候，不將會因爲無法救助而悲痛麼？死的已經死了，爲什麼活着的還要叫他死呢？呵，哈的盧，你這個可恨的逆賊而又可愛的人呀！你當真能終生來忠愛我麼？上有蒼天，下有大地，你敢說這話不會是假的吧？唉，爲了願戀你就不能兼全大義，爲了帶你逃走我將永遠被人唾罵！但是，唾罵

吧！我終歸是一個多情的少女，我不能親手來殺死我自己的戀人！哈的盧呀，你使我好爲難而又好傷心……。

飛紅巾終於用戀情戰勝了大義，她跳下馬，把跪着的哈的盧攙了起來：

「哈的盧，不要害怕呀，我已幾答應你了！」

「呵，飛紅巾，我的親人！」哈的盧懷抱着飛紅巾，他的眼淚因過分的激動而大滴大滴的下來了。

飛紅巾和哈的盧各人牽着自己的馬步行着朝野兔河岸上走去。這時，遙遠有雨的天空，一條五彩長虹，從東邊撲飛到西邊，長虹襯托在蔚藍的天幕上，顯得格外的鮮明壯麗。

哈的盧指着天空說：

「多好看的虹呵！那天上的虹只有這草原上的飛紅巾可以和它相比呢！……」

飛紅巾報予哈的盧以輕盈的一笑。

不久後，他倆在河岸，僱到了三隻用羆牛皮做成的渡船，一船載人，兩船載馬，撥着波

浪渡到了野兔河的東岸，上得岸來，飛紅巾和哈的盧並肩地騎着馬，往烏蘭花的小路上進發了。

一路上哈的盧的都在唱着歌子，兩匹馬得得地跑着。哈的盧的心胸燃燒着一種頻於死滅而得以生還的感情，他時時用淫邪的眼睛去斜睨着飛紅巾，當他歌唱的時候，在馬上常常做出獻媚的姿態。哈的盧心裏想：到了烏蘭花就一直朝東南方走，到遙遠的禁哈爾的烏蘭大壩去！

只隔一個鐘頭，飛紅巾和哈的盧一齊到了幽美的烏蘭花。在一座塔形的古剎前，飛紅巾忽然地把賽紅馬勒住，鬃頭停下來了，從一個大冬青樹的枝桠間望過去，在那西南的天邊隱現着大青山脈齒形的山峯，飛紅巾的心突然一震動：她想起了當時他的父親老英雄唐爾在大青山中的汗馬生活，那馬蹄走熟的每條山徑，那飲馬的小山溪，那困苦的輾轉征戰；但是現在父親那裏去了？唉，殺父的仇人就在自己的身邊，可恥自己還帶着仇人遠逃！呵，哈的盧是殺父的仇人，他親手害死了一個頂天立地的俠義終生的老英雄，他是烏蘭察布盟的最無恥的

叛徒！用雙槍殺死他吧，絕不能縱容他的自由！……

當飛紅巾再抬起頭來從冬青樹的枝杆間眺望一下那雲層裏的巍峨的大青山，大青山變得
巖峻可怕，好像大青山的山神在默默地譴責她的失於大義的行跡！飛紅巾恥爲唐爾的女兒，
恥爲烏蘭察布盟的威名赫赫的女英雄！……

「哈的盧！跟我往西走！」飛紅巾像瘋了般的疾聲呼喝着。

這一聲狂暴的呼喝，把哈的盧嚇得渾身震抖，差些兒從馬上掉下來。

「聽到沒有？我要你到烏蘭不浪去！」飛紅巾在馬上揮着狼子狂叫。

哈的盧嚇得從斑馬上滑跌下來，他兩手兩脚爬到賽紅馬的跟前，跪拜着飛紅巾。

哈的盧跪在飛紅巾的馬下，號啕大哭起來：

「我的飛紅巾哪！……」

飛紅巾暴戾地截斷哈的盧的話：

「哼，飛紅巾不是你的了！賊徒！」

哈的盧再爬前兩步去抱飛紅巾的脚：

「飛紅巾呵，你再聽我說一聲。」

飛紅巾在馬上把頭扭了開去，她的紅頭巾在陽光下閃着可怕的紅光：

「够了，够了！你這個騙子！」

哈的盧雙臂抱緊飛紅巾的脚，悲哭着哀求：

「飛紅巾，只你再聽我說一聲，我死也無怨！……」

「滾！飛紅巾怒吼一聲，一舉脚把哈的盧踢倒到馬腳下了。

突然，飛紅巾從馬上直跳下來，她一脚踩着哈的盧，一手從腰圍裏解下一根用牛筋做成
的繩子來，彎下身子去把哈的盧背剪的網縛了。她不準備戀人哈的盧是怎樣哀號怎樣的掙扎
，她終于橫着心眼把哈的盧綁在飛紅馬的肚子下。

「哈的盧，告訴你，我雖然跟你有半年情份，但是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我的愛你，
那是半年前的哈的盧，誰知道半年後的哈的盧是一個背叛烏蘭察布盟的賊徒呢！你親手殺害

了我的父親，你又親手殺害了百十個弟兄，你是奸人巴音酋長和惡賊格魯奇的狗！你想幫着他們把烏蘭察布盟出賣給日本人，現在，我對天立誓，我不能承認我是你的愛人，我要把你遺喪失了良心的賊徒送到烏蘭不浪去判決！……」

不容哈的盧在馬肚下再分辯一辯，飛紅巾霧地躍上斑紅馬，兩腿用力一夾，把轡頭猛一勒緊，加鞭向烏蘭不浪的路上飛馳去了！……

x

x

x

烏蘭不浪之夜。

一座極其古老極其巍巍的神宮，神宮四周殘闕的高牆上，爬滿了雜草和小樹，高牆外是一圍古老的柏樹林，柏樹林外是一片澹茫茫的天空，天空上掛着一勾黯澹的渾月，兩縷雲紗，和幾顆微光的星星。

就在這座古老巍巍的神宮中，一堆高及人頭的烈火正在熊熊地燃燒着，飛燄爆濺出點點星火，像惡魔的巨舌，又像鬼雄在呼嘯。火燄捲掃在地上，連那宮場上從裂石裏生長出來及

藤的野草也被燦燃着了。在冲天的火光中，高大的神階和破壁被映照得通紅。千隻以上的一大羣蝙蝠在火光中驚起，穿飛在高簷和殿角間，發出劫難來臨時的唧唧的驚鳴聲，一串一串的蛛絲和煤灰從簷頭上掉下來。

唧唧，唧唧！黑色的蝙蝠們在高簷和殿角間穿來又穿去，牠們祖祖孫孫安居幾百千代的古神宮，今夜忽然發生了巨變，從牠們慘厲的叫聲中，預示着在遺古老的神宮中將有難逃的劫運之到來……

總部的人員都面朝着大火堆莊穆地站在高大的神階上。飛紅巾的頭巾在火光中閃耀得比血還要殷紅。和飛紅巾並肩站在神階中央的，是一個有着魁梧身材和蓄着垂及胸部的五綵銀髮的老者，他扶着一支藤角檀木杖，銀白的垂肩下杓礫着一對威嚴的眼睛。在飛紅巾和老者的背後，圍繞着半圈牛長在烏蘭察布盟，有着最倔強靈魂的中年漢子們。

在熊熊的火光中，兩個彪形大漢從側殿裏把哈的盧推到火堆前，哈的盧望望四周圍，在宮場每個角落裏，都站滿了全副武裝的衛士們。哈的盧站在搖着烈燄的火堆前，渾身發着抖，

散亂的長髮被風火吹得一飄一飄的，他的眼睛死死地瞪着站在神階最前端的飛紅巾：那對富子魅力的年青的眼睛充滿了恐怖和哀憐。

在高大的神階上的最中央的地方，站着的那個五綵銀髮極魁梧的老者，是總部的負責人，他是老英雄唐爾生前的拜把兄弟，他激烈地抖着五綵銀鬚，龍角檀木杖沉重地敲擊着神階，他用草原上男子漢特有的一種宏亮的聲音獅子般的吼叫着，古老神宮的四壁回響出囁囁的音波：

「共生死的弟兄們聽着！現在站在我們大家面前的巴音歌人是我們的仇人！是烏蘭察布盟的叛徒！哈的盧，這名字給我們帶來臭氣！他，是認日本人做父親的巴音酋長和格魯奇的一條狗！他第一口咬死了我們的唐爾！第二口又咬死了我們同患難同生死的一百零三個弟兄！但是，像這樣一條惡狗，却有人去愛他！而且還個愛他的不是旁的人，却是我們被害的大英雄唐爾的女兒飛紅巾，是被害的一百零三個弟兄的領袖，是一個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聞名的女英雄！咳，我年老了，我活了八十多年，在夢裏也沒有看見過這樣恥辱的事情！咳，

可歎呀！……」

這老英雄朗朗的話聲，責難得飛紅巾渾身抖戰，她的心被一種最大的痛楚所扭絞着。

突然飛紅巾拔出一支手槍來，在空中揮了幾揮，然後遠遠地瞄準着他的愛人哈的盧的胸口，帶着慘厲的哭聲叫喊道：

「呵，諸位聽着！怨我自己太年輕，竟做下這樣終生可恥的事情，爲了報我父親的仇，爲了雪我弟兄的冤，今夜，我飛紅巾要親手來槍斃他，槍斃他！槍斃哈的盧這條狗！……」

「哎喲！」哈的盧忽然驚呼了一聲，他在飛捲着烈焰的火堆前，極迅速地把雙手交疊在胸口上。

這時，飛紅巾突然覺得有一樣紅光一閃，等她定眼一看，原來是一顆大紅寶石戒指在火光中閃耀着紅光，那大紅寶石戒指正綴在哈的盧交疊在胸口的子上，而且那灼灼紅輝的寶石正遮擋住了哈的盧的心口！這，使到飛紅巾的心一驚悸：那閃耀在火光中的大紅寶石戒指，原是有—段深不可拔的姻緣的。那顆大紅寶石戒指，是她父親遺留給她的至寶，但是爲了愛的關

候，就在那月夜中的翁浪山下，她親手爲哈的盧輕輕地戴上指間，可是誰能料想得到？當夜爲哈的盧親手定情，今夜親手來殺死他呢！……

飛紅巾太激情了，她那緊鎖的眉頭埋藏着緊緊的怨恨，她的紅色頭巾飛在夜風中輕輕飄掠着，她的右手在抖，手槍在抖。飛紅巾的眼睛直瞪瞪地瞄準着站在烈火堆前的哈的盧的心口，約莫遲遲經過了三分鐘之久，飛紅巾才把牙關一咬，眼睛一閉，食指把扳機一扣，只聽見砰的一聲，哈的盧在烈火沖天中倒地了。

飛紅巾猛然把手槍往殿角裏一丟，高高地跳下神階，直奔向倒在火堆前的哈的盧去，一股鮮血正從哈的盧的心口左邊噴泉般的迸流出來！

x

x

x

隔年春天，有人在察哈爾省北境的霍雅地方看見飛紅巾仍然飄着她顏色鮮豔的頭巾，穿着着她那多鈕扣的獵衣，她那脚上的一雙蒙古高統雕靴，已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糝以擦掉的泥污。她帶着一支更強大的隊伍馳騁在霍雅地方的達里岡的利大牧場上，更艱苦更倔強地和

敵人作着生死的戰鬥……。

——三十年十月「文學月報」——

原
书
空
白

新生

張天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喫了一驚！怎麼，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濼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鬍梗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副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幾年不摺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這副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強盜；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顫骨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漢有滿肚子的憤怒。可是老潘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不會使性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李逸漢在敵人離家鎮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常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母女兩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的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担任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找

這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恐懼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潛，而現在的逸漢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喫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他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搬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了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草明其妙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

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畫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隻右手上，一把抓着拳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睜瞧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綫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的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片鴉，在冷風裏面搖晃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縷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慄。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也都碧綠的。

「那棵臘梅總是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已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够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裏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那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握鼻涕。他喫了一驚，慢慢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

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呢，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圖畫是選修，」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是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剪和尚頭的學生稍屁股掀一掀。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揮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答他們！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綫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漠想。

他們師生互相盯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牠老早就

在旁邊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

逸漠先生猜到他自己臉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賊了一眼。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一副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一開口——自己也都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讀個讀個——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有來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麼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走掉的。

他未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此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又熱心，又虛心。他對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伊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

到晚都默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副勁兒。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濤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叫牠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喫得酒罷。」

「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我個人陪陪你呢？——呃，我陸先生來好不好？」

「他會喝酒啊？」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

「我們這學校裏——哼，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字也寫得挺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

「請你看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你就得遷就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烟來點着，帶種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跟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他不斷

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灑着，不斷地啜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喝酒呢——傷我的心。我甯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啜了一口，還啞了啞嘴，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眶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喝壺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壺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一品這個味道。……」

那一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兒，很慚愧似的說：

「我從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嶺陳紹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

年雖然是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喫點酒。……我酒呢是喫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喫酒時的風趣。……啊，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噯！你應當去坐一坐的！」逸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喫酒。一塊麻姑豆腐干，兩碗遠年，就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瞭解瞭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累了似的噓一口氣。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盒圖章，他那些書籍跟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書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又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的聽着。逸漢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排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窗呼的一聲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漢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呃，老潘，你太太是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

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害怕牠！」這裏他把眼睛弘大了一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直到小內姪為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醜陋，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她——一封信……發生風……訴苦……娘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爲得想做點子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

逸漠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住下一沉。

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開了他逸漠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粉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點，祇有簡簡單

單一點傢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應他。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姊，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裏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個夢。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砲台，一部梅村家藏稿。他的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朝晨一樣——窗幔子打開了一大半，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疎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烟，看了吳梅村幾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靜悟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還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不過南柯記裏那個盧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

他打一個隔兒，擲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

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把牠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記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廣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淩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還有。還有一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泡了一壺紅茶，逸漠！」老潘很高興樣的走了進來。「你先喫一點八卦丹吧，怎麼樣？」

逸漠先生嘆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的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著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不懂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倆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漢先生認爲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頭徹尾，而老潘對逸漢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副高亢的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餐餐喫這一色菜，天天喫這一色菜，許不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事來找找他，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喫酒的人麼，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來

一個人呀？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著一些事務，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個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裏走路。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的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漠』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漠畫出這樣的漫畫來……嘩，真混蛋！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次

星期三在圖畫教室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求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砲台烟聽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躺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竅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部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站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判他幾年徒刑才對：老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逸漢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喫，吩咐他們單開到屋子裏，他們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要喝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够把校役喊來。而茶葉——他親自來買來的，據說是頂好的祁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有一點香味兒。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烟一摔。「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

他伸一個懶腰，起來呷了一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上一頓。

嘩，喝幾杯去吧。於是開了房門走出來。

我許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漢先生躊躇着。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剛剛喫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都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脚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是無意中踱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黯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足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飄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談什麼事務！

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現他，會請他

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頭，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刹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麼着，這天晚上喫酒的時候，仍舊是那一味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要走。……但是走到那裏去呢？」——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寫寫。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腿有點癩。照逸漢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漢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買碑帖，也是

歡喜玩玩開章。他」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〇五個字，」逸漢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嘆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蔑地眯着一雙眼睛。「我也灰了心，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攪出這一個戰事來，唉！」

逸漢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嗯，抵抗！」那個把嘴巴往下一彎。「抵得人家贏麼！抗戰得人家贏麼！——徒然自討苦喫！」

「那麼我們難道讓他們來佔領中國啊？」

「倒也不是什麼謬，——總之——總之——唔，你打不人家贏，何必又自討苦喫呢。」

你——打——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噉着一泡白沫，他用小姆指的長指甲把牠掏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他們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又有反日份子。好了，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游擊隊有什麼用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逼又逼一下，那裏鬧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

他們一搜索，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玉石俱焚。……」

「但是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歡迎游擊隊哩，」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蹋。」

「哼，自衛！哼！你有大砲沒有？你鎗械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仙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周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篇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竟親耳聽見對方那些理論，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仙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烟，性急地坐到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被抖，腮巴上也鼓起來。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遺教訓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還是個苦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够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

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慣於跟人在這類題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別人說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祇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服爾泰他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具論其稱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十分精！。

「那個週刊——韋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我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去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時不時對門口撇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的僵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矚着他手裏的烟，叫他意識到了什麼，這就掏出烟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烟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着上面的牌子。那張綁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烟，生怕牠逃才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要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喫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稱期待什麼的眼色盯着對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權且去上一上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到那些小店子去喫。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還是爲了送還那冊石鼓文。從下

午五點鐘談到了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定地嘖嘖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然要打回頭，因為他忘記了帶皮夾子。

「噯，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本是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動聲色地把一杯一杯喝下去。同時不斷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烟盒裏拿烟抽，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甲剔牙齒，然後往旁邊擲一彈，在桌沿上抹抹。

這一個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上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麼，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

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一種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這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談詩，談金石書畫。……」

可是這幾天逸漠先生自己也感覺到——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耀炫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過一副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副倪雲林的山水，上面有張廷濟的題跋。總是這一套。

「他吹牛，」逸漠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言語，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了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讚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盡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一種祇可對自

己人談的那副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祕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斷袖癖。」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有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羣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那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了些，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開一點兒。

「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羣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須要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抿嘴，點了點頭，又重複了一句——

「反、動、分、子。」

這些祕密——逸漢先生認為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他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祇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像以前找老潘那樣老是吃這一味菜呢？

他的經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回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化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喫喝才可以調濟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子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那幾盞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

一下一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坎上。他似乎還聽見了那個丈夫的腳兒響——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漠先生照平素那夢寐躺在床上，抽着烟。他近來每次喝了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很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的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他從來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還肯照應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難受地喃喃着。「我人緣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麼的戰爭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朝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不快。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她且不於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了她準會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唇，紅眼睛對舊子盯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友上一摔。

「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呢！哼，好像是我陷害她！」

手裏的烟掉到了地下，他轉身去檢的時候，連紙團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有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迫融十塊錢，可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分的理由——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麼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要有銀錢來往的好。橫豎我們自己過得過，不會向人家去告借的。」

逸漠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精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為一切的過——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致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寫着帶李北海筆意的一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烟，像他寫小品文那樣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的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我已說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

嘆一口氣，抽一口烟，手上的烟薰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儈，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為怕他丈人或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獸」——下面來了一個「！」。隨後覺得還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嘆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戰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牀繃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

，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燙，腦筋皆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牠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逸漢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鬥了五十年的中國。……

然而他又責備自己：

「這個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了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答應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點發苦。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聊。他伸了個懶腰，走去撕了一張日歷。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位小個子帥先生一早就出去了，寫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的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襲擊歌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漢先生一個人在屋子裏看看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壺祁門。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鬧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曾見面。

「大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法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

，照樣畫他的畫，刻他的圖章；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北平是和和平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和平平處下去。不是有那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漢先生啜一口茶，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鎖：他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上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牀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鐘在滴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還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在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此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在記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

生活——唉！

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呢？

「所謂敵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自己也很快亂：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姐要是還在家鄉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鄉呢——游擊隊打得好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烟，叫校役來重泡一壺茶。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牠給別的岔開去。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石罷……」

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是因為有游擊隊，因為要搜索游擊隊，還就有暴行……他一下子記不起還有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感到了一種不虛，一種失望。他莫名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烟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止了似的。「這個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來，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烟蒂，然後把陳先生的那張條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一方，用手指在紙面上揀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雲，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流着。屋子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隱，一會兒現。逸漠先生的臉子也一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搓了搓了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先生那種思和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不很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

——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子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一點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嗨，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回去打游擊，而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這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排遣，好好地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不十分熟的。並且一定又是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的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帶副瀟灑勁兒，隨即便一跨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凝固成了滯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你難道想找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脚步在小石子路上性地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上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點喫力似的。

真的。找老潘喝酒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叫自己多化了酒錢！

逸漢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腳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地迎面走來，大概是回學校喫中飯的。逸漢先生低着腦袋裝做沒

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她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拖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個會。

聽到後面有許咕咕咕咕，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喫了一驚，回頭瞟一眼——那兩個學生已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偏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我章老先生喫喫酒就算犯罪呀？哼！」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

原
书
空
白

「差半車麥楷」

姚雪垠

「曠清傢伙，又是一個『差半車麥楷』！」

在我們的工人游擊隊裏邊，近來最喜歡把別人叫做「差半車麥楷」。有時我們向隊長要烟吸，如果隊長把烟捲藏在腰裏不拿出來，我們就向他叫道：「喂，隊長，『差半車麥楷』！」當着別人面前猛不防打一個噴嚏，鼻涕從鼻孔裏竄出來，你隨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提下來抹在鞋底上，別人也會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車麥楷』！」我們全隊的人，沒有一個不長蟲子。平常不論蟲子在身上怎樣的爬呀，咬呀，我們只隔着衣服，用手撻一撻，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裏邊捏死一個兩個。到我們真正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我們能夠安心睡一覺的時候，我們決不放棄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兩大敵人是：鬼子和蟲子。在殲滅戰開始的時候，我們照例圍繞着一堆烈火，把內衣脫下來在火頭上烤着，抖着。我們的敵人像

炒焦的芝麻似的一個個的肚子膨脹起來，落到火裏。火裏噝噝刺刺的響着爆裂聲，騰起一種難聞的氣息。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為勝利而快活得亂蹦亂跳互相的打着，推着，還互相叫着：「『差半車麥藉』，格崩，格崩，用牙咬着！」總之我們用「差半車麥藉」這個詞兒來取笑別人的機會非常多，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們稱做「差半車麥藉」。我們把「差半身麥藉」這詞兒廣泛的引用着，並不顧及牠是恰當。當我們叫出這個詞兒的時候，並不含有一點惡意，只不過覺得這樣一叫就開心罷了。假若在我們隊裏沒有這個寶貝詞兒，生活也許會像冬天的山色一樣的枯燥無味！

雖然我們把「差半身麥藉」這綽號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身麥藉」他本人却早就離開我們的隊伍了。

他是一個頂有趣的莊稼人。從他入伍的時候起，他就做了我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担架床上離開我們的時候。他走了以後我們不斷的談着他，想念他。隊長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着愛人的情書似的，珍惜的不肯讓別人拿去。當「差半車麥藉

「還沒有掛彩的時候，一天到晚他總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鏽內有沒有烟。有時候他一個人離開了屋子，慢吞吞的走到鄉村邊，蹲在一棵小樹的下面，皺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長的時候，把兩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喀一嚥，隨即有兩縷灰色的輕烟從他的鼻孔裏呼了出來。同志們有誰走到他的跟前，問他道：「『差半車麥藉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黃臉婆哩？」「『差半車麥藉』的臉皮微微的紅了起來：「怎麼不是呢？」他說：「沒有聽隊長說俺的『屎裏人』跟小孩到那兒啦？在『差半車麥藉』看來，我們隊長是一個萬能的人物，無論什麼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訴他，不過是怕他偷跑罷了。有時候『差半車麥藉』並不是想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着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後再把下面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生生的做活，好好的地裏哪會長得這末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揀起來一小塊垃圾，用大姆指

和食指把坭塊捻碎，細細的看了一看，拿進鼻尖聞聞，再放一點到舌頭尖上品滋味，然後他把頭垂下去輕輕的點幾點，喃喃的說道：

「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老牛車差藉」在游擊隊裏始終連一句救亡歌兒也沒有學會。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若得一個同志把眼淚都笑出來，以後他就永遠不再開口了。當我們大家唱歌的時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發笑着，兩隻生滿血絲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們嘴吧亂動。他無論在高興或苦悶的時候，在平常的行軍，或放心休息的時候，他最愛用悲涼的聲調反復的唱着兩句簡單的戲詞，是他從小孩子時候就學會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風……」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樣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見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動人的故事來。

一個寒冷的黃昏，忽然全隊的弟兄興奮得發狂一般吶喊着跳到天井裏，把一個新捕到的漢奸同隊長密密的圍起來。漢奸兩隻手背綁着，臉黃得沒有一絲血色，兩條腿顫抖着幾乎站立不住。他的帽子後面插着一把舊鏢刀，腰裏插着一根小烟袋，頭戴着一頂古銅色的破毡帽。隊長手裏拿着一面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太陽旗，冷靜的像一尊鉄人。同志們瘋狂的叫着：

「他媽的打扮得多像莊稼人！」

「槍斃他！槍斃漢奸呀！」

不知誰猛的照漢奸的屁股上踢了一腳，漢奸打了個前栽，像患癱瘓症似的順勢跪倒在隊長面前。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譏諷道：

「嘩，原來是一泡鴨子屎！」

隊長還是像一尊鉄人似的立着不動，濃黑的眉毛下有一雙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漢奸身上擱發着一切秘密。

「老爺，俺是好人吶！」漢奸顫抖着替自己辯護：「我叫做王啞，啞吧，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子嗎？」隊長左頰上的幾根黑毛動了動。

「是小名子，老爺。小名子是爺起的，爺不是陰書人。爺說起壇名子壓壓災星吧。……」

「……」

「你的大名子叫什麼？……：站起來說。」

「沒有，老爺。」「啞吧」茫然的站起來，打了個噎氣。爺說莊稼人一輩子不進學堂門兒，不登客房台兒，用不着大名兒。」

「有綽號沒有？」

「差，差，老爺，『半車麥稈』。」

「噫？」隊長的黑毛又動了幾動。「差什麼？」

「誰差你半車麥？」

「人們都這樣叫我。」「啞吧」的臉紅了起來。「還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給我起的外號，他一口咬定說我不够數兒……」

「囑！」同志們都笑了起來。

隊長不笑。隊長一步追一步的問他家鄉和當漢奸的原因。

「俺是王莊人，」「啞吧」說：「是大王莊不是小王莊。北軍來啦，看見『屋裏人』就糟蹋，看見『外廂人』就打呀，砍呀，槍斃呀。小狗子娘說：『小狗子呀爺，莊裏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帶着『屋裏人』跟俺的小狗子跑來啦。小狗子娘已經兩天兩夜水米沒打牙。肚子兩片爛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餓瘋啦。小狗子吸不出奶來就吱吱啞啞的哭着……」

被綁着的農人把頭垂了下去，有兩行眼淚從他的鼻凹滾落下去，我們的隊長用低聲咕嚕道：

「說簡單一點吧，你說你爲什麼拿着小太陽旗？」

「老爺，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咱們死了沒要緊，可是能眼巴巴的看著小孩子餓死嗎？』是的，老爺，小孩子沒做一件虧心事，憑啥要餓死呢？」

小狗子娘說：「你回去吧，」她說我：「你回去到莊子邊把咱地裏的紅蘿蔔挖幾根拿來度度命，全當是爲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離莊子還有二里遠，有幾個戴銅盆帽子的北軍就開槍向我打起來，我又跑回來啦。回來聽着小狗子在他媽懷裏「吱吱吱吱」叫……」他開始哽咽起來。

「不要哭！」隊長低聲命令道：「因此你就當漢奸了，是不是？」

「鬼孫子才是漢奸！我要做了漢奸，看，老爺，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差半車麥藉」聳了聳肩膀，興奮的繼續說下去：「別人告我說，要拿一個太陽旗北軍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個小旗交給我，她說：『小狗子爺快走吧，快去快回來。』我說：『混帳旗子多像齊樂吶……南軍看見了不礙事麼！』她說：『怕啥呢，我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吶，你這二百五！』老爺他想想我是中國人，命當漢奸嗎？小狗子娘河壞事，她叫我拿他媽的

倒楣的太陽旗！」他一邊哽咽着，一邊憤怒的咬着牙齒，一邊又用恐懼的眼光看着隊長。

隊長又詳細細的盤問了一會兒，漸漸鬆開了臉皮，不再像一尊鉄人了。其時我早就想對隊長說：「得啦，這傢伙是個有趣的大好人，還有什麼可懷疑呢？再盤問下去，連同志們也不耐煩了。」隊長終於吩咐我們把「差半車麥稻」手上的繩子解開。一解開繩子的「差半車麥稻」就握了一把鼻涕，一彎腰抹在鞋尖上。這時我才發現他穿着一雙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後跟整抹着厚厚的一層已乾的和未乾的鼻涕，乾的地方微微發光亮。

「以後別再把鬼子兵叫做『北軍』了，」隊長和善的告他說：「現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樣。現在一邊是——咱們中國軍隊，一邊是日本鬼。你懂嗎！『差半車麥稻』？」

「怎麼不懂呢？」他點點頭：「我不是不够數兒呵！」

隊長把小太陽旗還給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們這裏『喝湯吧。喝完了湯你安心去挖你的紅蘿蔔，敵人在夜間已經給我們打竄了。小太陽旗你還帶着去，萬一遇着鬼子時你就拿出來讓他們瞧瞧，可別說出我們在這

兒……」

吃飯的時候，同志們都爭着要同「差半車麥稻」睡在一塊兒，幾乎把他的棉褥都撕毀了。起初他還非常拘束，後來看我們大家都對他十分親熱，就漸漸的胆壯起來。他吃得又快又多，盤裏邊舐得乾乾淨淨。吃畢飯。他又搥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個飽嗝，用右手食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來一片蔥葉子，又一彈，蔥葉子同牙花從一個同志的頭上飛過去。

隔了一天，剛吃過午飯以後，我又看見「差半車麥稻」在我們的院裏出現。隊長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加入我們隊裏了。我們大家高興得瘋狂的叫着跳躍着，高唱着我們的游擊隊歌。可是「差半車麥稻」一直老老實實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裏噙着一隻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車麥稻」睡在一塊兒，我問他：

「你爲什麼要加入我們游擊隊？」

「我爲啥不加入呢？」他說：「你們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問道：「你的小太陽旗呢？」

「給小狗子做尿布了。」他彷彿毫不在意的答道。

「差半車麥稻」司我悄聲的談着家常。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爲着要安安生生的做莊稼而熱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打跑。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隨着難民車逃到後方去。他同我談話的時候，眼睛不斷的向牆角的油燈瞟着，似乎有一種什麼感觸使他難以安心下去。我裝着睡熟的樣子偷偷的觀察他的舉動，我看見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時的向燈光瞟一眼，又向我睇一眼，神情越發不安起來。最後他偷偷的站起來向燈光走去，但只走了兩步，就折回頭走出了屋子，在院裏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聲，又回到我的身邊。於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的東西下面便倒下去了。

「這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物，」我心裏說：「而且還粗中有細哩！」

在我們游擊隊住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找到燈火，我們總是要點着燈睡覺，從「差半車

麥楷」入伍的第二天起，連着兩天都發生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燈火在半夜裏熄滅了，一個同志起來撒尿時，踏破了別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槍走了火，把大家從夢中驚起來，以為是敵人來了，在黑暗中亂碰着，亂摸者，一兩隻手電是不濟事的，有的誤摸走了別人的槍支，有的摸到槍支却找不到刀子。等騷慌平息之後，大家都憤怒得像老虎似的謾罵並追究起熄燈的人來。隊長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問了一遍，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心裏有一點約摸，便向「差半車麥楷」偷看了一眼。「差半車麥楷」的臉色蒼白得怕人，兩條腿輕輕的戰慄着，隊長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憤怒的眼光也都跟隨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的心裏說：「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戰慄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溫和的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能過不能過？」

「能的，隊長！」「差半車麥楷」從腰裏抽出他的小烟袋來，送到隊長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們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隊長也笑得連連的打着噴嚏。可是「差牛車麥稻」自己却不笑。他搔了一搔頭皮，順便用手往頸子一摸，摸出一個蝨子，又用指頭捻了一下，送到嘴裏「格崩」一聲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牛車麥稻」拖到沒人的地方，悄悄的問他爲什麼每夜要把燈火熄掉。他的臉色紅了起來，一邊微答着，一邊吞吞吐吐的咕嚕道：

「香油貴得要命吶，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頸子：「點着燈我睡不慣。呵，你抽烟吧？」

可是集團生活對於他漸漸的習慣了。他開始胆壯起來，活潑起來，他對同志們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滿的見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的黑話，比如他把路叫「條子」，把河叫做「帶子」，把雞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爐子」。他批評同志說：

「有許多話說出口來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諱。你們在做工的時候馬虎一點不要緊，現在是玩槍吶，幹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們有時也故意的說幾句黑話，大部份的時候却同他抬槓，向他解釋着我們是革命的游擊隊，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說土匪的黑話。「差半車麥稻」雖然心裏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帶着諷刺的口氣說：「俺是莊稼人，俺不識新規矩呀！」於是他又沉思起來。

「喂！」有一天我對他說：「你應該稱別人做『同志』呀！」

他微笑着，搖搖頭，撮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嘩嘩的爭辯道：

「二哥，咱山東人叫『二哥』是尊稱呢！」

「可是咱們革命的隊伍呀，」我說：「革命軍人都應該按着革命的稱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規矩！」他不滿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條心』的意思。」我給他解釋道：「你想，咱們同生死，共患難，齊心齊意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麼？」

「對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們就怕心不齊！」

在晚上出發的時候，「差半車麥粒」在我的肩膀上輕輕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聲音叫道：「同志。」隨着便又羞澀的，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一忽兒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了一下：「我們要去摸鬼子嗎？」

我點點頭：「你怕麼？」

「不，」他說：「俺打過土匪……」

我同他膀靠膀的走着，聽見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厲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

「喂，你撒謊！」我小聲叫道：「我聽見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來慌窘的樣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輪轉着，喃喃的說道：

「我一點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漢！以前打土匪也是這樣子，才出發時總是心跳呀，腿顫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鄉下人就怕官吶。……」

約摸離敵人住的村莊有三四里遠的光景，我們在一座小墳園裏停了下來。隊長徵求兩個同志自告奮勇走在前面探路。其餘的大部分跟在後面，一小部分繞到村子後面埋伏。出乎我

意外的，「差半車麥藉」忽然從隊長面前站了起來，搶着說：

「隊長，我『條子』熟，讓我先進村子去！」

這時全隊的同志都茫然了。隊長楞怔了一會兒，左頰上的黑毛動了幾動，懷疑的問道：

「你是說要做探子嗎？」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的。」

有人在隊長的背後咕囔道：「他不行，別讓他壞事吧！」可是隊長立刻不再遲疑的對「差半車麥藉」說：

「好吧，可是你得特別小心！」他又扭過臉來命令我說：「你得跟他一道去，千萬不要大意了！」

「差半車麥藉」拖着像猴子似的跳出了墳園，在我們背後留下了一些悄聲的埋怨。我聽見是隊長的聲音說道：

「不礙事，他粗中有細。」

我們走到離敵人的村子有一箭遠近，便爬在地上，憑着星光向前邊仔細的察看了一會兒，又側着耳朵仔細聽一聽。村子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差半車麥藉」附着我的耳朵說道：

「鬼子們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從腳上脫掉，插在腰裏，彎着腰向村裏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來步，伏在一棵柳樹的下面，把槍機扭弄開來，注意着周圍的動靜。約換有二十分鐘光景，還不見「差半車麥藉」回來，我心裏非常焦急，一直向前邊爬去。在一座草棚前邊，我發現了一個晃動的黑色影子，並且有一種東西拉在地上的微聲。我的心口像馬蹄般的跳起來。我把槍口對準了黑影了，用一種低而嚴厲的調子叫道：

「誰！」

「是我呀，同志！」一個非常熟識的聲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們又白來一趟！」一個箭步跳到聲音跟前，我不放心的問道：

「全村子你都看過了？」

「家家院裏都看過啦，連人毛也找不到。」

「你爲什麼不早咳嗽一聲呢？」

「我，我……」
「差半車麥稻」用膀子尖翹起的貼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說：「俺家還少一根牛繩哩，拿回去一根礙事麼？俺以前打土匪的時候拿老百姓的一點東西都不算事的。」隨着他把牛繩子頭舉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來。

「放下！」我命令道：「隊長看見要槍斃你了！」

「差半車麥稻」眼光失望的看看我，遲疑着把圍在腰裏的牛繩子解了下來。我大聲的咳嗽三聲，村子周圍立刻有幾道電光擊破了黑暗，同志們從四下裏跑進村來。

「二哥，」「差半車麥稻」用一種恐怖的將要哭泣的低聲說道：「你看，我把牛繩子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車麥稻」一步不離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像一個打破榮虛等待着母親責罰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車麥稻」的不安，就悄悄的他說我決不向

隊長報告。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把小烟袋塞到我手裏，我一邊抽着烟，一邊問他道：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

「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吶。」他含糊的答道。

又沉默一忽兒，「差半車麥稈」忽然擰了一把鼻涕，用一種感慨的聲調問道：

「同志，幹革命就得不到一點好處嗎？」

「革命是爲着自己也爲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釋道：「革命是要自己受點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吶。我們要把鬼子打跑，幾千萬人都能夠過安生的日子，咱們不也一樣能夠到好處嗎？」

「自然吶，千千萬萬人能過好日子，咱們也……」

「到那時咱們也就有好日子過了。所以咱們的孩子，孫子，子子孫孫都能够伸直腰兒走路了。」

「我說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當菩薩吶！」

從此他越發的活潑起來，工作得非常緊張，爲掛念女人和孩子而苦悶的時候也不多了；他開始跟着我學習認字，每天認會一個字。不幸剛認會了三十個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槍傷了。

一個月色蒼茫的夜晚，我們二十個游擊隊員奉派去破壞鐵道。敵人駐紮在離鐵道只有三里遠的村子裏。我們並沒有帶地雷，也沒有帶新式的工具，憑着我們的力氣去打算把鐵軌掘毀兩三根，然後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的兵車。我們儘可能小心的進行工作，誰知終於沒法使鐵軌不「鋼朗」的響了起來。這響聲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遠處飛去，立刻引回來幾響比這更清脆，更尖銳的槍聲，從我們的頭上急速的掠過，嚇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來。

「臥倒！」

分隊長的口令剛剛發出，敵人的機關槍就達達的響了起來。槍彈有時落在我們的背後，有時在我們的前面劃了一道弧綫，飛騰着塵埃的烟霧。機關槍響了十來分鐘便忽然止住。鐵軌微微的戰抖着，敵人的戰車馳來了……

分隊長原是膠濟路工程工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傢伙，他接二連三的把五六個炸彈綁在一塊兒。放到鐵軌下面發了一個命令：「快跑！」我們像飛一般離開了鐵道，躲到一座小墳園裏，靜靜的伏在地上。「差半車麥稭」若無其事的拿出他的小烟袋來，預備往嘴裏塞去，給分隊長用槍托照他屁股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進腰裏去了。他帶着不滿意的口氣向我咕噥道：

「槍子兒有眼睛的，怕啥呢？」

猛烈的像打了個霹靂似的，鐵軌下的炸彈爆裂了，敵人的戰車帶着一些灰塵，彈烟破片，從地上狂跳起來，倒進灌木叢裏……

「好！」二十個人的聲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跟着片刻間，一切寂靜。

跟着寂靜而來的是同志們的歡樂的謾罵，迅速的，簡短的，幾乎不為同志們所注意的從分隊長嘴裏發出來的命令。在這些紛亂的聲音中，有一道低啞而悲涼的歌聲：

「有寡人出來……」

我們跳出了小墳園，向鐵道跑去，就在這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比先前更兇猛的響了起來。「差半車麥積」在我們的面前正跪着，叫了一聲：「不好！」便打了下去。但我們並不去管他，只顧拚命的前進。我們還沒有達到鐵道綫；敵人的馬蹄聲已經分明的從左右臨近了。我們開始退却……

我跑過「差半車麥積」的身邊，看見他拚命的向着馬蹄聲響處射擊。我說：「掛彩了麼？能跑不能跑？」「腿上吶，」他說：「我留下還他們幾個吧……」我不管他反抗掙扎，把他背起就跑，有時跌了一交，有時滾下溝裏，……：槍聲，馬蹄聲，背上的負擔，彷彿對於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隊裏，才發現「差半車麥積」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槍，他已經昏迷不醒啦。我們把他救醒過來，知道槍彈並沒有打進致命的地方，便決定把他送往後方醫院去醫治。當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時候，他的熱度高得怕人，嘴裏不住的說着胡話：

「咯咯！黃牛呀！……：咯咯！……」

——文藝陣地

一封家信

老舍

專就組織上說，這是個理想的小家庭：一夫一婦和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不過，「理想的」或者不僅是立在組織簡單上，那麼這小家庭就不能完全像個小樂園，而也得分擔着塵世上的那些苦痛與不安了。

由這小家庭所發出的聲響，我們就可以判斷，牠的發展似乎有點畸形，而我們也曉得，失去平衡的必將跌倒，就是一個家庭也非例外。

在這裏，我們只聽見那位太太吵叫，而那位先生彷彿是個啞吧。我們善意的來推測，這位先生的閉口不響，一定具有要維持太平的苦心和盼望。可是，人與人之間是多麼不易諒解呢；他不出聲，她就越發鬧氣：「你說話呀！說話呀！怎麼啦？你啞了吧？好吧，衝你這麼死不開口，就得離婚！離婚！」

是的，范彩珠——那小家庭的女性獨裁者——是懂得世界上有離婚這件事的，誰知道離婚這件事，假若實際的夫作，都有什麼手續與意義呢，反正她覺得這兩個字有些力量，說出來既不蠢野，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點念。她，頭髮燙得那麼細膩，真正一九三七的飛機式，臉上是那唇香潤；圓圓的胳膊，高高的乳房，衣服是那麼講究抱身；她要說句離婚，他怎能不着急呢？當吵鬧一陣之後，她對着衣鏡端詳自己，覺得正像個電影明星。雖然並不十分厭惡她的丈夫——他長得很英俊，心眼很忠厚——可是到底她應當常常發脾氣，似乎只有教他難堪纔足以減少她自己的委屈。他的確不壞，可是「不壞」並不就是「都好」，他一月才能掙二百塊錢！不錯，這二百元是全數交給她，而後她推測着他的需要給他三塊五塊的；可是憑她的臉，她的胳膊，她的乳，她的腳，難道就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的把美都表現出來麼？況且，越是因為美而窄，便越須撐起架子，看電影去即使可以買二等票，因為是坐在黑暗之中，可是聽戲去便非包廂不可了——絕對不能將就！啊，這二百元的運用，與一切家事，實際，臉面的維持——在二百元之內要調動得靈活漂亮，是多麼困難惱人的事！特別是對她自

己，太難了！連該花在男人與小孩身上的都借來用在自己身上。還是不能不拿撻了麻的絲襪當作純絲襪子穿！連被褥都捨不得按時拆洗，還是不能回回看電影去都叫小汽車，而得有時候坐那破爛，使人想落淚的膠皮車！是的，老范不錯，不挑吃不挑喝的怪老實，可是，只能掙二百元喲！

老范真愛他的女人，真愛他的小男孩。在結婚以前，他立志非娶個開通的美女不可。爲這個志願，他極忠誠的去作事，極儉樸的過活；把一切青年們所有的小小浪漫行爲，都像冗枝亂華的剪除淨盡，單單培養那一朵浪漫的大花。連香烟都不吃！

省下了錢，便放大了膽，他穿上特爲浪漫事件裁製的西裝去探險。他看見，他追求，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並不像她自己所想的那樣美妙驚人，也不像老范所想的那麼美麗的女子。可是她年輕，她活潑，她會作僞；教老范覺得彩珠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女子，也和那差不多；把她擱在任何地方，她也不至顯出落伍或鄉下氣。於是，就把儲蓄金拿出來，清償那生平最大的浪漫

之價，結了婚。

他沒有多掙錢的壞手段，而有維持二百元薪水的基本領。消極的，他兢兢業業的不許自己落在二百元的下邊來，這是他浪漫的經濟水準。

他領略了以浮淺爲開通，以作僞爲本事，以修飾爲美麗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並不後悔。他以爲他應該在討她的喜歡上見出自己的真愛情，應該在不違口相說上表示自己的沉着有爲，應該在盡力供給她顯出自己的勇敢。他得作個模範丈夫，好對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侶有不盡合理想的地方。況且，她還生了小珠以後，她顯得更圓潤，更開通，更活潑，既是少婦，又是母親，青春的嬌美與母親的尊嚴聯在一身，香粉味與乳香合在一處；他應當低頭！不錯，她也更厲害了，可是他細細一想呢，也就難以怪她。女子總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須把自己放棄了。再說，他還有小珠呢，可以一塊兒玩，一塊兒睡；教青年的媽媽吵鬧吧，他會和一個新生命最親密的玩耍，作個理想的父親。他會用兩個男子——他與小珠——的嘻笑和熱抵抗一個女性的霸道；就是抵抗與霸道同樣的字眼也還是偶一想到，並不

永遠在他心中，使他的心裏堅硬起來。

從對彩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處世爲人的居心與方法。他非常的忠誠，消極的他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積極的他要事事對得起良心與那二百元的報酬——他老願交出三百元的力氣，而並不覺得冤枉。這樣，他被大家視爲沒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作點事的緣故，也不過認爲他高資好欺，而絕對不感謝。

他自己可並不小看自己，不，他覺得自己很有點硬勁。他絕對不爲自己發愁，憑他的本事，到哪裏也掙得出二百元錢來，而且永遠對得起那些錢。維持住這個生活費用，他就不便多想什麼向前發展的方法與計劃。他永遠不出去相面算命。他不求走運，而只管盡心盡力。他不爲任何事情任何主義去宣傳，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當的工作上。有時候他自認爲牛，正因爲牛有相當的偉大。

平津像個惡夢似的丟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須出來，良心不許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錢。可是不，他走不出來。他沒有錢，而有個必須起碼坐二等車纔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過是個大遊戲場，不管刮風還是下雨，都須穿着高跟鞋去看熱鬧。「你上哪兒？你就忍心的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難似的教我受罪？你真懂事就結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怎麼拿？先不用說別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樣東西也不行！又不出學啦？好吧，你有主意把東西都帶走，體體面面的，像旅行似的，這就跟你去；閉閉眼也好！」

抱着小珠，老范一聲也不出。他不願去批評彩珠，只覺得放棄妻子與放棄國旗是同樣忍心的事，而他又沒能力把二者同時都保全住！他恨自己無能，所以原諒了彩珠的無知。

幾天，他在屋中轉來轉去。他不敢出門，不是怕被敵人殺死，而是怕自己沒有殺敵的勇氣。在家裏，他聽着太太叨嘮，看着小珠玩耍，熱淚時時的迷住他的眼。每逢聽到小珠喊他「爸」他就咬上嘴唇點點頭。

「小珠！」他苦痛到無可如何，不得不說句話了。「小珠！你是小亡國奴！」
這，被彩珠聽見了。一扯什麼淡呢！有本事把我們送到香港去，在這兒瞎發什麼愁！小

珠，這兒來，你爸爸要像小鐘的爸爸那模樣，够多好！」她的聲音溫軟了許多，眼看著遠處，臉上露出嬌癡的羨慕：「人家帶走二十箱衣裳，住天津租界去！小鐘的媽有我這麼美嗎？」

「小鐘媽，耳朵這樣！」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準知道這樣可以得媽媽的歡心，因為作過已經不是一次了。

乘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輕輕的到外間屋去。把電燈用塊布罩上，找出信紙來。他必須逃出亡城，可是自結婚以後，他沒有一點兒儲蓄，無法把家眷帶走。即使勉強的帶了出去，他並沒有馬上找到事情的把握，還不如把目下所湊到的一點錢留給彩珠，而自己單獨去碰運氣；找到相當的工作，再設法接她們；一時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樣都好將就活着，而她們不至馬上受罪。好，他想給彩珠留下幾個字，說明這個意思，而後他偷偷的跑出去，連被褥也無須拿。

他開始寫信。心中像有千言萬語，夫妻的愛戀，國事的危急，家庭的責任，國民的義務

，難別的難堪，將來的希望，對妻的安慰，對小珠的囑託……都應當寫進去。可是，筆畫在紙上，他的熱情都被難過打碎，寫出的只是幾個最平凡無力的字。撕了一張，第二張一點也不比第一張強，又被扯碎。他沒有再拿筆的勇氣。

一張字紙也不留，就這麼偷偷走？他又沒有這個狠心。他的妻，他的子，不能在國危城陷的時候拋下不管，即使自己的逃亡是爲了國家。

輕輕的走進去，借着外屋一點點燈光，他看到妻與子的輪廓。這輪廓中的一切，他都極清楚的記得；一個痣，一塊小疤的地位都記得極正確。這兩個是他生命的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點，不言小珠有什麼前途，他自己須先盡了愛護保衛的責任。他的心軟了下去。不能走！不能走！死在一處是不智慧的，可是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沒睡。

同時，在亡城之外彷彿有些呼聲，叫他快走，在國旗下去作個有勇氣有用處的人。

假若他把呼聲傳發給彩珠，而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淚微笑的走出家門；即使永遠不能與她相見，他也能忍受，也能無愧於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絕不能明白；跟她細說，只是

引起她的吵鬧；不辭而去，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辦法。走？不走？必須決定，而沒法決定；他成了亡城裏一個困獸。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線的光亮來。他必須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出不至太傷她的心，也不至使自己太難過的辦法。跟她談國家大事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她的身體就是她的生命，她不知道身外還有什麼。

「我去掙錢，所以得走！」他明知這裏不盡實在，可是只有這麼說，才能打動她的心，而從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事了，安置好了家。就來接你們；一定不能像逃難似的，盡我的全力救你和小孩舒服！」

「現在呢？」彩珠手中沒有錢。

「我去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個不拿，全給你們留下！」

「你上哪兒去？」

「上海，南京——能掙錢的地方！」

「到上海可務必給我買個衣料！」

「一定！」

用這樣實際的諾許與條件，老范才敢自己又見到國旗。由南京而武漢，他勤苦的工作，工作後，他默默的思念他的妻子。他一個錢也不敢虛花，好對得住妻子；一件事不敢敷衍；好對得起國家。他瘦，他忙，他不放心家小，不放心國家。他常常給彩珠寫信，報告他的一切，歡意的說明他在外工作的意義。他盼家信像盼打勝仗那樣懇切，可是彩珠沒有回信。他明知道是彩珠已接到他的錢與信，錢到她手裏她就會緘默，一向是如此。可是他到底不放心；他不怨彩珠糊塗與疏忽，而正因為她糊塗，他才更不放心。他甚至憂慮到彩珠是否能負責看護小珠，因為彩珠雖然不十分了解反賢妻良母主義，可是她很會爲了自己的享受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責任。老范並不因此而恨惡彩珠，可是他既在外，便不能給小珠作些忽略了的事，這很可慮，濟當自咎。

他在六七個月中已換了三次事，不是因為他見利思遷，而是各處拉他，知道他肯負責作

事。在戰爭中，人們確是慢慢的把良心拿出來，也知道用幾個實心任事的人，即使還不肯自己賣力氣。在這種情形下，老范的價值開始被大家看出，而成功了幹員。

他還保持住了二百元薪金的水準，雖然實際上只拿一百將出頭。他不怨少拿錢而多作事；可是他知道彩珠會花錢。既然無力把她接出來，而又不能多給她寄錢，在他看，是件慘酷的事。他老想對得起她，不管她是怎樣的浮淺無知。

到武昌，他在軍事機關服務。他極忙，可是在萬忙中還要擔心彩珠，還使他常常弄出小的錯誤。忙，憂，愧，三者一齊進攻，他有時候心中非常的迷亂，願忘了一切而又要同時顧慮一切，很怕自己瘋了，而心中的確時時的恍惚。

在敵機的狂炸下，他還照常作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害中憂慮他的妻子，怎麼一封信沒有呢？假若有她一封信，他便可以在轟炸中無憂無慮的作事，而毫無可懼。那封信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來了！他什麼也顧不得，而顫抖着一遍二遍三遍的去讀念。讀了三遍，還沒明白了她

說的是什麼，却在那些字裏看到她的形影，想起當年戀愛期間的欣悅，和小珠的可愛的語聲與面貌。小珠怎樣了呢？他從信中去找，一字一字的細找：沒有，沒提到小珠一個字！失望使他的心清涼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分的字，都有責難！他的他的形影與一切都消滅了，他跟前只是那張死板板的字，與一些冷酷無情的字！

警報！他往外走，不知到哪裏去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雖然得不到安慰，他還想從字裏行間看出她與小珠都不安。沒有，沒有一個「平」字與「安」字，哪怕是分開來寫在不同的地方呢；沒有！錢不夠用，沒有娛樂，沒有新衣服，爲什麼你不回來呢？你在外邊享福，就忘了家中……。

緊急警報！他立在門外，拿着那封信。飛機到了，高射砲響了。他不動。緊緊的握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飛機，而是小珠白飛機式的頭髮。他願將唇放在那曲折香潤的髮；看了看手中的信紙；心中像刀刺了一下。極忙的往裏跑，他忽然想起該趕快辦的一件公事。

子。

剛跑出幾步，他倒在地上，頭齊齊的從項上炸開，血濺到前邊，給家信上加了些紅塵。

——火車集

原
书
空
白

王嫂

沈從文

廚房中忽然熱鬧起來，問一問，纔知道幫工王嫂的女兒來了。年紀十八歲，眼睛明亮亮的。梳一餅大大的髮髻。臉圓圓的，嘴唇縮小如一個小烟荷包。頭上搭了一片月藍布，白腰圍裙上繡一朵大紅花。邊釘上一些小小紅綠鏡片，說話時臉就發紅，十分羞澀，在生人面前顯得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氣。問問王嫂，才知道女兒還剛出嫁五個月，丈夫在鄉下種田，住在離昆明府四十里鄉下。穿的衣還是新娘子衣服。主人說，「王嫂，你大姑娘到這裏來是客，炒幾個雞蛋，留她吃飯去！」王嫂就望着那女兒癡笑，「太太說留你吃飯，不要走！」女兒不說什麼也笑着。一家大小知道王嫂有個好女兒，都來看看，都交口稱讚王嫂福氣好。

王嫂只是笑，做事更熱心了一些。王嫂不特有個好女兒，還有個好兒子！兒子十二歲，已到城西匯茶莊房服務當差，淨掙十五塊錢一個月。局裏很嚴，孩子長得也還乾淨清秀，穿

上一件灰色制服，走路脫脫脫，見過的都說人有福氣，相並不賤，大了一定會是個有用處的人。王嫂怕他不學好，所以一來就罵他，裝成生氣樣子，要孩子趕快回去。孩子雖是唯一寶貝，可是並不溺愛成性，行爲還守規矩並且從不胡亂花錢。

王嫂因事離開了這家中約五個月，大約在別處主僕之間感情不大好，到後又回到這裏來了。在這一家中的工作是洗衣燒飯，或同賣雞蛋清毛房的鄉下人嚷嚷，一切動機無不出於護主。爲人性情忠誠而快樂，還知清潔，又惜物不浪費，所以在一家中極得力，受一家重視。這點重視爲王嫂感覺到時，引起她的自尊心，凡事便處做得有條有理。

有一天，因爲另外一個鄉下人，帶了些豆子來看王嫂，一面說一面抽抽咽咽。來人去後，問起一年前那個作新娘子的女兒，纔知道已在五個月前死掉了。來的就是那女兒的婆婆。女兒因爲生產，在鄉下得不到幫助，孩子生下地兩天，血流不止，家裏人全下了田，想喝水不得水喝，勉強到廚房去喝了些水缸腳沉澱，第二天腹痛就死去了。孩子活了兩個月，也死去了。經過這樣大變故的王嫂，竟還是一切照常，用來穩定她的生命或感情的，原來是古人

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八個字。她相信八字。

說起女兒死去情形時，她說，「他們忙收麥子，大麥稞麥，用車子裝滿一車一車馬拖著走，下田去了。我女兒要喝水，喝不到，掬水缸腳水喝下肚，可憐，她嚷痛也痛，就死了！死了她男人哭不許棺材抬出門。自己可要去做壯丁，抽簽到頭上，憑盤龍寺當兵去！現在江西南昌打日本人。生死有命。」

吃晚飯時，王嫂加上一碗新蠶豆，原來就是白天那親家送來的。親家是女兒的婆婆，所以兩人說起時，心酸酸的，眼睛濕瑩瑩的，都念着女兒。相對說了一陣又沉默一陣。可是女兒早已腐爛了。

王嫂女兒雖死了，兒子却好好的。一個月必來看看她，就便把工薪繳上，王嫂另外送他兩塊錢作零用。

這家裏同別的人家一樣，有雞，有狗，有貓兒。這些生物在家中各有一個相當的地位。這一切却統由王嫂照管。

把午飯開過，碗盥洗理清楚後，王嫂在大院中喂雞，看鷄吃食。看見橫蠻霸道的大公鷄欺侮小丑鷄時，好像有點物傷其類情感，就追着那公鷄踢一脚，一面罵着「你個良心不好的鬮毛畜生，吃多少！我要打死你。」公雞還是大模大樣不在乎。爲的是這鬮毛畜生。早已認識了王嫂實在是個好人。公鷄是哲學教授老金寄養下來的。每天大清早，家中小黑狗照例精神很好，無伴侶可以互相追逐取樂，因此一聽公雞伸長喉嚨嗚叫，就似乎有點惡作劇，必特意來追逐公鷄玩。這種遊戲自然相當激烈，公雞不大受得了。因此這莊嚴生物，只好一面跑一面嗷嗷叫喚，表示對這玩笑並不同意，且盼望有人來援救出險。這種聲喚自然引起了一家人的關心，但知道是小狗惡作劇，總不理會，到後真正有援救解圍的，照例只有王嫂一人。

那時間王嫂也許已經起床，在廚房燒水了，就舞起鐵火鉗出來趕狗，同小狗在院中團團打轉。也許還未起床，等於被小狗惡作劇鬧到自己頭上，必十分氣憤的，從房中舉了一根長竹竿出來打狗。這支竹竿白天放在院子中曬晾衣服，晚上特意收進房中，預備打狗。小狗雖

聰明懂事，食料既由王嫂分配，對王嫂也相當敬畏，並且眼見那枝竹竿是王嫂每天打牠用的。只是大清早實在太寂寞了，精神興趣又特別好，必依然折騰折騰大公雞，自己也招來兩下打，因此才好像一個頑皮孩子一般，答答跑跑到牆角去撒一泡尿，再不胡鬧。儘管接罵挨打，小狗心中還清楚明白，一家中唯有王嫂最關心牠。

王嫂每天照例先餵狗，後餵雞。狗吃飽後就去廊下睡覺。餵完了雞，向幾隻雞把手拍拍，表示所有東西餵了完了，那幾隻雞也就走過大尤加利樹下爬土玩去了。因此來準備開始做自己事情。下半天是她洗衣的時間，天氣好，對王嫂更忙。院子中有兩大盆待洗的衣服；老太爺的，老爺的，先生的，少爺的，太太的，小姐的，還加上自己在茶葉局作小勤務十二歲小兒子的。衣服雖不少，她倒不慌不忙地的做去。事情永遠作不完，可並不使她懊惱。一面搓衣一面間或還用本地調子唱唱歌，喉嚨窄，聲調十分悅耳。爲主人聽到時，特意要她好好唱下去，就害臊，把個扁臉羞得紅紅的，決不肯再開口。唱歌的用意只在自己聽聽，爲自己催眠，憑歌聲引帶自己到一個光明夢境裏去。

她目下有十二塊錢一個月，兒子却有十五塊，兩人賺的錢都沒有用處，積聚一年可稍回去鄉下去買一畝二弓田地，打仗不講和，米糧貴一點收入少雖少，利上翻利，五年不動用，會有多少！再過八年兒子長大了，所長保舉他進軍官學校，畢業後做連長，接一房媳婦，陪嫁多的不要，只要有十畝地，兩頭水牯牛。一切事都簡單具體，使這個簡單的人生活下來覺得健康而快樂，世界雖不斷的在變，人心也在變，雞狗好像都在變，唯有這個鄉下進城的農婦人生觀和希望，却始終不變。

三月後天氣轉好，城區常有空襲警報。警報來時，家中主人照例分成兩組，一組外出，一組不動。王嫂對外出最匆忙的照例要笑笑，一面笑一面說，「先生，來了來了，快走快走！」話說得極少，意思似乎倒很多。有點諷刺，有點愛嬌，主要表示倒是她並不怕。飛機到頭上也不怕。爲什麼不怕？孔子遺教在這顆簡單的心上有了影響，「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還記起一個故事，「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數的八方有路難逃，不在劫數的坐下來判官點名不收你。」兩句簡單話語和一個簡單故事，穩定了這個簡單的心，在平時，因此做事很盡

力，做人很可靠，在亂時，她不怕，炸到頭上點名的機會既不多，炸不到頭她真不怕。

疏散的出門去後，不出門的還是在房中做事讀書，院中靜靜的，剩下王嫂一個人。她還是在院中大木盆邊洗衣，一面洗衣一面計數空中飛機數目，好等等報告給主人。或遇到什麼人來院中時，有點話說。她需要聽一兩句好話，或表示敬服，聽來她都十分高興。哲學教授老金，照例每天午後四點來看他畜養的大公雞，必帶一個大燒飯，坐在籬下石砌上一面鐵鷄一面和王嫂談天。若有警報。或問「王嫂，你不怕？」知道她不怕後，就翹起大姆指說，「王嫂，王嫂，你是這個。當真是這個。一家人你膽量最好！」王嫂聽來帶點羞澀神氣笑着，「噢，金先生你說得好，我不怕，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儼然知道對面是教哲學的先生，就援引兩句大哲人的話語，表示酬答。哲學教授老金必照例複述那兩句話一次，「是哪嗎！是哪嗎！還是聖人說的！」

王嫂笑着，「聖賢說的，哪裏會錯！」

王嫂雖從不出城避空襲，可是這城中也就真如「有命在天」，直到如今還未被炸過第一

次。王嫂看到的只是自己飛機三三五五在城空繞圈子，還不會看到過日本飛機。五月九號天氣特別好，照樣的有了警報，照樣有萬千人們從門前走過疎散，家中也照樣有八出門。這一次情形不同一點，三點左右竟真有二十七架飛機排隊從市空飛過，到飛機場投了彈。日機的樣子，聲音，轟炸消息，綜合在王嫂腦子中產生一個印象。晚飯時把菜湯端上了桌子，站在桌邊聽消息。一個客人向她說笑。

「王嫂，你可看見了日本飛機？」

「二十七架，高也高！哪，那邊高射砲蓬的響了，那邊機關槍喀喀喀響了，亭桶，兵桶，飛機墜炸了。我是躲，我不怕的。」

「『不怕嗎？炸彈有水缸大，這房子經不起！』」

「要炸讓牠炸，生死有命。」

「你命好！幾個孩子！大姑娘？我會看相，你有兒有女有福氣。」

王嫂不聲不響，走到廚房去了。她怕人提起女兒，心裏難受。

這件事也就過去了。第二天到了下午，天氣還是很好，並無警報。兩點左右，她正一面洗衣，一面用眼睛耳朵去搜索高空中自家飛機的方位，小狗忽然狂吠起來。原來那個在茶業局當差的小兒子來了。

小孩子臉黑黑的，襁子已破裂，要他母親給補縫補縫。

「福壽，走哪裏來？」

孩子說：「我從甘美醫院來。」

「甘美醫院去作什麼。」

孩子話不對題，「媽，這隻公雞好成風，簡直是架轟炸機。」

「昨天警報你在哪裏？」

孩子說：「我在河甸營。」

這一來王嫂呆住了，「你怎樣到飛機場去。日本飛機不是把河甸營炸平了嗎？炸死好多好多人。你去看看熱鬧！還有什麼好看！」

「我有事去。日本飛機來了，丟十二個炸彈，七個燃燒彈。房子燒了，倒了，我前前後後是人手人腳，有三匹馬也炸個碎爛。機關槍答答答亂打。最後我也死了，泥土把我埋了。救護隊坐汽車來時，有人摸我心子，還有一點氣，汽車裝我到甘美醫院。睡在大房子中大床上，九點鐘我醒了。他們說，好，你醒了，你姓什麼？好，王家孩子，命真大，回家去罷。在局裏作事，那麼，回到局裏去罷。你媽找你！主任找你！褲子被車門拉破的，他們還當我是個死人！……」

孩子把事情敘述得清清楚楚，毫不覺得可怕，也毫不覺得這次經驗有何得意處。坐在他母親洗衣盆邊，褲子破了一個大裂口，把手抹抹，瘦瘦的腿子全給裸露出來了。王嫂聲啞了，「噢，噢，噢，你不炸死！你看到死人？看到房子倒了燒起來？你看到人山人海朝天上飛？人家抬你到醫院去。九點鐘才醒？回去主任罵不罵你？來，我看看你褲子！」

小孩子怯怯的走到她身邊去。她把破褲子一拉，在孩子精光的瘦臀上就巴巴的打了三下。「你不怕死？我自己打死你，省得吃日本水缸炸彈五馬分屍！」小孩子却嘻嘻笑着，因

爲看看母親的眼睛，已濕瑩瑩的了。

「媽，我活着，不要緊的！」

「你活着，別人可死去不少！」

孩子說，「我不怕日本，我長大了要當兵去，打日本鬼子！」

王嫂一面拉圍裙抹眼角，一面盛氣的說：「好，當兵去，人家讓你豆子大人當兵去！老鴉看你以爲是耗子，叨你上天去！你當救火兵！」

「日本人我才不怕！我要捉一個活的的回來你瞧。一定捉活的，用電線絲把他綁來，帶回家去幫我們做田！」

「你有力捉燈草人。」

「我要長大的！我賭咒要去打日本。」

這種討論自然是無結果的，王嫂不再同孩子爭辯了，趕忙去取針線給孩子縫褲。把針線取來，坐到小竹椅邊時，又拍了拍孩子幾下，孩子却感到一種愛撫的溫情，問他母親，「娘

，你怕不怕？

「咄，我怕什麼？天在頭上。」

她看着天，天上藍藍分分的，有一團團白雲鑽在空間。恰有三隻老鴉飛到院中尤加利樹高枝上停下來，孩子一拍掌，老鴉又飛去了。王嫂把襪子縫好後，用口咬下那點餘線，把針撒到頭髻上去，打抱不平似的，拉住孩子髀耳朵說，「你當兵去，老鴉就這麼搨你到樹上去。禍壽，你能當兵？」

孩子不作聲，只快樂的發笑。他心想，「我怎樣不能當兵？人長大了，什麼都做得了。」孩子走後，家中人知道了這件事，都以爲王嫂人好，心好，命好。王嫂不作聲，只是陪主人笑。到晚上却悄悄的賣了些香紙，拿到北門外去燒化。她想起死去的女兒，死得太苦了，命可不好！有點傷心，躲在自己房中去哭了好一會。不會吃晚飯。這件事一家人誰也不知道，因爲她怕人知道要笑她，要問她要安慰她。這一切她都不需要。